聲寶五十週年

聲寶生活小家電——

創造3F生活空間

居家自用・佳節送禮兩相宜

生活是需要塑造的！
享受生活其實並不難，有聲寶小家電一應俱全的系列產品幫妳料理一切家事，妳大可忙裡偷閒，坐下來榨杯果汁，梳理個美麗髮型，再把家裡佈置得潔淨雅緻，做一頓可口美味的佳餚，讓全家人在妳的照顧下，分秒享受舒適與健康，妳就是最懂得情趣的女主人，全家更是享受流行的現代新鮮人！

• SHARP 原裝進口小家電，保證售後服務，敬請安心使用 •

聲寶牌 生活小家電

總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7號2樓　電話：7152111（代表號）

人間 11

《鋼鐵祭》特別報導　《一條河流的生命史》基隆河　「豬師父」阿旭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第一卷・第十一期〉

人間

11　75年9月2日

雜誌編輯史上的大突破！

《一條河流的生命史》基隆河

尋找一瓢乾淨的基隆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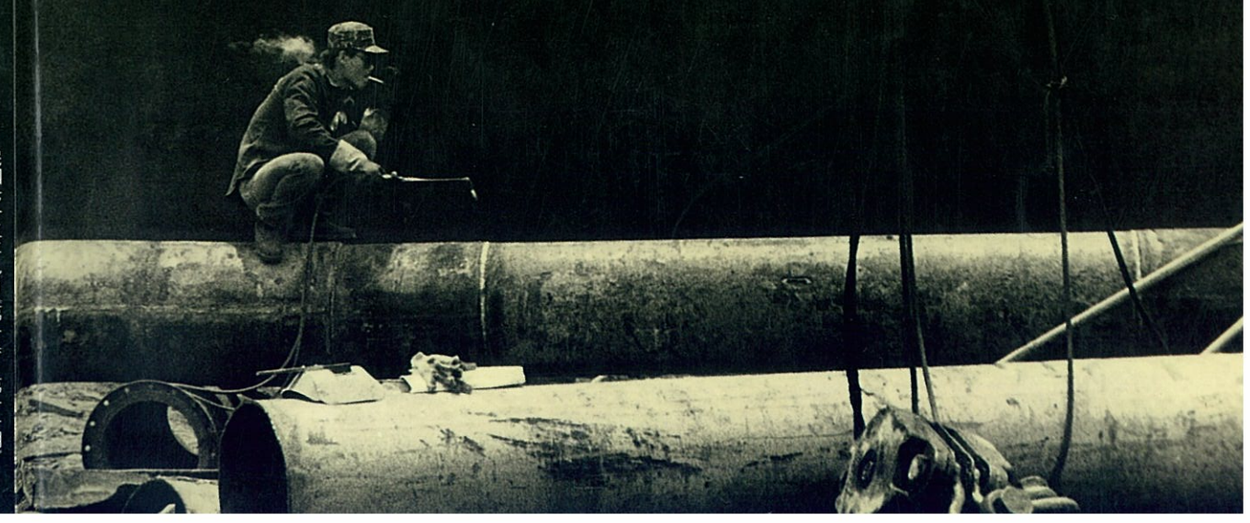
回頭20年，看基隆河病歷

《鋼鐵祭》特別報導

在鋼鐵的叢林中沸騰的大海
斷鐵・驚沙・火燒埔血肉捶煉鋼鐵路

人間燈火

「豬師父」阿旭



日本原裝進口

SANKYO 共

三、過食、過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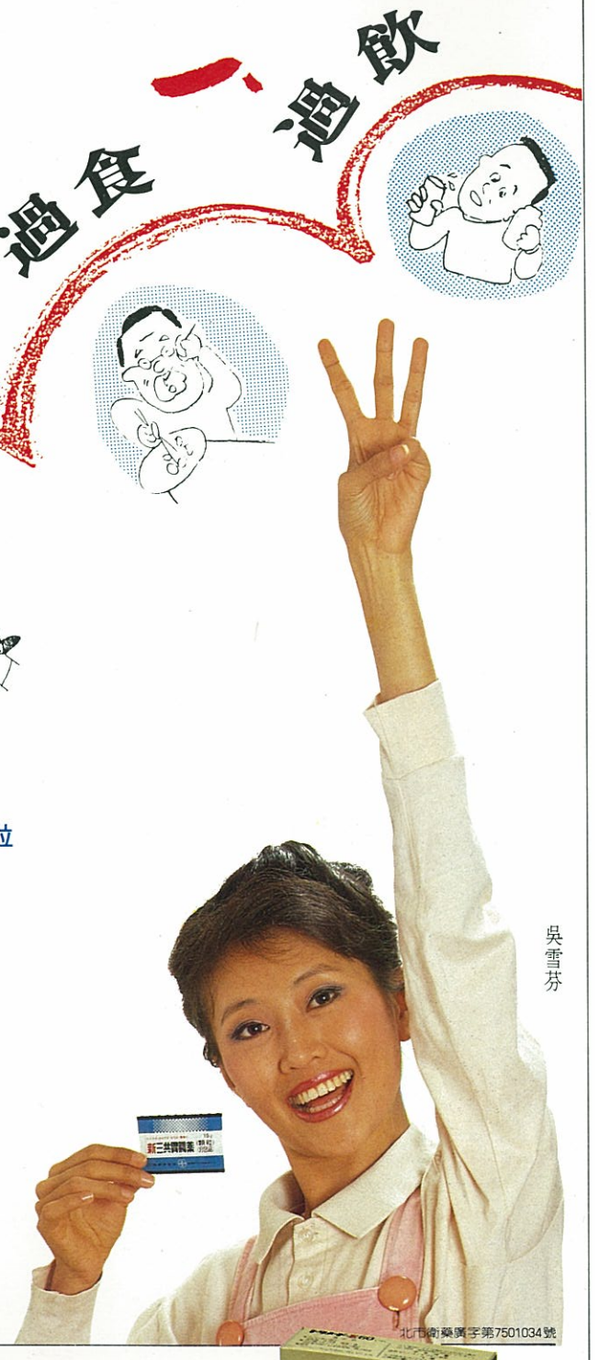
三、腸胃不適

!

三共胃腸藥 錠／顆粒

●內含漢方●消化酵素●活性有孢子性乳酸菌
●制酸劑——、配合發揮有效的相乘效果！

衛署藥輸字第10263號　衛署藥輸字第10065號



吳雪芬

北市衛藥廣字第7501034號

日商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　TEL：(02)394-9121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 381-6740 (04) 255-1870 (07) 221-6096

含活性維他命 B_1、B_6、B_{12}、維他命E。

Trimate-E caps.

特利命得－益 膠囊

對神經痛、腰痛、肌肉痛
肩酸痛等症狀的緩解能
發揮優良的效果。

衛署藥輸字第10080號

榮獲世界標準・評價國際一流

ALPS 阿爾卑斯系列

深思的背後極需寧靜

商場上沒有穩操勝券的決策，尤其處於行銷、資訊的時代裡，頻繁的構思與好的創意，就是創造利潤的營養餐。

平日您注意市場情報，思考短期、長期的消費者動向，做爲運籌帷幄時最佳的參考。爲了不讓外界干擾您的思緒與判斷，可也想到過在家裡某一個角落，塑造一個寧靜舒適、可再思考的空間？

深思的背後極需要寧靜！讓您的構思達到完美、贏過對手！HCG ALPS 阿爾卑斯系列衛浴設備，正是您第二個思考的寧靜空間。

HCG 鋼器、瓷器榮獲日本海外第一家 JIS 工業標準及美國 ANSI、加拿大 CSA 國家標準！
爲暢銷美國、日本、加拿大市場的最佳品質保證！

HCG 和成欣業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6號10樓
TEL：(02)551-8101

全省展示中心及服務中心
總公司展示中心☎(02)5518101
東區展示中心☎(02)7062209
中區展示中心☎(02)5631411
台北服務中心☎(02)5713141
桃園服務中心☎(033)625661
竹苗服務中心☎(035)315152
台中服務中心☎(04)2617001
彰化服務中心☎(047)237608
雲林服務中心☎(056)327091
嘉義服務中心☎(05)2771233
台南服務中心☎(06)2618743
新營服務中心☎(06)6334605
高雄展示及服務中心☎(07)2616151
屏東服務中心☎(08)7334778
宜蘭服務中心☎(039)354515
花蓮服務中心☎(038)525192
基隆服務中心☎(032)237111

精美典藏版
人間雜誌合訂版問世！

分開來，「人間」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好雜誌；
合訂後，「人間」是一部值得典藏的好書！

從去年十一月創刊以來，以她眞誠的人文關懷，透過報告攝影和文字，
報導台灣的人和生活中自有的尊嚴、智慧、愛和力量。
旅日歷史學者戴國輝先生說《「人間」這樣的雜誌，能受台灣社會熱情的支持，使我看到台灣的希望。》
生物科學家林俊義博士說，
《許久以來，我們……缺乏……愛、疼、親、慈的眞情。看完了「人間」，我深深地感動。》
日本社會派攝影家樋口健二說：《在日本、「人間」這樣的雜誌已經絕跡。「人間」令我們羨慕……》

■慶祝創刊週年・免費贈送全年新訂戶……

爲慶祝「人間」創刊週年・擴大全年訂戶凡9月、10月、11月中訂閱「人間」雜誌一年者，免費贈送「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1-4〉及〈5-8〉二巨冊，價值1000元，或全年12期外另贈2期(每本只須105元)。劃撥時請註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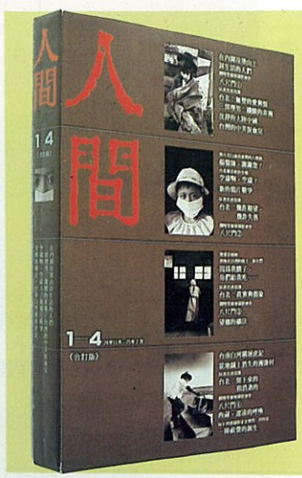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的4大優點

集中裝幀・不易散失・折損
合訂版把1～12期「人間」依序分卷裝訂，使您所珍愛的「人間」不易因外借、零置而散失、折損，有利於長期完好的保存從內容到印刷、裝幀都極值珍藏的全套「人間」。

細目完備・查考方便
「人間」的內容，包羅有關台灣社會、生活、文化、少數民族、民俗、環境、生態等各方面深刻的報告文章和生動珍貴的圖片、歷久常新、永不過時、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合訂版有各期細目，封面、書背有各期要目，查考起來十分方便。

裝幀精美・書櫃增輝
「人間」的藝術編排和裝幀，精淨、從容穩重而富創意，從封面到內頁，風格獨具，受到出版品設計界和廣泛讀者的推獎。合訂版發揮「人間」優秀的設計風格裝幀，莊俊綸雅，使您的書架增添文化之美。

華貴的品質・經濟的價格
每一本人間都是文化和印刷上的極品，經過精美合訂裝幀後，以經濟價格供應。定價謹及原價的**84**%；預約價又僅爲原價的**80**%。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版預約大優待●
合訂版把12期「人間」分〈1—4〉〈5—8〉〈9—12〉三卷合訂
每卷4期定價500元，3卷計12期1300元
預約期間，每卷特價360元，3卷(12期)特價980元！

冊數不多！請從速預約

- 預約期間：民國75年9月1日至11月30日截止，郵戳爲憑
- 供書時間：人間〈1—4〉合訂版　9月25日寄書
  人間〈5—8〉合訂版　11月5日寄書
  人間〈9—12〉合訂版　76年2月5日寄書
- 郵寄：高級瓦楞紙掛號交寄
-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 查詢電話：(02)7027609／7056801／7040061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樓

發行人／陳永善(陳映眞)
總編輯／高信疆(高上秦)

第11期

人間

召集人／陳映眞
編輯顧問／王禎和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驄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馬以工
韓　韓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靜吉 吳嘉寶 梁正居 李乾朗
法律顧問／董良駿律師

文字編輯／許南村
圖片編輯／郭力昕
採訪攝影／李文吉 官鴻志 蔡明德 陳　列
鍾俊陞 林柏樑
業　務／史庭輝
行銷主任／曾伯堯
會　計／吳文娜
助　編／曾淑美

美術構成／蔡雅松
美術協力／凌鈺惠 鄭子敏

讀者信箱

深深的感謝，在這樣的社會，出現了這樣的一羣人，這樣的一本刋物，爲已經陰冷的天空，燃起溫暖的光芒。更讓人們能循著這光芒，共同找出熱情及善良的根源……。眞的，深深地感謝。如果說我們需要一塊沉澱心靈的明礬，那麼無疑的，《人間》將是一帖引導我們步向人類原始眞情的良藥。

且讓我化感謝爲祝禱，祝福所有《人間》的工作者，祝福你們……。

林口　牧雲人

看到了你們第 9 期的湯英伸報導，除了要向貴刋同仁官鴻志、王華、李文吉、黃小農、江上城的工作熱度表示個人無上的敬意外，最令人傷心的還是湯英伸這位年輕朋友所遭遇的「死局」。像這種「死局」，有時不一定是加諸個人，也有時候加諸於一個民族（如今天的阿富汗民族和波蘭民族）。對「死局」的認識和解釋，是哲學家的事。當我們看到了阿富汗民族和波蘭民族對「死局」的殊死對抗，又使我們覺得「死局」算什麼呢？不向「死局」低頭和自弱，才是最珍貴的。我不知道能幫湯英伸弟兄什麼忙，可是，我以個人的微小之力在此表示我這個平地人的廻聲。我想，我們平地人的良心，將永遠因湯英伸弟兄的命運，而留下不可磨滅的遺憾。

註：「死局」在這裏是指人類創造了制度以後，由制度所造成的一種弱肉强食的狀態。而不是自然生態所本有的弱肉强食狀態。前者，不合乎生態學的自然循環道理。而後者，才是生生不息的本源。

台北　王菲林

13 年前從彰化仁愛實驗學校畢業之後，就失去了周孟德老師的消息。直到在第 9 期的《人間》裏發現了周老師的訪問稿，我還不太相信眞的會是周孟德老師。然而，眞的是他！因我永遠也忘不了當年上美術課時，曾無理的要求周老師唱歌給我們聽，我才願意作畫這件事；沒想到周老師眞唱了，歌名是：「 Vincent 」。周老師您還記得我是誰嗎？

還有前幾期的「 阮義忠速寫簿 」裏，也刋登了仁愛實校學生的照片，這幾張作品讓我感動得流淚，說眞的，我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從那所殘障學校畢業的學生了。感謝《人間》提醒了我，眞的，非常非常的謝謝你們！

台北　卿子

由這兩期的專題報導，我發覺《人間》已開始勇於面對一些爭議，對於這種維護社會正義之勇氣，我爲你們喝采。但是我願在這兒提供兩點小小的建議以供參考，希望因此更能使讀者瞭解到貴社之選材，本著關懷社會之初衷，而非是在爲某些特殊團體或個人講話。

⑴多提供讀者一些正反兩方面的訊息：在這兒我願表示，我絕對相信貴刋所述皆爲事實，但何妨處於一更超然之立場；如在「 英伸 」之文中何妨多細述些苦主之心聲。在「 杜邦事件 」中也讓我們聽聽我們的政府官員們怎麼說。讓我們能夠以更客觀之態度來審思一件事情，而不會流於一時之激情。

⑵在讀者來函後，必要時可否表達一些編者的態度及立場，以免部分讀者誤會了文章的立意。

高雄　董家堯

我一直注意着鹿港反杜邦運動的進展，很高興人間第十期對它的醞釀成長、社會意義、立場定向作了詳細的敍述。《人間》的報導强調了包括反杜邦運動的許多社會改革運動的一項特質，而且也是爲政府和許多人誤認的特質，就是這些運動是不臣隸於任何政治勢力的，不爲任何勢力團體服務的，它完完全全地立足於民間，它表達的意義亦僅在於人民求生存最根本的欲望，而與政治無涉！我們的敏感的尊嚴的政府，是否也能明辨於是呢？

北投　聿瑞

拿到第 10 期《人間》後，趕緊先看這一次的專題「 鹿港反杜邦事件 」。以往從一般報刋上得來的消息，僅是鹿港民衆「 我愛鹿港，不要杜邦 」，「 要走田間小路，不要彰濱工業大道 」等一連串堅決的態度及抗議行動，固然也深深被這種由三百年文化薰陶出來的生活哲學所感動，所牽引，可惜一般報刋太缺乏鹿港人的聲音了，《人間》這次所作的一系列的報導，不但讓我們聽到了鹿港人樸質有力、深沉渾厚的聲音，也提醒了我們：眞正需要的成長是一種人文精神的成長。這是任何文化、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任何一個失了根、脫了線的成長只是一種充滿了貧瘠、蒼白與無力的假象罷了，那最多也不過像一只表面打了一層光亮的臘而裏面已日漸腐爛了的蘋果。《人間》再一次成功地發揮了「 小衆傳播 」的功能，值得喝采再三。

淡江大學　李世偉

編輯室報告

河流的生命孕育了人的生命，河流的歷史，詮釋著人的歷史。

然而，當人們一天天成長、發達起來的時候，卻大剌剌地拋棄了自己生命的源頭，用垃圾、用廢水、用恣慾的建設、用工業的污染……敗壞著、欺凌著、荼毒著這一個無言的受傷的母親。

僅僅一、二十年吧，今天在台灣，我們還剩下幾條乾淨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河流呢？

背負著這樣的憂思和追問，我們愼重策劃、用力推出了一個新的特輯：「 一條河流的生命史 」。它的第一部，就是本期刊布的「 尋找一瓢乾淨的基隆河水 」以及「 回頭20年，看基隆河病歷 」兩文（見66頁、114頁）。

我們以鉅視的眼光，以分鏡的手法，以突破的編輯作業和52頁的鉅大篇幅，一步步溯源而上，讓您和我們一道，身歷其境地目擊了基隆河——她的掙扎、潰傷與死亡的病危報告。

這是第一次，在台灣印刷媒體上整體接觸、廣濶開展的影像歷程。一條河流的受難史，就在這裏委婉曲折的流淌而出……

■

八月十一日，高雄拆船碼頭上廢船「 加那利 」輪的爆炸，不僅炸裂了台灣拆船業的重重黑暗，也局部的映照了迷失在經濟成長背后的貪欲。我們號稱「 世界第一 」的拆船王國，竟是在那種超額利潤下，在非人間性的邏輯中，超越前進、快速肥大起來的。

說來令人心痛，今年四月，「 人間 」的作者就曾前往這一現場，作過深度的採訪。我們一直沉重地關切着、焦慮着這個危機邊緣的血汗作坊。多麼不幸却又多麼宿命地，它竟眞的出了事！

「 鋼鐵祭 」的系列報導，記錄了我們前後數度前往拆船碼頭的戰慄之旅。在驚詫的觀察、切膚的悲慟和錐心的反省之中，我們究竟能不能喚醒那拆船王國沉睡已久的良心呢？（見 6 頁「 在鋼鐵的叢林中 」、24頁「 沸騰的大海 」、28頁「 斷鐵、驚沙、火燒埔 」、34頁「 血肉捶煉鋼鐵路 」各文）。

■

相應着拆船碼頭巨大、冷酷的廢船鋼料王國，在台灣東部的一條街巷中，却瑟縮着幾家寂寞、黯淡的打鐵舖子。這個傳遞了幾千年的，曾經在農業文明的田野上閃耀過無比光華的傳

統行業，如今，在大量生產的工業文明前面，它竟無聲無息地沉落了。我們在「 鋼鐵祭 」的系列報導之後，特別選刊了「 日頭要下山，是誰也擋不住的」一文（118頁），是一個有意的對比。不同的生產工具，反應了多麼懸殊的價值觀與人生現實啊！

也是鄉野的小鎭，也是農村的風情，本期的「 人間燈火 」，告訴您一個來自民間底層的「 豬師父 」的故事。這位「 豬師父阿旭 」（38頁），聰明、詼諧，有着吟遊詩人般即興頌唱、協韻的天賦；他養「 豬公 」，竟能遠近聞名。尤其令人敬服的，他還是一個手脚殘廢、失去雙眼的盲人。透過這一層人與泥土，人與牲畜之間的親切關連，一股如此深遠而溫暖的光芒，自我們心中昇起……

■

可是無論在繁華的市街或偏遠的鄉間，都有一種活生生的文化在傳承着，不曾間斷，也未曾被人眞誠地探討過。這就是本期「 人間次文化 」面對的主題：「 招貼 」（52頁）。

我們邀請了專欄作家黃怡和青年攝影家林義祥，由他們聯手來向我們解讀：什麼是招貼文化？它的脈搏如何跳動？它的消息襯托了怎樣的生活？

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生活呢？印度攝影家艾許文・梅塔提出了另一種解答。他的呼喚很遙遠，也很親近。也許，對於生活在目迷五色的現代文明中的我們，那畢竟是一個奢侈的夢境吧！

然而，現代的所謂文明，可曾眞的走對了路？

目錄

6 《鋼鐵祭》特別報導之1
攝影■關曉榮／鍾俊陞　撰文■楊　渡
在鋼鐵的叢林中
我的《拆船場採訪日記》
站在懸空擺盪的，
幾十萬噸的大鋼板前，
我彷彿踏入一片鋼鐵的原始叢林……
全身緊張着一種動物性的警覺。

24 《鋼鐵祭》特別報導之2
攝影■鍾俊陞　撰文■楊和倫
沸騰的大海 拆船場爆炸前後
火光冲天中，大海也沸騰了起來，
台灣拆船業的重重黑暗，在火海中焚燒……

28 《鋼鐵祭》特別報導之3
攝影■鍾俊陞　撰文■李　疾
斷鐵・驚沙・火燒埔
災後廢墟行
往返於災後現場和醫院傷患之間，驚詫地看到
這個「生死門」前的宿命……

34 《鋼鐵祭》特別報導之4
攝影■侯聰慧　撰文■張　遜
血肉捶煉鋼鐵路
拆船滄桑40年
台灣拆船業始於二次大戰末期的港口沉船，
而後，幾度沉浮，在非人間性的邏輯上，
迅速肥大。遠從南洋、中東……
拖回一艘艘廢棄的船艦，
終於，1968年，台灣拆船業攀爬到世界第一……

38 人間燈火
攝影／撰文■廖嘉展
「豬師父」阿旭
那一年，一顆漂亮的槍榴彈
奪去了他的雙眼，他靈活的手脚……
他却從絕望中，從没有光亮的所在，重新出發，
他搞沙石生意、養魚、餵飼豬公
他終於成了遠近聞名的「豬師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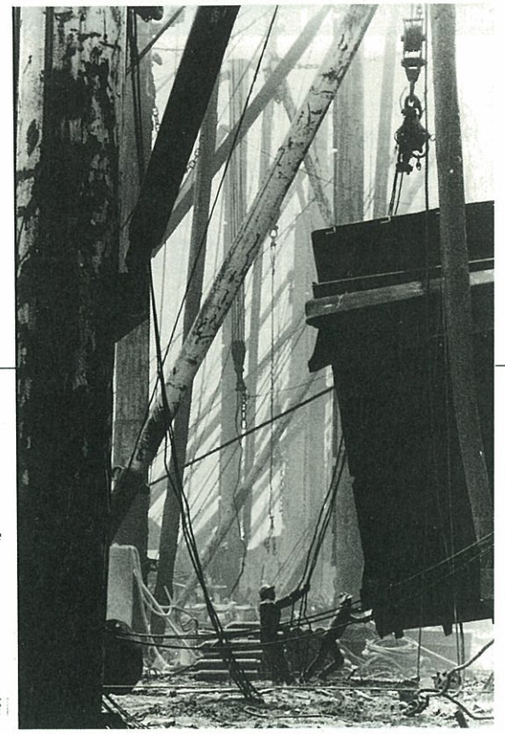
52 人間次文化
攝影■林義祥　撰文■黃　怡
「招貼文化」解讀
在那些你貼我撕，你撕我貼的牆面上，
在零落孤單或喧囂繽紛的招貼中，
透露了怎樣聲嘶力竭的慾望？
多少文化的內容，多少人間的消息，
多少生活的脈搏，正在其中跳動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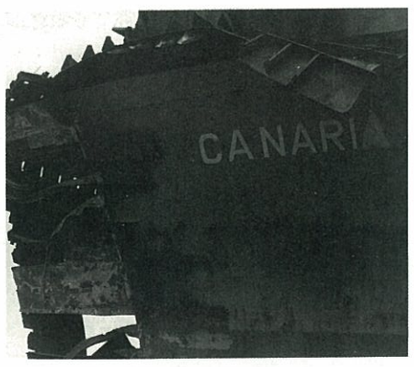
66 《一條河流的生命史》第一部：基隆河(上)
阮義忠速寫簿　攝影／撰文■阮義忠
尋找一瓢乾淨的基隆河水
一步步溯流而上，爲我們展現了這個驚心動魄的
基隆河的病危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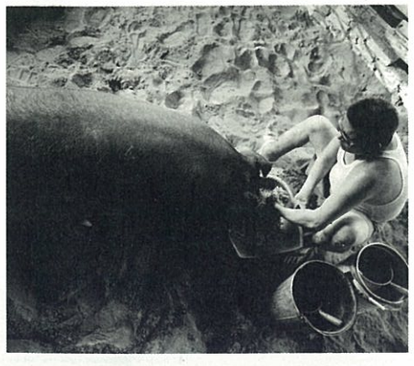
114 《一條河流的生命史》第一部：基隆河(下)
撰文■阮義忠
回頭20年，看基隆河病歷
曾經是白鷺翻飛，孩童嬉水的這條河流，
因爲什麼，變成了魚蝦絕跡的臭水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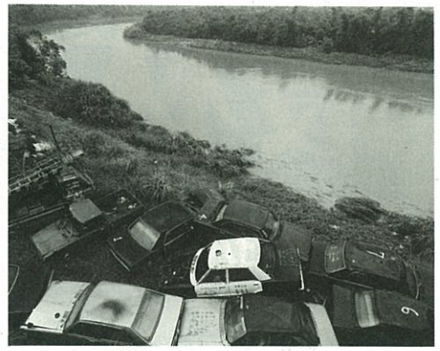
118 人間民俗　攝影／撰文■蔡明德
日頭要下山，
是誰也擋不住的！
一條日漸消失的打鐵街
相應着巨大、冷酷、貪婪的廢船鋼料王國，
這裏，却瑟縮着幾家暗淡、寂寞而温婉的打鐵舖子……
怕不有幾千年了吧，這個創造了豐厚的農業文明
的傳統行業，正如鐵砧上的餘燼，
一天天冷落、衰頹了下去……

128 人間世界報導攝影名作選讀
攝影■艾許文・梅塔(Ashvin Mehta)　撰文■詹錫奎
喚醒人與自然的親情
印度攝影家艾許文・梅塔
和他的喜馬拉雅山區攝影
艾許文・梅塔是印度最傑出的攝影家之一，
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印度的每一個角落。今年春天，
在印度，他意外地看到「人間」雜誌，
他說，環境問題的關切是不分種族與國界的，
人應該與自然重新結合，……









人間

出版者／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　　話／(02)702-7609・705-6801
700-6304・704-0061

印刷所／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雨辰書報社
／電話：(02)3811897
裝訂廠／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照相打字／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零　　售／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港澳全年：新台幣2176元(空運)
新台幣1648元(海運)
亞洲全年：新台幣2404元(空運)
新台幣1804元(海運)
歐美全年：新台幣2632元(空運)
新台幣1804元(海運)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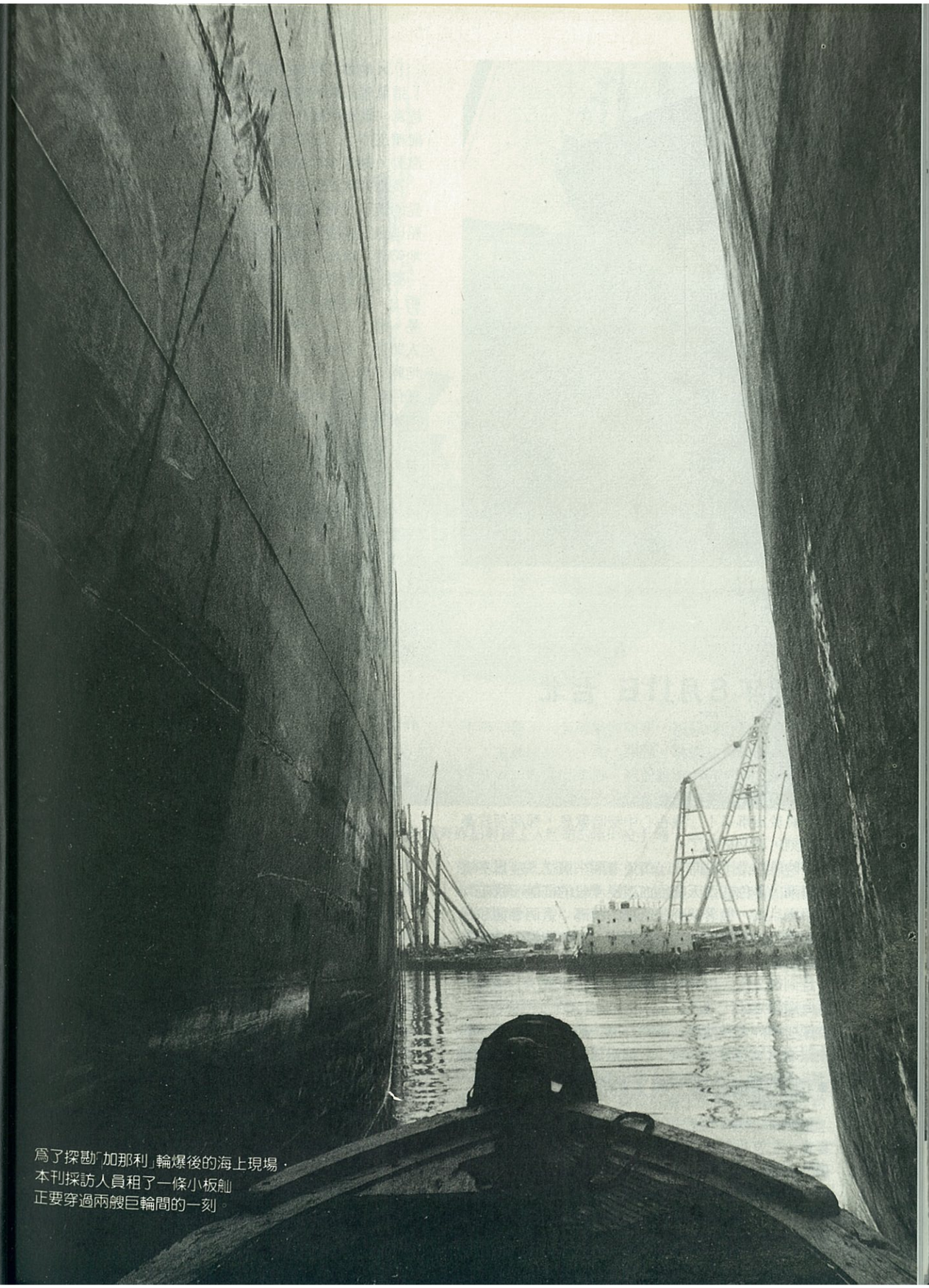
封面解說： 高雄拆船碼頭一景：工人脆弱而又卑微地帶著焊槍，在五、六層樓高的廢船下，進行著危險的切割工作。冷然聳立的鋼板，彷如一個奇異的怪獸。（鍾俊陞攝影）

在鋼鐵的叢林中

我的《拆船場採訪日記》

站在巨大的，厚重達二、三十萬噸的大鋼板前，
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渺小；感到
我們的血肉之軀是多麼單薄、脆弱啊……
在這裏，我彷彿
踏入一片鋼鐵的原始叢林，
全身緊張著一種動物性的警覺。
眼看着那巨大如蓬的鋼塊，正在空中懸浮、擺盪，
搖搖晃晃向岸上凌空游移而來。
驀地，砰然一聲巨響，地動天搖，鋼塊着陸了……
這就是高雄拆船碼頭
20世紀80年代血汗作坊戰慄的現場！

攝影■關曉榮(彩色)
■鍾俊陞(黑白)
撰文■楊　渡



爲了探勘「加那利」輪爆後的海上現場，
本刊採訪人員租了一條小板舢
正要穿過兩艘巨輪間的一刻

拆船是鋼鐵和肉身交織而成的人間社會。

1986年 8月11日 台北

黃昏。寫好了新聞稿，準備前往報社。下樓時順手抽出信箱裡的自立晚報，翻開一看，人立刻僵住了，站在路邊一字一句地讀著僅僅一百多字的那則新聞，希望從中得到更多的消息。

「終於出事了！」我在心中暗暗歎息，那深深躭憂的一刻，不幸來臨了。

這時候正是下班時分。街道有熙來攘往、喧囂不堪的車輛，暮色在西天轉爲血液浸漫般的紅艷。我走到公用電話前，撥著關曉榮家裡的號碼；這個曾經和我一起採訪拆船廠，並且一起思索、一起抑鬱、一起爲它担心的「老戰友」。人不在，說是到報館寫稿了。

趕到辦公室，把報紙往曉榮的桌上一放，「老關，拆船廠爆炸了！」

像一顆炸彈在他桌前轟然炸開一般，他仰起頭，眼中冒著驚疑和暴怒，說：「油輪爆炸？死了幾個？」

●這充滿鋼的暴力與人的危機的場所啊！

根據自立晚報截至中午的消息是：一艘待解體的船隻在大仁宮拆船碼頭爆炸，鋼板射出幾公里外；現場仍在燃燒，烟霧迷漫，一片凌亂。目前僅知死亡一人，其餘的尚待清查；但死傷必然會很慘重。

「×他娘！早知有這一天。」老關搥著桌子說。「這草菅人命的勾當！」聽到這樣的消息時，他正在趕寫一篇湖內鄉自力救濟的稿子。這時，他完全不能繼續工作了，只是呆坐在那兒，雙目中有着燃燒般的激動，却又夾雜着絲絲茫然和憂傷。

長期共同工作的友誼和情感，使我明白這個留着鬍髭的漢子此刻正在想着什麼，彷彿，那煙霧瀰漫的拆船碼頭正在我們前面伸展……。工人們脆弱而又卑微地帶着　槍在五層樓高的廢船上進行切割；忽而轟然一聲，地震天搖，一塊二十幾噸重的鋼板由船頂落在船上，震得整條油輪晃動起來，工人也跟着上下搖晃。那二、三十噸的鋼板再被拖吊桿拉了起來，在工人頭頂上晃來晃去，又轟然一聲落到岸邊，又是一陣地動天搖……，而工人油污黝黑的身影是那樣渺小，任何落下的一塊鐵板都足以把他們壓得粉身碎骨，血肉模糊……這充滿鋼的暴力與人的危機的場所啊！

「要挖出根子來！」曉榮義憤塡膺的說。「這些草菅人命，不把人當人看的傢伙！」

「會的。上次寫的稿子還太溫和了，這一次，用血液，換他一個全面的拼擊吧！」

事實上，採訪過拆船場的我們，看到這個悲痛的消息後，心中早已明白，這爆炸斷然不是意外，不爆炸才是幸運。那些來清艙的油輪一艘艘泊在港口，用工人的血肉之軀進入其中，一點一點清理出積油和油泥，正如同把人送入充滿瓦斯氣體的密閉容器裡；尤其是大熱天，油氣蒸散迅速，甲板上傳熱又特別快，工人進入其中與進入火爐何異？這樣一個巨無霸式的「瓦斯筒」如果爆炸了，試問，爬行其間的工人能生存嗎？

只怕屍骨都難以尋獲了吧。

●挖出潛藏的信管來

然而這樣的狀況，在拆船場竟已存在數年了。今年初「阿拉輪」的爆炸，四月初油輪上發現一顆未爆的飛彈，都足以說明：爆炸絕非意外，只是叼天之幸，未曾引爆而已。

說是「意外」爆炸，眞能掩飾它那結構性的問題本質嗎？我們的拆船業主、港務局、解體船同業公會、安全衛生檢查小組、海事檢定公司、工礦檢查所、工會……每一個相關的環扣，豈不都該痛切反省，深自檢討，徹底的挖出這一條潛藏已久的引爆信管嗎？

我在深深的悲憤中漸漸冷靜下來，關曉榮悵然的提起了我們熟識的那些拆船工人的名字，希望他們都平安無恙……。霎時間，拆船場所見的那一張張油污勞苦的臉孔，如此清晰地映現在我們的心田上。他們的頭髮上有一層厚重的灰塵，身體散發着汗臭與油泥混合的氣味；汗珠在大太陽下，緩緩滑落；伸臂去頰上擦拭，却又留下一道黑色的污痕……。

這令人痛惜的事實，這噬人血汗的事業，如今是戮破那一層神話與謊言的時刻了。

「有時候，問題的解決，竟然得用大量的悲劇與錯誤來換取。如今，人們總算看到流血，也聞到了血腥味，這時候，也該是眞正把問題解剖開來，徹底診治的時刻了。」關曉榮這麼說着。

我們共同檢討着將近4個月前，一併去採訪高雄拆船場的經過……

1986年 4月21日 高雄

高雄的夜有着新興工業城的膨脹與喧嘩，以及無從言說的空虛和茫然，與馬路的寬大規劃，人行道的稀疏暗影，構成現代工業都市的一幅荒蕪、茫漠和憂悒的圖畫。

在南下的車程中，我和關曉榮把拆船業以往的剪報資料看過一遍，獲致一些初步的印象。坐在十一層高的旅館上空，俯視着低矮的幾爿違建路邊攤，還兀自散發出溫暖的微光；鄰近的一間豪華理髮廳，幾名衣着鮮艷的少女進進出出；稍遠一點有一間海霸王連鎖店，輝煌鼎盛，炫麗極了。

●在海的遼濶與無情，粗暴與衝動，死亡與生命之中

拆船工人是廢船的屠夫拆船業是工人性命的隱形殺手嗎？

不知道爲什麼，這城市的氣象，總使我聯想着即將探訪的拆船業來。虛矯的奢華，模擬着一些外來的、誇張的聲色；繁忙的人羣彷彿總缺少一些踏實、恆久不變的根性；港口文化的特質，它都沾染了那麼一些，但又都那麼矇朧飄浮……

這不就是印象中的，拆船業的性格嗎？基本上，它該是投機性特强的行業吧。剪報上載明了這樣的事實：

①台灣拆船量居世界第一位，已經持續18年了，目前輕排水噸統計，台灣仍是世界第一。第二名是中國大陸，第三名是韓國。

②台灣拆船技術之快，世界第一。以大陸來說，拆一艘三萬噸的郵輪至少得半年，而台灣呢，一個月就可拆得無影無踪了。爲了避免技術外洩，以及預防大陸指派外國人或「間諜」來偷取拆船技術的機密，大仁宮拆船碼頭禁止外人進入拍攝。這是解體船同業公會的規定。

③爲了與大陸競爭，台灣應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譬如降低進口關稅，簡化進港程序等等，使台灣拆船王國得以永保世界第一的美譽。

④拆船業是利用廢船的鋼板，經過「軋鋼」而後成爲建築、工業用的鐵條、鋼板，效益廣泛，供應台灣鋼鐵市場達半數以上。因此，去年稍不景氣，業者就叫苦連天，聲稱拆船業已走入飲鴆止渴、憑藉着貸款來週轉渡日的慘境了。到了王慶禾的聯禾興鋼鐵公司向法院聲請破產時，拆船業叫苦之聲，初步有了現實的例子。

然而，仔細審視，這些剪報中却有幾個特別的現象，引起了我的思考：

台灣素有「拆船王國」之稱，我們爲這樣的「王國」付出了多少代價？

拆船場內四處可以見到瓦斯筒

①王慶禾向法院聲請倒閉，後來却又另組了台灣清艙公司。然而據報載，聯禾興聲請破產乃是轉投資的虧損所致。這麼說來，拆船業仍該是有利可圖的吧？

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剪報中所載，都是拆船業主或公會在發言；今年初曾發生阿拉輪爆炸案，也沒聽到拆船工人的聲音。不是說台灣拆船技術世界第一嗎？爲什麼技術最佳的人羣從來也沒吭過一聲氣呢？

③一個有趣的題目是：拆船鉅子們竟然把國共鬥爭的戰線，一下子延長到我們的拆船碼頭上了，並以愛國者的身份，力陳應如何排拒中國大陸的技術竊取，如不准拍照等等。

拆船業主並且以此呼求當局，給予「特案融資貸款」、減稅、簡化進港手續等的便利，以期「在國際戰場與大陸一爭長短」！

果然，特案融資准了、減稅也准了、手續也簡化了。

作了這樣簡單的初步分析後，便與高雄的友人一道出去吃飯。

與一位律師、一位中船友人、一位大學摯友共進晚餐，談起高雄的種種，如被扣漁船船員爲何長年無法歸來；中船與陽明海運錯用鋼板的內幕，以及高雄政壇與拆船鉅子間的關係等等。這一切更使人明白：高雄，這靠海起家的城市，有着海的遼闊與無情，粗暴與衝勁，死亡與生命力。在正反的夾縫中，人們生存着，有時匍匐前行，有時弱肉强食，一如海的律則，自然的律則。我所不清楚的是，人道的律則可有多少？

1986年4月22日 高雄

站在巨大的，厚重達二、三十萬噸的大鋼板前，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身軀是易碎的血肉。是那樣的單薄、脆弱；只消一碰，就將化作粉末。

在拆船作業的海岸邊，在吊桿運轉的空地上，在午後剛剛開始伸展起來的沉重工作場地外，我遠遠地走來，觀望着，却被一陣陣懼怖驚嚇的氛圍所襲擊，久久無法出聲。

昨夜所下的一切結論，一切印象，都變成了空中的幻影，禁不起這粗暴和具體的形象，猛然一擊，就都在朗朗的正午陽光下，消滅無踪了。

● 彷彿自文明世界踏入了一片鋼鐵的原始叢林

一陣愕然過後，我彷彿從文明世界踏入了一片鋼鐵的原始叢林，全身緊張着一種動物性的自我防衛與警覺，凝目屏息，耳聽八方，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踏入了這危機四伏的鋼鐵叢林之中。

爲了尋求安全感以保衛自己，我本能地靠向一側的工人。這危機四伏的地方，也許只有工人才是最熟悉環境的安全屏障吧。

「少年仔，別站在這裏！」一個中年人看着我走到他的旁邊，竟停住了，忍不住對我吼叫：「危險時，我們懂得跑，你不懂；站到後面那裏比較安全！」這時，從船上切割下來的一大塊鋼塊，正懸在吊桿上。幾條巨大的鐵索吃力地拉着，忽然，「哐噹」一聲撞上船板，我的耳朵整個都刺疼了，彷彿天底下只剩下這一種聲音。

拖吊工把鐵索拉高了以後，那巨大如篷的鋼塊便懸浮起來，在空中擺盪，搖晃。隨着吊桿的移動，那大鋼塊向岸上游移，逐漸逼近工人站立的地方。工人稍稍退後了幾步，等待鋼塊漸漸垂降到離地一兩尺處，搖晃也漸漸停止了，這才聚攏過去，將鋼塊扶正。然後，然一聲巨響，地動天搖，鋼塊着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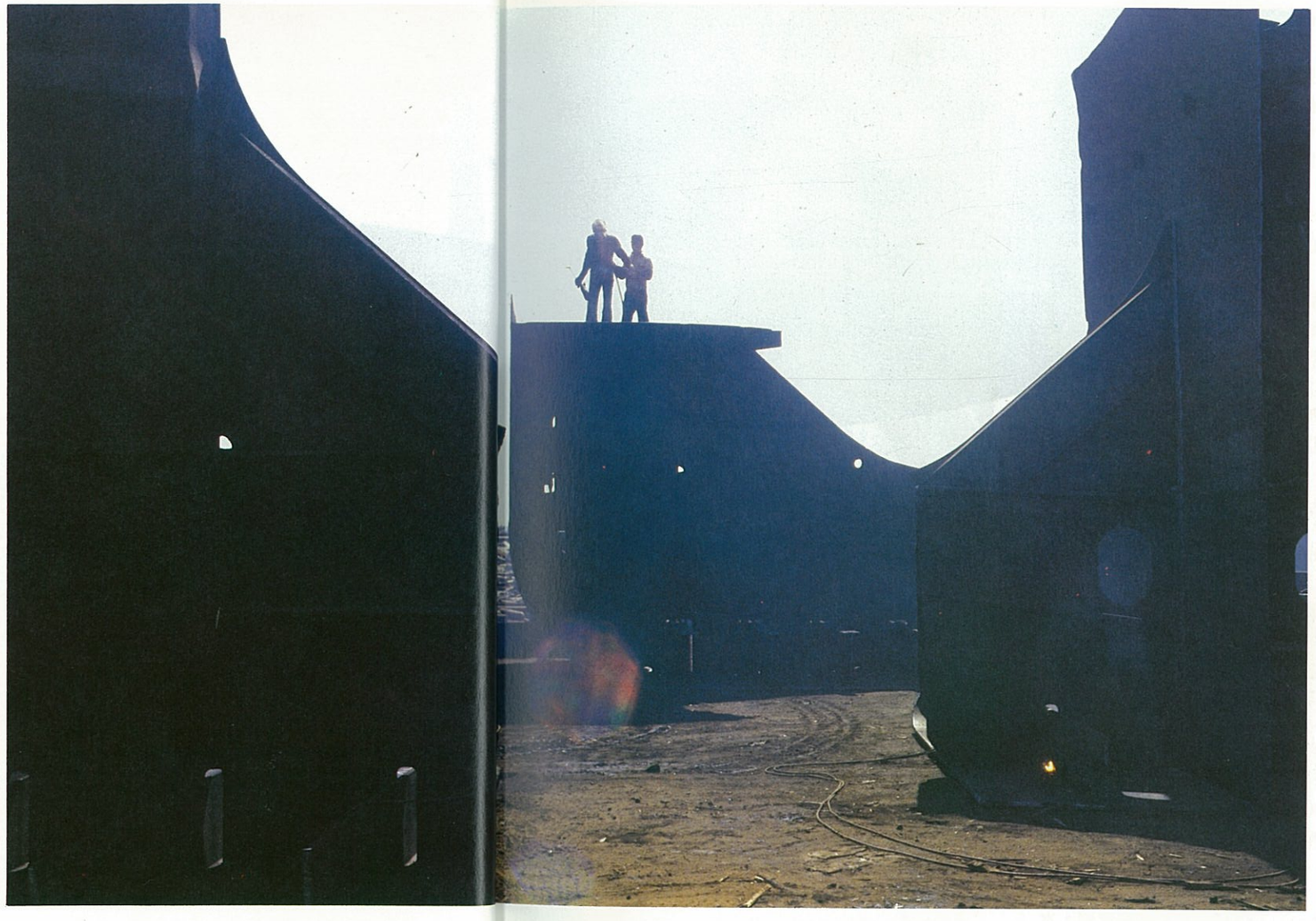
「喂！你別站在這裏。」一個三十來歲的工人走過來說：「這地方是拖吊鋼索的場地，萬一鋼索斷掉，掃到你，不死也得弄個殘廢。」

我難以置信地看着那鋼索，約莫小孩手臂般粗大；這麼粗重，會斷落嗎？

許是看到我不能置信的表情，他加重語氣說：「你不相信？有人就是這樣殘廢了，死了！」

回過頭，我仔細看那吊桿，上面竟寫着：「限吊重五噸」。難怪這麼堅固的鋼索也會斷掉；剛剛那個鋼

筆直的吊桿在拆船場內到處林立著，
它的安全問題，很少受到重視。



惡靈般巨大的鋼塊，
環伺著渺小的肉身。

塊，怕不有二十幾噸重吧，早已超過負荷了。

我終於不得不承認，自己實在沒有資格冒然進入這鋼鐵的叢林之中。於是，我老老實實地退回到「海上作業」的指揮台上，重新觀察。

然而關曉榮呢？站在高起的指揮台上望去，怎麼樣也看不到他的人影。整齊的拆船碼頭，泊靠着一艘艘等待解體的船隻，而且大部份都是油輪。這裏的每個工人，都有着同樣的特徵：油污，永遠也洗不掉油污的衣服，上面沾着塵土；遠遠看去，每人都是一個灰黃帶黑的身影。在這樣的身影中要找一個衣着乾淨，身背相機的人，其實並不難。但我確實看不到他，心中開始担憂起來。在這凶猛的鋼鐵叢林中，他安全嗎？

隨即，我又釋然了。畢竟，工人既然能照顧我，自然也會保護他的。

指揮台用鋼板搭建，大概也是就近撿用廢料焊成的。反正這兒多的是鋼板，連辦公室也是以鋼板焊成的。看起來，不但有銅牆鐵壁的堅硬，也生動地表現了它的冷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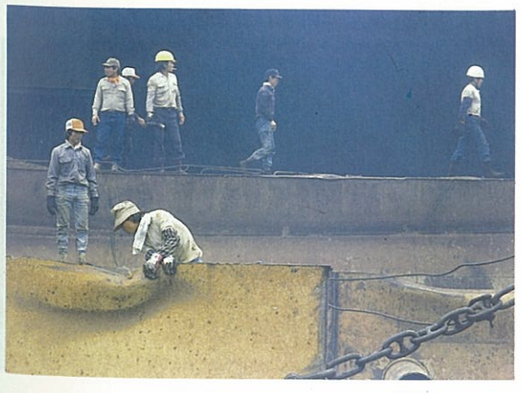
這時，指揮台上正有一個工頭在担任指揮。他透過麥克風，將每一道命令有力地傳送出去。在解體船的另一端，還有一個指揮，負責那一頭的切割拖吊作業。他也要透過廣播器傳達命令。兩邊訊息的互通，便是靠着這廣播。

下午的陽光烤炙着鐵板，使得這個擁有遮陽設備的指揮台，也免不了炎熱起來，使人揮汗如雨。然而船上呢？那解體船上的鐵板經過一日陽光的烘烤，會有多熱？那走在船板上，那爬行在船艙中切割的人呢？

●那數十噸重的鋼板幾乎是凌空的虛掛著

要來採訪之前，我一直很好奇：台灣的拆船技術，是怎樣躍昇爲世界第一的？我們累積了怎樣的技術？又是在怎樣的條件下，使我們的拆船速度，有了驚人的發展？

當我拿這個問題請教工頭的時候，他却莫名奇妙地皺着眉，彷彿不明白這是一個什麼問題。經我再次解釋，他才恍然大悟地笑起來，說：「工人都有經驗嘛！」然後他指向一塊高高懸掛着的，巨大甲板上的鋼塊——由於底下支撐的鋼材已經切割好了，並已拖吊上岸了，所以那數十噸鋼板幾乎等於凌空虛掛着——他說：



「像那一塊吧，整塊都切割斷了，只留下少部份『脚路』，讓它連着。等一下幾個人一起割開，整塊就會掉下來。」他有些驕傲地笑着。「非常好看，刺激哪！」他說。

然而我却深深地担心了。因爲那塊相當於五層樓高的鋼板，少說也幾十噸的重量，砰然一聲，重重擊打在船上，會是一種什麼樣可怕的景象啊！何況，船上蹲滿了工作的人，他們並沒有平坦的地方可供站立，通常，也不過是一道肩膀寬的鐵板而已；那在更高處工作的切割者，豈不就更危險了麼？當這位工人把船板割開的一霎，整塊鋼板斷裂了掉下來，他的處境將

拆船業的神話掩蓋了多少隱藏性的失業人口？

二十噸的鋼塊壓死人的慘狀，並不需要太多想像力。

會如何？一個蹲踞在斷崖邊的，無依無靠的人，難道，他不會心生恐懼嗎？他會不會一個失神跌落下來？

可是，無論在甲板上，在船艙中，那些進行切割的工人，似乎都毫無懼色。他們大概早已習慣了這種死亡邊緣的危險作業了。

果然，在指揮工頭的一聲令下之後，整塊甲板上的鋼塊由瓦斯工切斷了「脚路」，頓時巨屋下墜般，轟然落在船艙上。我看到整條船在上下晃動着，也許是還算寬大的船體承受了震動吧！震盪的幅度並不如我想像中劇烈。這也使我鬆了一口氣。

● 被悶在船艙裡，活活燒死了

熟悉了一般狀況之後，我也較能看清整個作業的流程了。雖然我不能上船，但是站在岸上與拖吊工談話的勇氣却已大增。我希望藉着現場的懇談，一層層瞭解他們的眞相。

幾個正在談天的年輕的工人看我走到他們旁邊，便抽出香煙來請我。一個瘦小的少年說：「你卡好命，來採訪我們呀？」

我苦笑着，無言以對。「看來你們的工作非常危險的。」想到剛才的躭心，脫口提出了這個問題。

「當然危險，常常在死人。」一個看來像外省籍老兵後代的青年，直截了當地說。他的國語講得非常流利，臉上也有一對慧黠的眼睛。他湊近我的耳朵，小聲的說：「前幾天才死一個。」但我知道每個人都聽到他的話。

我却十分吃驚了。雖然我一直掛念著這個疑問，但他這樣直率的回答，依舊使我不願置信。「怎麼死的呢？」我抬頭望向他們。

幾個人仍然在抽煙，默不答腔。有一兩個人把眼神移向工頭的方向，並且四處觀望，彷彿防範著什麼。

「被悶在船艙裡，油泥沒弄乾淨，起火了，活活燒死在裡面。」年輕的工人說。

「燒得爛爛的，伸手一拖，肉都掉下來。」一位中年人接下了話題，語氣出奇地平靜。

「這裡，常常這樣——出人命嗎？」我愕然地隨口問。

「常有的事。」他們說，但眼神却望到我背後。我一回頭，看到一個監工正在走過來。

轟然一聲，又是一塊鋼板上岸了。陽光下，滿地的灰塵簇擁著飛起，散開……整個拆船廠都瀰漫著一股灰涼涼的顏色；加上乙炔切割，空氣中便混雜著油污、灰塵、以及切割燒焦的氣味。吸入肺中，一陣難受。久了以後，漸漸感到胸部似乎有東西擠壓的窒悶。

尤其是將鋼塊運到陸上作業場去的卡車，來回穿梭，載負著超額的重量，不勝負荷地沈下去，晃搖著，然後加足馬力，把鋼塊運出了海上作業場。這時，從排氣孔冒出來的重油直撲地上的灰塵，隨著輪子的滾動，捲起一陣濃重難聞的煙塵。

離開了這幾位年輕的工人，我的心思和眼前的塵灰一般，迷茫的懸浮著。

關曉榮從陸上作業場回來時，我看見他的臉上也蒙着一層汗水和灰塵，神情憂悒，恍惚中帶着深深的疲憊。我們都不堪這空氣濃濁辛辣的味道，也不堪眼見耳聞的這些撞擊吧。看看那些工人，日日穿梭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裡，我們心中的震驚愈甚，感慨也彌深了。

● 從「冒險的樂園」到「死亡的遊戲」

我們相互爲對方打足了氣，決心再分頭進行採訪。於是，交換了彼此的見聞，我繼續朝工人中間走去，看誰偶然得空，就進行採訪。慢慢的，我知道了他們的工資，約莫是一天 600 至 1000 元不等。有些年紀較大的熟練工人，也有高達 1500 元一天的。但平均說來，大多是每天 800 元上下。每年的工作天數，估計有八個月左右；其餘的時間，則既無工作又無薪水，既無勞保，又無法打工了。因此，一遇到工作的日子，他們便拼了性命，連續趕工加班，貪圖那工資、那加班費，直到精疲力竭才肯歇息，爲的也無非是那沒有工作的幾個月裡，能有點儲蓄，好養活一家大小。

就在這樣朝不保夕的生活條件與工作環境中，我們的拆船速度大幅攀昇了起來，而拆船場工頭與拆船業鉅子也因此賺進了大筆鈔票。這裡面還包括節省下來的廢船在碼頭上的停靠費用，以及早日脫手的利息。別小看這些賺頭，一艘船的停泊費是日以數萬來計算的。而利息也是日以數萬計的，尤其在鐵價下跌的時刻，早一日脫手，轉手間便是數百萬元的差額。

說是投機也罷，是暴利也罷；是工作勤奮、技術高明也罷；對資本家而言，這勿寧是一個「冒險的樂園」。

工人用身體與鋼塊拼鬪，其脆弱一如雞蛋碰石頭。

就工人來說呢？却是另一個世界。業主的百萬元、千萬元利益的「賭博遊戲」，與工人無關，他們只是這賭博遊戲中一個小小的籌碼而已。換一個角度來觀察，工人每日爲了賺取數百元的生活，幹的却是那捨命的「死亡遊戲」啊！

然而工人們彷彿總有什麼顧慮似的，吞吞吐吐，一直不曾暢所欲言。是因爲我對他們太不熟悉嗎？是因爲這兒原屬工作場所，不便談話嗎？還是有其他我所不能理解的因素呢？

下午四點半，我開始感到口渴難耐，像是沙塵飛煙都擁塞到了胸口，呼吸也很艱難。匆匆走到拆船碼頭

拆船工人大部份來自農村，
他們強韌的性格和不能罷工的命運，
也緊緊地叩住他們生死攸關的一刻。

邊的小攤上買了一瓶飲料。在碼頭邊，不乏這樣的小吃攤，它們多半用幾片鋼筋建起來，擺幾張簡單的桌椅，就是一個營生的所在了。販賣的，大都是泡麵、冷飲、或是零星的吃食。

蒼蠅在四周飛舞着，煙塵不時的揚起，地上丟棄着飲料的空罐……小吃攤旁，隨意張貼着歌舞表演的海報。那是幾張極盡挑逗的海報，透明秀、處女秀、香艷刺激……等字眼，陪襯着扭妮風情、半掩輕羅的女性肉體，在這混濁的場景中，在滾滾煙塵之下，在滿身油污的工人身旁，彷彿一個最最矛盾的對比，最最不堪的諷刺。

再度回到指揮台上，觀看着螻蟻般的工人，在黑污污的巨大油輪上切割、拖吊。心裡昇起剛剛採訪時的一個工人的叮囑：「你要幫我們說話呀！」

說什麼話呢？你們生活的世界是什麼？這樣危險的工作，日日在鋼鐵叢林中掙扎，錘煉出的，是一顆什麼樣的心？一個什麼樣的夢想呢？

這些沈默的、螻蟻般的影象，在我腦中飄浮，然而我無法得到答案。只感覺到動物般的危疑與懼怖，以及那隱隱撼動着我的焦灼和不滿。細細尋思，却又不知其所以然。

說出你心中的問題，指出那實際的弊端吧！我可親可敬的工人朋友們，請你告訴我啊！……我在心中沉沉呼喊着。正準備再一次進入工人羣中去採訪時，一轉身，一個六十歲上下，嘴巴因老邁而下陷的老人緩緩跨上了石階。

●「脚底燒燙燙。這賺得到吃不到的……」

老人直接走到指揮工頭的旁邊，氣呼呼地唸着：「幹！船頂那麼熱，鐵板像火上的鍋子，熱滾滾，走不到兩步就要死囉！幹！怎麼做？」

工頭冷靜地觀望着工作場。一塊船板正要卸下，他頭也不回，繼續自己的指揮，待拆落地下以後，才轉過頭對老人說：「什麼事？怎麼不工作？」

老人邊　嚷邊嚷了起來：「這是人做的嗎？鐵板熱得燙死人，走不到兩步路，脚底燒燙燙，頭頂偌大的頭，不跌死才怪。……這種工作，不做啦！不做啦！」

工頭不理他，面無表情地問旁邊一個與老人同來的中年人：「他怎樣了？」

「我也不知道，在船上直喊會燙死人，不做啦！就跑下來了。」他茫然，但陪笑着說。

「叫他回去做工啦。這樣鬧氣幹什麼？」工頭望着作業場，輕淡地說。

那小工頭模樣的中年人望着猶在　嚷不已的老人，走到他身邊，「回去做啦！別這樣。」

「幹！賣老命在船頂拖磨，燒燙燙怎麼工作……×你娘，不賺啦！這賺得到吃不到的。」老人的牙齒大約都掉光了，又沒有去修補，說起話來，語音很不清晰。然而矮小瘦弱的身軀內，宛如有一股强大的怨氣要發洩出來，一邊說着，一邊顫動着手臂和身軀。

工頭不再理會他了，中年人也不知如何是好。那老人兀自　嚷着，彷彿不斷在重複着一句話。到最後，自討沒趣一般，聲音愈來愈低，他終於垂下了頭。洩氣地沈默了片刻，他又喃喃唸着走下指揮台。

「無效啦！做這個無效啦！賺得到吃不到，賺得到吃不到啦！……」他的聲音愈來愈低，這個瘦弱矮小的老人的軀體，在煙塵滾動、卡車轟隆和一層樓高的船板之間，迅速被掩沒了。

「這賺得到吃不到的，這賺得到吃不到的……」我

休息時間小賭一下，就如同勞力被壓榨殆盡之前的一劑嗎啡。

心中反覆的唸着，彷彿明白了其中的含意，以及對工作條件的無奈的指控。

黃昏，離開大仁宮碼頭前，訪問了一家拆船公司的業主，但問不出所以然。尤其涉及購船原則、購船價格、購船流程、利潤、貸款等等較具體的問題時，都被支吾過去，不是以「看情況而定，很難說」推托，就是「這些資料應該去問公會」。

離去時，這位老板的兒子駕車送我們回到高雄市區，他所開的是一部 BENZ280SEL 轎車。在台灣，這算是代表身份地位的名車了，然而這位小開說，他父親開的是另一輛同類型的車。

「好開嘛！所以買一樣的。」他說。

●兩個世界的對比

在車中，由於我的詢問，他談起工人的種種狀況。基本上，他認爲工人本身知識能力低，無一技之長，又嗜賭，以致於身無恆產。他常勸工人儉省些錢，貸款買房子。這樣既能達到儲蓄的目的，又能使人安定下來。但工人本身不知振作，以致於中午常在工作場所賭博，輸贏動輒以千元計，一日所得轉眼間便輸光了，怎麼有保障呢？

至於勞保，他表示，每個工人都必須透過工會加保，才能進入拆船場工作。因爲資方也很怕出事，要負賠償的責任。如果勞工本身有勞保，資方也就有依恃了。

臨下車前，他邀請我們一起晚餐。

休息了一陣子，我們從飯店走出來，到達約定吃飯的高雄國賓飯店。金碧輝煌的裝潢，衣着光鮮的中外旅客，充滿高級而華貴的氣味。

「同下午比起來，眞是兩個世界啊。」曉榮跟我都有着同樣的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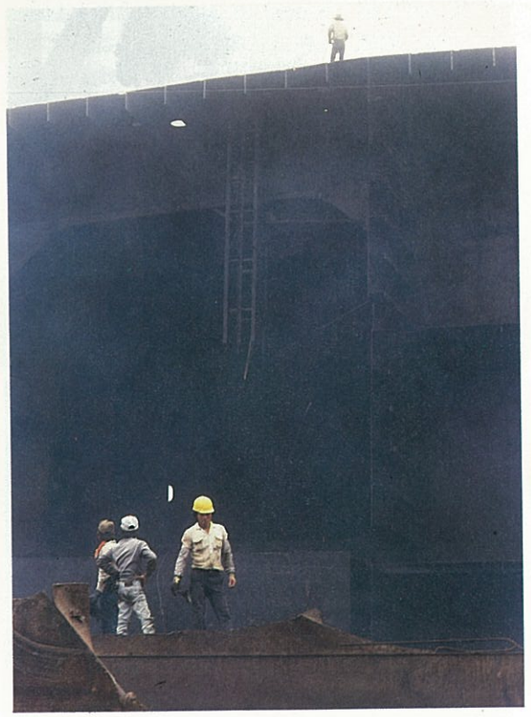
吃過晚飯，我們被帶上頂樓的酒吧。向外望去，夜間的灯火在遙遠的脚下閃爍，如幻如夢；幾排路灯長串地延伸出去。

同下午的情景比較起來，這明滅的灯影，桌前的燭光，高脚杯，琥珀色的洋酒，……倏地飄忽起來。摸摸褲管上的塵漬，我嘲弄地對自己說：「這個我啊，還是同一個人吧？」

夜，有着恍惚的神色。

我，也有恍惚的心情。

在談話中，他說，工人的知識低，不圖振作，是導致他們生活困境的主因。對於拆船場的塵煙，他認爲也是很難改善的，因爲碼頭有租用期限，港務局隨時可以收回，如果興建了各種設施，投資過鉅，恐怕到時損失不貲，所以碼頭只能保持目前的沙土原狀，無法增鋪水泥了。至於厠所等衞生設備的闕如，則是因爲工人的工作環境太大，從海上下船，再到陸地上厠所，一來浪費時間，二來浪費體力，還不如就地「方便」了事。當然，拆船公司本身的職員還是有衞生設備的。



「賺錢要忍耐的哲學」安撫了
拆船工人的疲乏身心，
卻不能保證他們，明天是否能更好。

從他的談話與各種解釋裡，我進一步理解到，拆船工人不僅工作斷斷續續，薪水不保，連一些工作場所應有的福利或基本衛生設備，大概也增添無望了。

1986年 4月23日 高雄

早晨去採訪另一位拆船業鉅子，他也是鋼鐵界的名人。

同昨天的情形一樣，他不願談論任何實質問題。只是强調，拆船業在不景氣的衝擊下已成爲「夕陽工業」。往後，拆船業將會慢慢「淘汰出局」了。但問起倒閉的公司如何？答案却與這個前提相反：沒有人因拆船而倒閉，大多是轉投資錯誤被拖垮的。很顯然，所謂的「夕陽工業」，也許只是一個托詞而已；拆船業自稱的「慘澹經營」，用來阻塞外界要求改善工作環境的批評，可能還頂管用的吧。

●「血書」內流淌的沉哀

下午，採訪拆船工人的工會。然後，我才明白，這裡的所謂「勞保」與一般我們的認識竟然不同。這勞保是透過工會來辦理的：拆船工人必須自己每月來繳錢，才有勞保，否則就停掉了。只要勞保一停，萬一出了事，可就分文都拿不到了。看來，工人在這種狀況下，不自求多福强買勞保也不行。想想吧，拆船場的傷亡率那麼高，沒有了勞保，只消略有疏失，不僅造成個人的憾恨，一家大小也將跟着挨餓受凍，這是千萬馬虎不得的。然而，據說工人之中還有一大部份沒辦勞保。

在工會中看到一份職業災害記錄簿，記載着投保者受傷、死亡的日期、經過、原因等等，細細翻閱，眞是觸目驚心。

總的統計是這樣的：1983年，死亡10人，傷殘58人，（這時參與投保人數太少，統計偏低）；1984年死亡14人，傷殘137人；1985年，死亡14人，傷殘152人。至於今年呢？才過了三分之一，已經有年初的阿拉輪爆炸事件了，當時共有8人死亡，（其中還有一名15歲的童工）。往後，誰擔保不出事？一行行讀下來，竟如在翻閱一部「血書」般，每一行字上彷彿都沾着血漬。

從這份統計，我們多少明白了如下的事實：

①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傷殘人數也不斷增加。這當然是勞保者漸多，統計上也因此而愈多所致。但這份資料僅是投保的那一部份，如再加上未投保的許多人，則死亡傷殘數目當會倍增吧。

②這麼多的死亡傷殘者，工會也只能做些代辦勞保之類的事，連替工人向資方爭取權利、要求福利設施的力量都沒有。甚至這種記錄也從未公開過。

隨便舉幾個記錄簿上的例子，就足以驚識這「血書」內流露的沉哀——

「74年5月16日，上午10時40分，切割通風孔時，機艙殘氣外洩，火花引爆艙內油氣瓦斯，並起火燃燒，致8人輕重傷。

74年6月20日，上午10時左右在解體碼頭工作中，撈油，跌落艙底，致死。

74年6月30日，上午11時，在解體碼頭工作中，不愼由高處墜落致死。

74年7月26日，上午10時，在解體碼頭工作中，船艙油氣爆炸，落水致死。」

……

其它還有被鐵板壓碎頭顱致死，被鐵管穿胸而過致死，被鐵索絞斷四肢殘廢等等，不勝枚擧。

每一行字，都是一個生命的血肉模糊，悲慘掙扎的記載。

●又一樁業主的暴力事件

這些慘痛的記錄與拆船碼頭的狀況，正印証着工人爲什麼會走上賭博酗酒的道路。正如昨天下午那個六十歲左右的老人說的：「這賺得到吃不到的！」

爲了要得到那一份職業災害記錄的影印，我們與工會的職員吵了半個小時。這工會原本是爲了團結工人，以幫助工人與資本家談判的團體，然而這個解體船的「職業工會」却不僅無法團結工人，甚至因其爲工頭（也就是大小包商）所把持，幾乎成爲資方的附庸了。除了幫忙辦勞保手續之外，對職業災害，工會不會主動去記錄，而是有工人來申請職業傷害的勞保補助手續時，才加以記載。更奇特的是，各工頭也不支付勞保費用，而是由工人自己出資付錢。

從工會出來，我們的忿慨和感歎，轉化爲無言的沉默。兩人心情沉重的轉往一戶被扣留異域的漁民家裏。由於這位家屬的丈夫被扣在印尼，她只得投入拆船場當搬運女工，以苦力養活嗷嗷待哺的三個孩子。

在賺錢意志底下，「人」還是要休息的。

工人的手套與瓦斯筒。

據她說，漁船被扣，船員本來也早就可以歸來了，但因船東希望船員能夠留在當地，以便回程的時候，順便開船，還可以沿途捕魚而歸，多賺些錢。所以這些船員雖然洗脫了法律責任，雖可自由歸來，却因船東不給旅費，他們硬是被迫流落在印尼了。她也只得到拆船場去賺那血汗錢過日子，每天默禱着丈夫的早日歸來。

「又是一樁業主的暴力事件！」我暗暗的想着，心境却愈沈愈深、愈凄苦黯淡了。

1986年 4月24日 高雄

早晨到「台灣清艙公司」去，冀圖了解清艙過程。却沒想到挖出來一個內幕。原來拆船業主所謂的「在國外清艙乾淨」根本是個大謊言。

「台灣清艙公司」已經成立一陣子了，是省內僅有的一家清艙公司。但成立以來一直因爲找不到清艙碼頭而開不了業。爲了早日取得清艙業務，他們的一位員工對我毫無顧忌地暢談一般拆船業主的內幕——如何買國外的清艙證明；如何造假文件、瞞天過海的入港；再如何請這些退伍老兵和山地人，以便宜的人力進行清艙……，是這些因素的累積，才會導致今年初的阿拉輪爆炸慘案啊！

清艙公司由王慶禾擔任董事長，他是現任國營會副主委王玉雲的弟弟，也是去年倒閉並向法院聲請破產

拆船業奪去了許多人的性命，
造成比率甚高的職業災害，張木藤的家庭
就是一個受害的例子。

的「聯禾興鋼鐵公司」的董事長。

● 問題是愈挖愈多了！

要成立一個清艙公司相當不容易，它必須有整套處理廢油的全自動裝備，包括蒸氣、沖洗、抽油泥、乃至再處理的過程等等，複雜異常。據說，經過這一程序的處理，不僅可以取得廢船裡的剩油，也可以避免廢油造成海面的污染。但在這個功能的背后，不也說明了目前拆船業者，當他們暗中清艙時，其實也正在污染着高雄港的海面！

爲什麼沒有清艙的廢船，却能堂堂皇皇的開進港灣，停泊在衆人來往的碼頭前呢？這又是何等危險的事！老船長搖頭說：「想辦法去打通關節呀！」「想辦法」，是送紅包嗎？是用關係嗎？我不知道這位老船長指的是什麼，但我知道問題是愈挖愈多了。想着這些淤積着廢油的解體船，想到工會的記錄：「墜落艙底，致死」，啊！那不是等於掉到油泥中，窒息而死嗎？這是何等恐佈的死亡啊……。

清艙公司的樓上，就是「舊船解體同業公會」了。

這個業主的聯合「公會」有不少宣傳的簡報，却對許多資料保守異常，不願透露；談到若干重要問題時，模糊帶過，不曾回答。當我們提起拆船碼頭「不許拍攝」的禁令時，更搬出一整套的「匪諜滲透、竊取技術」的理論，我們幾乎是白跑了一趟。

從「公會」得到的唯一有效訊息是：今年拆船業「景氣大好」，碼頭排滿了船，業主們準備大幹一番。當然，從拆船工人的立場來看，又有工作做，有錢賺了；加班也會多了起來，終是好事。但是，勞工的福利，傷亡的比率，能不能因「景氣大好」而改善，而減少呢？

出了公會，我們直接往拆船碼頭走去。

● 一片黑沉沉的色調上，天空竟是嘲弄的藍

正午的拆船碼頭，陽光直射，有如刻意烤炙這一片除了鐵板與廢船之外，再無一物的荒土。强烈的陽光，使一切顏色與物體都變得迷離恍惚了。

放眼望去，這兒却除了油污與鋼鐵的黑沉色調，連人的膚色都不易看到；藍色而明亮的天空，竟是唯一的顏色。在沾滿油污的面孔上，在污漬疲憊的軀體上，這兒只有黑色，對比着陽光的透明的白，而天空竟然是這般嘲弄的藍！

空中飄浮著油漬被烤焦的氣味，以及塵沙飛撲的乾燥；不遠處，大海奇異的閃動著亮光。一切都彷彿變成了幻影。

在小吃攤上吃飽了的工人，隨便找個沒有陽光的角落，或坐或躺，尋求片刻的午睡。疲倦的身軀躺在一張張報紙舖開的地上，或者蜷伏在工寮的機器上；有的人來晚了，看看沒有陰涼的所在，索性趴在機車上睡着了。

另一些無處可睡的人，便坐在小角落裡玩牌。我想起那位業主兒子的話：「工人不好好休息睡午覺，却寧可賭博。」如今看來，工人們實在是無處棲身睡覺，又無事可做才會玩牌的吧。爲什麼不給他們搭蓋一些休息的所在呢？

一點半，拆船碼頭在烈陽下甦醒過來，拖着恍恍惚惚的身軀，工人們又回復到各自的岡位上去，切割的切割，上船的上船，拖吊的拖吊。這巨大而粗暴的「拆船機器」再度運轉起來。空氣中又充滿乙炔的氣味與卡車揚起的沙塵。

一整個下午，我們都和偶然歇息的工人聊着，大夥漸漸熱絡起來。他們有的人留下地址囑我們黃昏以後去坐坐。

● 死於鋼板墜落

「像這樣的夏天黃昏，坐在客廳，我總會想起我的妹婿。好像又聽到他從窗前經過，安靜的走進來，說：『去買一瓶啤酒來喝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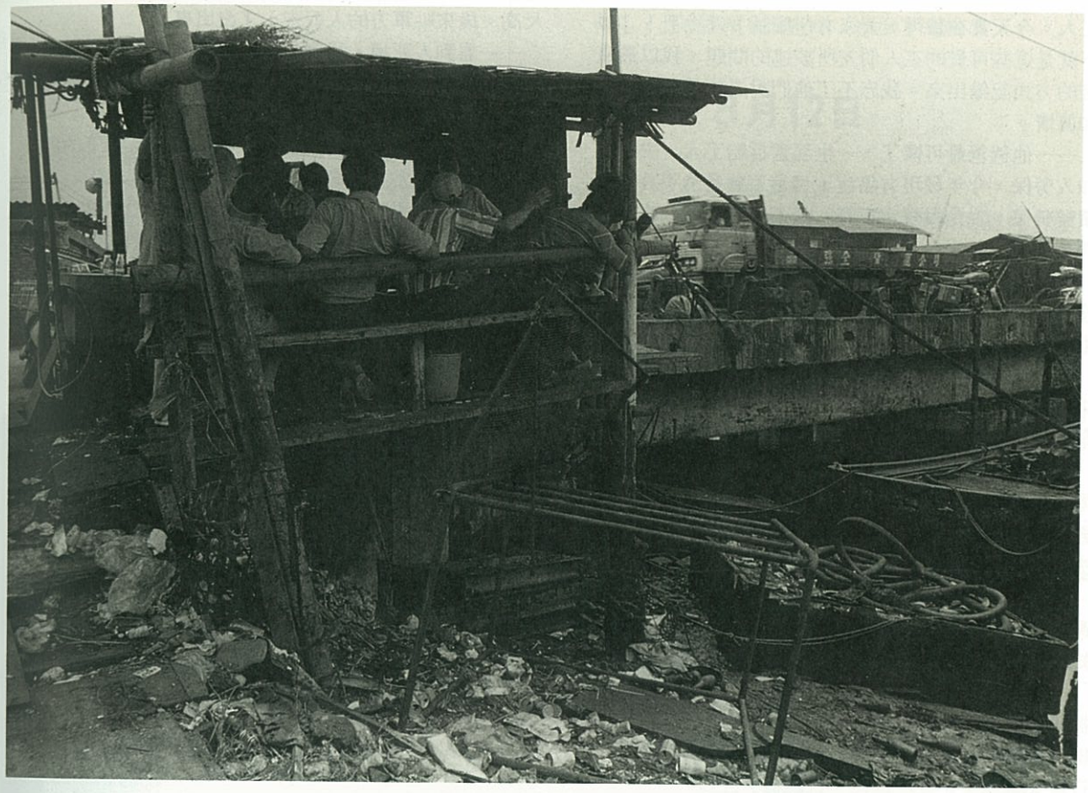
在一個修理切割器具的店裡，陳先生回憶起兩年前的黃昏景象。他平靜地叙述着。他的妹婿兩年前死於鋼板墜落，壓碎了身軀和頭顱，留下三個孤苦的孩子。如今陳先生的妹妹也到拆船場作業，爲的是養活這些孩子。死亡的陰影，不時會安靜的掠過他們心頭。

前來小店修理器具的工人透露，這切割器具不僅要工人自備，修理也得自掏腰包。老板只負責供應乙炔而已。至於衣服，由於油漬無法清洗，用過兩三天便得丟棄重買一套新的。而所謂的「新」，也不過是別人不要的舊衣服罷了。每天早晨，都有人在碼頭上專賣這種衣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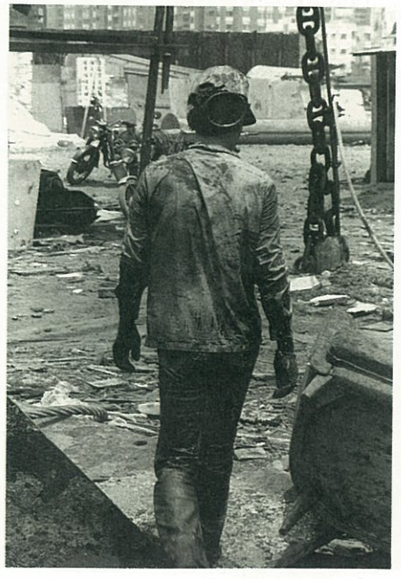
「一切都是吃自己，靠自己。」一個剛剛回來的工人說。

●「你們是第一次採訪工人的記者」……

小港區的夜，有着被漠視與遺忘的荒涼。我們按址尋到這家小食店的時候，天已完全黑了。一羣工人圍在小桌子周圍，看到我們都熱情的招呼着。「來來去去的記者，都被老板請到大餐廳去招待了。沒想到，你們眞的會來。你們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採訪工人的記者。」一位年輕的工人過來和我們握手，同時有些激動的說。我們坐落下來，露天的庭院輕拂着沁涼；啜了一口啤酒，那位綽號阿居的工人慫恿他的朋友說：「好幾年了，從來沒有記者想要來了解我們這些拆船



坐在飲食寮內等待工作的工人。



剛上岸的「海豬」，他們惟一的潛水設備就是頭上戴的那頂潛水鏡。

工人。今天實在難得，大家有什麼話，就說吧！」以下就是這些可貴的工人朋友所談述的問題，我以最直接的方式記錄出來。我忘不了他們說這些話時的激動和眞情。

——他爸爸最可憐了，一生都當拆船工人，去年才加入勞保，今年發現有癌症，可是工會竟然不許他繼續辦勞保，說是與規定不符。這不是要逼死一條人命嗎？

——拆船老板實在可惡，那麼大的碼頭一間厠所也沒有。工人有時候爲了大、小便，蹲在鋼板下；要是堆高機一拉，整片掉下來，人就活活壓死在那裡。

——每次出事，連意外死亡都沒有報案，救護車就來了。明明人壓得肉醬一樣，死得那麼慘，救護車還是一抬就走。是不是爲了消滅現場的意外死亡痕跡？

——上一次，我還切割過一塊鋼板。明明人已被壓得粉碎，爲了消滅證據，他們叫我把鋼板切開，把人弄出來。我看到滿地血肉，嚇得全身發抖，手顫得無法切割……。

——死了人也沒誰會管。有勞保，去工會辦手續，還得被刁難看臉色。勞保要是慢幾天去交，他也不通知就自動給你撤消。平日還得很小心才行。

——這種工作，根本是人命換來的。頭家都說我們拆船技術世界第一，中共會來竊取技術。上次有個報紙發表拆船場的照片，說它汚煙瀰漫，沒有厠所，不符合安全規定，從此以後，就說有「匪諜」來拍照，不准別人去採訪了。這是搞鬼嘛！

——最可惡的是，人死了，還跟老闆一點關係都沒有，連看都不看一下。好一點的工頭會給點錢，但有些小工頭本身也沒什麼錢，想幫忙也幫不上。

——每一件事，都是騙人的。只有紅包才是眞的。清艙証明也是假的，安全檢查也是假的。4月初，一艘油輪上面，還發現一枚未爆的飛彈。粉紅色的，兩尺高。後來叫軍方的人取走，才沒出事。

——看到人死掉，我們當然也會怕，可是不做也不行。一天不做，就沒有飯吃。按日計酬，有做才有錢。

——一年下來，平均也不過工作八個月。剩下的四個月只有靠平常存下來的錢生活，要打零工也不容易找。老板眞是現實啊！要工作時，他可以千求萬求，拜託你加班趕工；沒工作時，就算你跪下來磕頭都別想給你工作。

——最好是收歸政府經營。我們至少會有保障一點，否則，這種賺得到吃不到的，太可怕了。

……

那一雙雙的眼神和充滿期待的表情，使我感到自己的愧疚與卑渺。那麼多的期望，我又能爲他們做到多少呢？那麼多的欺瞞與不義，覆蓋在他們的頭上，我又如何去追索、暴露，如何批判、改變這結構性的問題呢？

螺旋槳的軸心被抽出後，留下一個圓洞，拆船工人委身其中，用它充作午休的眠床。

●張木藤一家人的悲劇

夜的小港區，有一種無奈與荒涼。

張木藤一家人住在偏遠的地方，他的大哥張明友死於拆船場；他的父親在拆船場被鐵錘擊成腦震盪，至今還在治療，却已沒錢看醫生了，只能吃中醫草藥。張木藤本人於去年又被鐵板擊傷，脊椎骨神經受損，至今下半身殘廢，無法大小便，也無法行動。

父親的病已把家中的積蓄花光了；大哥的死也沒有獲得什麼賠償；大嫂因不堪生活的負債，終於離家出走，留下三個女兒，天眞、純稚却又多麼淒涼地挨著這苦苦掙扎的日子。

張木藤本人雖獲得工頭九十幾萬的賠償，但沒有勞保，全靠自己治療。這筆錢經過幾次住院開刀，早已折騰一空。最後他靠着某種便宜的成藥，來克制這下半身錐心刺骨的疼痛。服用量最高時，竟是一般正常用量的十倍，但是除此之外，他又能有什麼辦法？

「過一日算一日吧，不然怎麼辦？忍着吧！」張木藤的母親已經六十多了，佝僂着背，無言地負起照顧三個小孫女和殘廢兒子的工作。「拖磨，拖磨到死吧。」她自顧自地說。

「如果我死了，反倒不必再拖磨，這樣也好。」母親望着夜色歎息。「可憐的只是這三個孫女和我這個殘廢兒子，不知道誰來照顧。」

夜的小港區，有一股寂靜的蒼涼。

夜的小港區，有難以止息的怨戾。

然而這龐然的「拆船機器」的齒輪上，充滿了血與肉，吞噬着幾百條人命了，爲什麼還能冠冕堂皇的運作着呢？

深夜，採訪結束，我與曉榮進入最沉默的狀況，彷彿生命力已耗竭殆盡，只剩下一股無可平息的憤怒和悲涼，在心底熒熒燃燒。

1986年4月25日 高雄

最後的一個採訪站是工礦檢查所。在這裡，我們遇到一位年輕而有良心的鄭先生，他對這種種不公和欺罔，了然於胸，也希望做一點事，然而他却只是不斷地搖頭歎息。彷彿有一張巨大的黑網，籠罩在他和拆船業之間。

「等着吧！遲早還會再出事的。」鄭君無力地感慨着。

中午，我在夢魘與憤怒中，離開了高雄市。

1986年8月12日

現實，竟然比想像更恐怖。

現實的一切，竟超出一切文學、藝術的想像力之上。

爆炸的卡那利輪上，失踪了9個人，但我可以推斷，這些人在爆炸聲中，在熊熊燃燒的船艙中，早已屍骨無存了。

這一切再度驗証了一個事實：眞正的現實，往往是被掩蓋起來的。問題只是，你敢不敢去掀開，聞到其中的血腥和暴力，然後，才有勇氣去控訴，去奮鬥，去徹底改革它！

●還給人間一個公道

我清楚記得小港區的那一張張期望、等待、託付的工人的面容。然而一個人和一隻筆，又能制止多少悲劇呢？

終於又爆炸了，那些面孔之中，有沒有人被炸得不復能看見呢？那個抱着女兒站在榕樹下同我握手的父親，如今還在嗎？他的懷孕的妻子是不是生產了？

生命是多麼渺小，而又惘然。

現實，永遠比想像更複雜。

如今，我們該集結每個渺小的生命，勇敢的站出來，指斥這拆船場的黑暗，讓它暴露在陽光下，還給人間一個公道。 ♧

「海豬」在碼頭摸撈鋼片的情形。

沸騰的大海

拆船場爆炸前後

高雄大仁宮碼頭的拆船場上，
廢船「加那利」輪爆炸了。
造成16人死亡，7人失踪，150餘人重傷……
冲天的、蕈狀的火海，
照亮了台灣拆船業的重重黑暗。
當火光寂滅，
台灣的良心啊！，
我們能再讓一萬個蟻螻般的工人
吞沒在拆船企業貪慾・冷血的
無邊的暗夜嗎？

攝影■鍾俊陞
撰文■楊和倫

從底艙炸出了一個大洞的「加那利」輪，
像一隻死魚般地躺在被油污染黑的海上。

“人類是曾在地球上行走過最殘暴的動物；他們貪圖利潤而不惜破壞土壤、污染空氣、毒化河流，甚至殘害他人生命。”——Dr.Barry Commoner，「環境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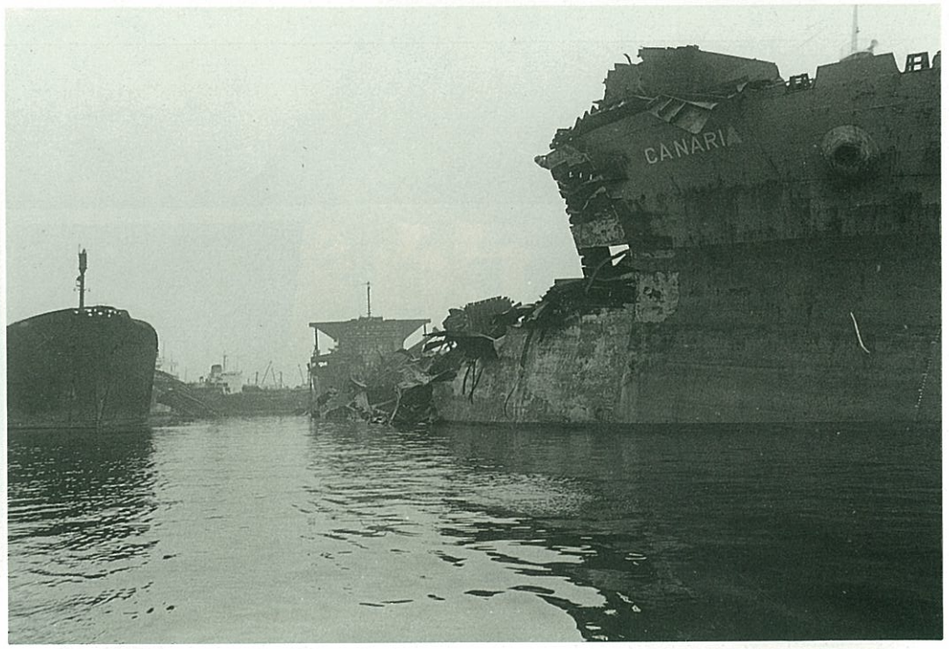
●地動天搖的一霎那

「爆炸的當時，我正好站在窗戶對面。第一聲巨響後，我擡頭看到拆船廠那邊霎時升起了一朵蕈狀的火雲，火光冲天，好像影片中看到過的原子彈爆炸的情景。然後是第二次爆炸，濃煙一下子蓋住了半邊天，窗戶玻璃應聲碎裂紛飛；有個坐在窗前椅子上看報紙的海關職員，手上突然噴出鮮血，灑在一位高聲尖叫、臉色青白的女職員身上……」——報關行職員、遠景目擊者說。

「爆炸時，房子震動，杯盤搖落，一時天搖地動。我以爲戰事爆發有敵機來空襲了。廚房碎玻璃四處迸射、窗簾被熱風吹得老高。我轉身想躲，幾片東西像刀子一樣插進我的小腿肚，但覺得發麻、灼痛……」——臨海新村居民、附近受害者說。

「被炸倒的那一瞬間，我立刻就想，拆船場終於又出事了。當我從卡車下面爬出來時，我看到阿雄被鋼板活活地打死在駕駛座上，他的頭被削去了一半。腦漿和血水流滿他的肩膀。他那向後扭曲的身體上，還插著一片片碎玻璃。我全身拚命發抖，兩腿發軟，頭皮都麻了。當我看到地上似乎連著眼球的肉塊時，就忍不住嘔吐起來了……」——拆船場女工、現場倖存者說。

「你去認過屍體嗎？我兒子在爆炸中死了。幾天後我才在殯儀館停屍間斷斷續續認出他的手、腳和頭。



炸得面目全非的「加那利」輪

那天，明明知道榮仔就在那一堆屍體和肉塊裏面，但就是找不到，可是我不能死心。我們想雇船下去找，卻沒有人敢開。公司和港務局的人，都躲得遠遠的……」——陳姓婦女、一位死者母親說。

●正午的黑暗

八月十一日星期一中午，酷日當空。像許多進港等待解體的輪船一樣，以一張僞造的「清艙証明」非法進港的「加那利」號油輪，在浮滿廢油的高雄港大仁宮拆船碼頭內，突然爆炸，當場奪走十六名拆船工人的生命，不但造成一百多人傷亡的慘劇，也炸碎了方圓五公里內中鋼社區、中船新村、高雄海關、台糖公寓和臨海新村的數千戶門窗玻璃。

據劫後餘生的工人描述，爆炸當時，因爲熾燃的油氣、持久的大火，甚至附近的海面都沸騰了起來，滾動的海水，一波波湧向岸邊！

這場慘劇，炸開了黑幕重重的高雄港拆船區，暴露出多年來用台灣拆船工人的血肉性命換取超額暴利的「拆船王國」眞象；震驚了全國，卻似乎難以喚醒這些拆船業資本家和主管官員的良心。

爆炸事件後，由於高雄市警局消防大隊和港警所消防隊都缺乏應有的消防設備，高雄空中警察隊又姍姍來遲，無力撲救，以致大火延燒近兩天才熄滅。

當天下午，大火仍在焚燒，數千名好奇的民衆和傷亡者親友湧到現場附近圍觀。警方沒有作出適當的管制和疏散；當晚十時許，火場再度爆炸，飛出的鐵片，又打死了拆船工地負責人曾廣海。

爆炸後的一週間，另外有與加那利號情況類似、油氣油泥含量超過安全標準的四艘廢輪，也都一直停在拆船碼頭上。檢查單位雖然通知不准動工，但據說業者卻封鎖現場、暗中雇工抽油清艙，企圖湮滅僞造「清艙証明」的非法犯行，和它背後無可測度的黑暗。

加那利號的業主黃憲治在事後，除了出庭應訊外，對記者和罹難者家屬，一直避不見面。由他委託的三人小組，在協調會上一再和淚痕未乾的死者家屬，爲死亡賠償金額討價還價。到了第四次協調時，家屬們終於妥協了，承諾以一百廿萬元之賠償金的代價，放棄民事賠償責任追訴權。

爆炸發生後的第五天，拆船業者爲了減少停工損失，就急著要求按件計酬的拆船工人冒險復工。八月十八日晚上，怡和公司工人趕工切割鋼板，引起碼頭失火，幸而未造成另一場爆炸。

八月十九日上午，爆炸後的整整第八天，高雄市政府終於出面邀集各單位，針對廢輪爆炸事件召開了檢討會。與會單位有內政部勞工司、交通部航政司、經濟部工業局、港務局和高雄市政府等機構。在這個會中，沒有一個單位承認錯誤。

在這名爲檢討會的會議中，所討論的議題，淨是一些和爆炸案無直接關係的工商登記、土地用途、勞安勞保、勞工福利、廢料處理和污染狀況等九項議題，而且竟沒有任何一個議題取得清晰的結論；對這次爆災慘劇的根由、應該負責的主管單位和補救措施，都在會上避而不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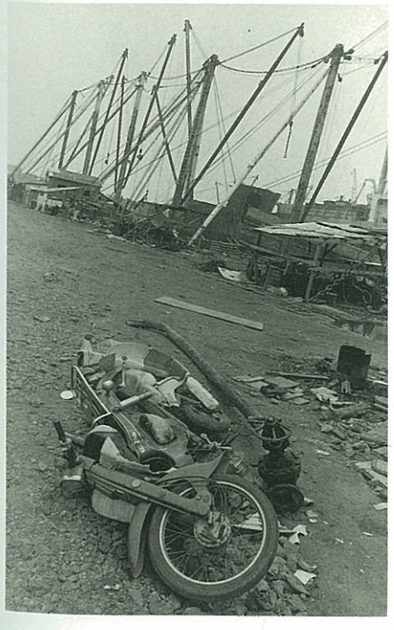
其實，早在這檢討會前一天，主管檢查單位的高雄市勞工檢查所就已召集過拆船業者，開會研商補救措施。結果勞檢所雖然通知了五十多家拆船業者，卻只有十幾人到會。拆船業者對爆炸事件和勞工安全的怠忽與冷血的程度，由此可見。

目前，高雄勞工檢查所雖然又另訂了一套解體油輪檢查管制措施，但在他們送交內政部核定的條文中，卻對業者違規情況，沒有任何處分罰則。可以想像，拆船業者在貪圖厚利、草菅人命的一貫作風下，仍舊可能和爲了生活心存僥倖的工人，保持著過去的剝削關係，問題便會照樣存在下去。

●層層暴利下的游魂

「我們每天外出上工時，都要先在家中神位前拜拜，希望祖先保佑我們今天能平安回家；過一天是一天吧。我們就是長期在這樣的心情中活下來。工人同事間受傷、死亡是常見的事啊。違規上船的童工、女工，我們見的也不知有多少……」正如這回爆炸事件中的死者謝清河的母親（也是拆船工）、謝檢女士所形容的，拆船工人是一羣活在生死夾縫間的「亡命之徒」，視工作傷亡爲家常便飯，眼、耳、肺、膚的職業病害在他們的生命裡，竟也都是理所當然。事故發生時，學會以近乎動物求生的本能就地掩蔽，而一旦事故發生，現金賠償似乎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他們整體的、長期的安全和尊嚴，却永遠無人過問。

多年來，由於國內市場對廢鋼、廢鐵、廢油、廢五金、和拆船雜貨品的特殊需求（包括槍械和走私品），加上法令和各主管機關的長期疏失，造成了拆船業者的超額利潤和冷血的剝削心態。多少「拆船鉅子」犧牲了鉅大的生命和社會成本、斂集著個人的財富。他們在長期的違規、壟斷特權下，吃定了爲了養家活口，要錢不要命的工人，層層盤剝壓榨，長年來在這老大、封閉的港區重重黑幕的遮掩下，鮮爲世人所知。



「加那利」輪爆炸時，兩名工人剛從飲食寮裡走出來，他們發動引擎正要離去，瞬間，一支奪魂的鋼管從空而降，二人肉綻血飛，人亡車毀。

根據一項保守估計，拆船業主每進口一萬噸廢船，就可賺得一千萬元以上純利。而一般三萬噸廢輪，動作快的業者，只要一個月即可拆完，利潤之高也可想而知。

這超額利潤，還不包括夾帶油泥進港的廢輪。事實上，拆船業者最大的目標，一直都在油輪。因爲船艙中的廢油，在轉手之間，才是暴利所在。但油輪也因油泥、油氣、瓦斯等問題，最易發生危險。

中東戰爭以來，大量油輪報廢。而這些報廢的油輪，泰半都在高雄港拆船碼頭拆成片片鋼材而消失。從而也造成了台灣拆船碼頭上意外事件的暴增。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自民國六十年到最近，因從事拆船解體而發生意外死亡者（包括炸死、燒死、摔死、砸死、淹死、悶死等），已近八十人，受傷者則超出五百人。這種職業災害死亡率，高出一般製造業十六倍以上的「亡命勞工」，每天的平均工資也不會超過一千元。他們一年最多只能工作八個月，經常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而佔拆船勞工四成的女工的工作現場，卻連辦公室、衞浴設備都是木造違建，勞工受剝削的程度，莫此爲甚吧。

這批分佈在五十多家拆船場的、總數在一萬多名的拆船工人，平常要爲拆解鋼板、清除廢油而「赴湯蹈火」；發生意外時，則可能像加那利輪爆炸中的死者一樣，「粉身碎骨」。這樣爲業主資方賣命，以工人的血肉築起「拆船王國」之名凡廿餘年的台灣拆船勞動者，卻有半數以上沒有勞保，除了按月計酬的工資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福利。這是多麼叫人戰慄的事實啊！

●荒蕪的洞窟

高雄市議員吳石楠就說，高雄港拆船碼頭應該是商港用地，港務局卻罔顧法令，以高價轉租給拆船業者，致使發生爆炸傷亡，所以港務局也難辭其咎。

他也指出，目前數十家拆船場，都不曾辦理工廠登記，因而都是法令外的「地下工廠」。這種情況，已經因循不決達十三年之久，主管機關卻從不過問，也不免有縱容包庇之嫌了。

其實，整個拆船業的作業流程，從投標、交易、清艙、進港、檢查、到各項設施，無一不存在著複雜的人爲疏失和法律漏洞，問題層層疊疊而且行之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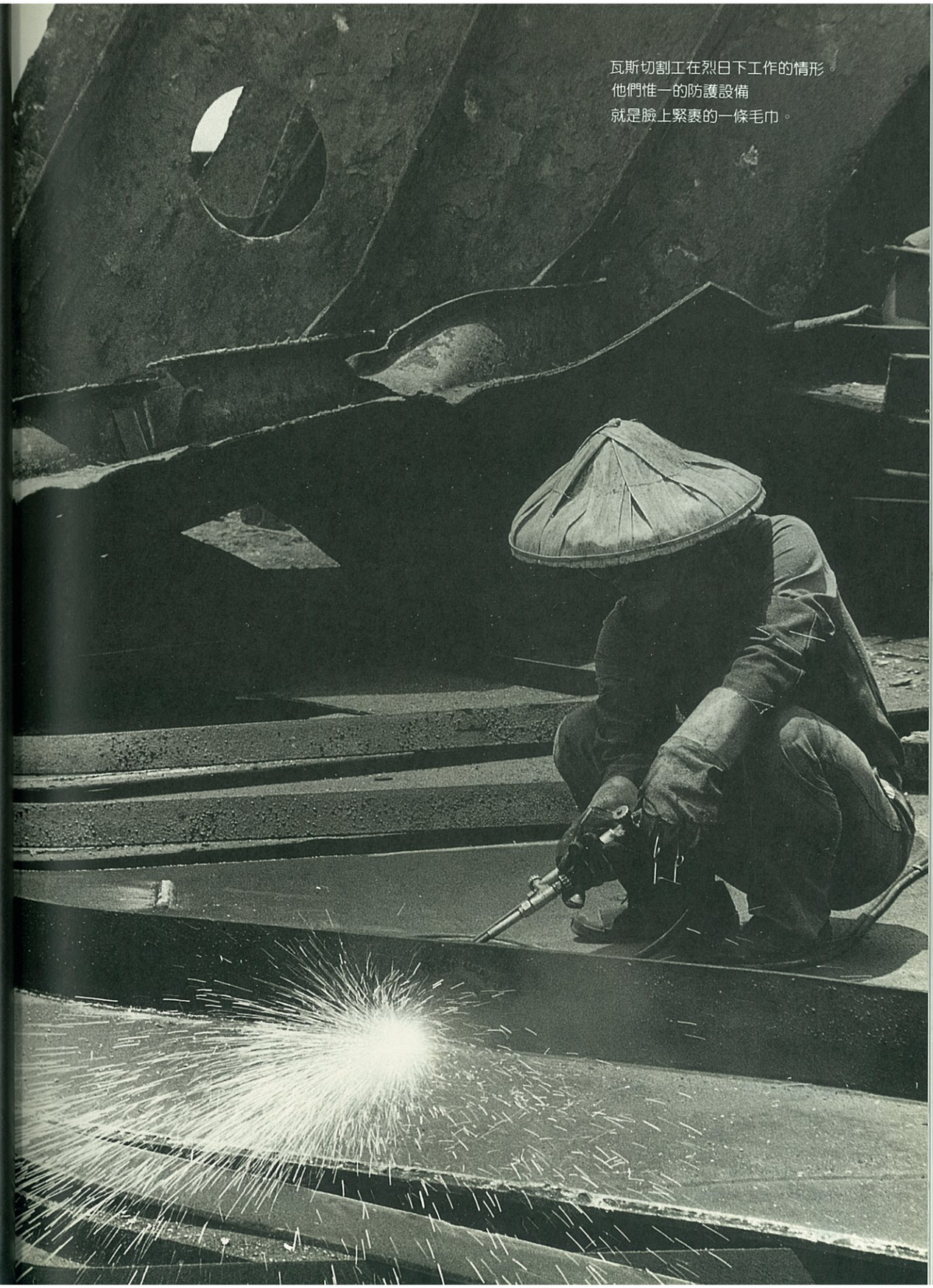
加那利輪的爆炸燃燒，震驚全國，也照亮了拆船業最陰暗的角落。但爆震已過、火光很快的熄滅了。而且這些受盡剝削、爲錢賣命的拆船工人，在事過境遷，爲人談論一陣之後，是否依然會落入業主貪慾的網中、掉進那荒蕪黑暗的洞窟，這些問題，正深深考驗著我們的主管官署和拆船業者的良心，也質問著我們這不斷以經濟成長自詡的，冷漠而飽食的社會……

斷鐵・驚沙 火燒埔

災後廢墟行

這個充滿了油污和腐銹異味的
拆船碼頭上，塵煙囂張，陽光毒猛，噪音恣肆。
「海豬」在雜物零落的荒地間
翻挑着斷索和廢鐵；
災後餘生的工人，依舊宿命地
在隨時都可迎面擊來的危機中，埋首工作……
就是在這裏，這個「生死門」前的火燒埔上
拖吊着一年200億的國庫收入……

攝影■鍾俊陞
撰文■李　疾



瓦斯切割工在烈日下工作的情形。
他們惟一的防護設備
就是臉上緊裹的一條毛巾。

鬼月中的拆船場，炊事婦備好牲禮祭拜各路的好兄弟。

●劫後一景——鐵褐色的死寂

自從「加那利」油輪在八月十一日爆炸之後，大仁宮的碼頭拆船作業暫時停擺了。當我們第一次來到現場時，大仁宮宛如一座荒城，路上沒有人車走動，只偶然看見幾個閒著的工人在飲食攤寮裡，個個面帶憾容地描繪、議論著爆炸時的光景。

拆船場內只剩一、兩個上了年紀的管理員，慵閒地坐在管理台上抽煙。也許是天氣燥熱的關係吧，空地上間或揚起了幾個忽聚忽散的小旋風，在鋼板堆之間追逐著。

碼頭岸上架立一支支高聳的吊桿。靠著這些吊桿與兩座强力馬達的拖力，任是幾萬噸的大船，經粗解後也要一一被拖吊下岸，這時候那些靠岸待解的、半解的廢船，毫無生氣地浮在被油汚染黑的海上，如死魚一般地在炎炎的正午，散出腐銹的氣味。

整個拆船區看來像是個剛經過一場大戰的廢墟，呈現一片鐵褐色的死寂。

●碼頭的清道夫——海豬

八月十六日，大仁宮碼頭又恢復了拆船作業。

各拆船公司外的飲食攤寮裡，坐滿待工的男女工人。一車車滿載被粗解的船體的改裝卡車，佔住大半個路面，沈重、顛躓地行駛著。只要遠遠看見車身歪歪斜斜地緩駛過來，人車便要趕緊避開，因爲誰也不能預料那高載的卡車什麼時候將要傾覆；幾噸未曾上索的船體一壓下來，即使神仙下凡，也難以救人於肉綻血飛之中啊。

我們找到發生這次爆炸事件的大仁宮北岸，向拆船公司的一位管理員打招呼，才言語幾句，管理員便朝碼頭那邊嚷叫了起來：

「走開！走開！那個不許拿！」

原來在碼頭上正有幾個歐巴桑，一手握着鐵勾子，一手提著袋子，她們彎身有如拾穗一般，在滿是雜物的泥地上翻挑碎鐵片和斷鐵索。

歐巴桑們並沒有理會他，看了管理員一眼後，旋即又彎身拾鐵，管理員衝過去趕人，她們才緩緩地四散而去。

「都是些揀破爛的，我們管她們叫做『海豬』。」管理員回頭走向我們喘著氣說。

「海豬？她們不都在岸上撿破爛嗎？」

「也有駕小船靠岸來半拖半搶的，也有潛水摸撈的，都是找碎鐵片和鋼索賣錢。你看，那幾個人就是。」

他指向碼頭的另一角，兩個渾身油汚的年輕人正好上岸來，他們除了一副潛水鏡外，別無任何潛水設備。在他的身旁，有兩、三個婦女，正在整理摸撈上來的鐵片和鋼管。據管理員說，他們揀的都是在海上切割、拖吊作業時墜落的零碎物，公司不會請人潛水

醫院中群情憤懣的受傷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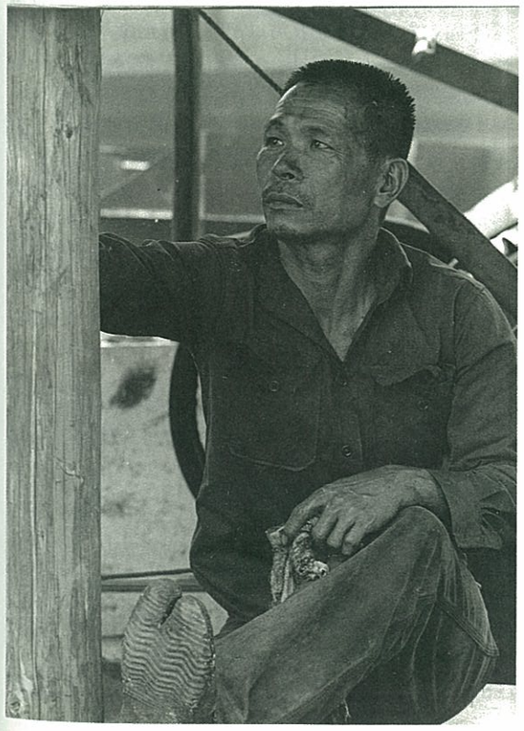
打撈，也不會請人來打掃，所以，只要「海豬」們不偷不搶的話，也就任由他們去了。

這碼頭是拆船業的海上作業區。從船體切割到拖吊上車都是在這兒進行的。而「海豬」的作業卻是最後一項，他們像一羣清道夫一樣從事收尾的工作。

●「生死門」前的掙扎與沈默

一組拖吊工人坐在馬達寮子裡小歇。管理員說，他們正在等候卡車來接運一座從船上卸下來的大螺旋槳。

這組拖吊工，是由一位李姓的工頭帶領的。他和另外一位王姓工人，在拆船業這一行都已經打滾了一、二十年了。李工頭以他多年的經驗，談到拆船業的危



險性。「其實只要把清艙的工作做好，就沒有什麼危險了。船體是死的，我們就它的形體和輕重來切割拖吊，它要倒那一勢，掉那一邊，我們都可以抓得十拿九穩。」

「你是說，只要把清艙工作做好，就不會有爆炸的情況出現，是嗎？」

「也不盡然，」他想了一下，接著說：「其實會產生爆炸的船，大部分都是油輪。油輪的底艙，不管怎樣，都會有油氣。對於有經驗的人來說，他懂得如何先切洞排氣，小心煙火。怕的是一些生手，不明狀況，隨意抽煙，或者在油氣未散之前就引火切割，只要火星一掉落底艙，就很有可能引爆。」

「以前又不是沒爆過！」王姓的工人揶揄似地說，「只不過，這回『加那利』爆得比較嚴重而已。」

問他們這裡有沒有當天在爆炸現場倖存的朋友，有一位中年的精壯工人說：

「你現在看到的我們這些人，全都是在爆炸現場沒被閻王點到名的。」語氣中透露著一種不可思議的宿命。王姓工人接著說：「幹我們這行的，若看不透『生死門』，就不必來混這口飯吃了。」

談到他們的工作收入，另外一個工人說道：「我們的工作是別人包下來的。一隻船包幾天，就幹幾天，一隻船拆完了，還不知道下一隻船在那裡呢？我們是沒有公司的，也沒有日俸，不像他們，」他指向碼頭外的中船宿舍說：「準時上、下班。病了可以請假；老了，有退休金。住的又是公家配給的宿舍……」

對這些不能請假、沒有退休金，又沒有固定收入的拆船工人而言，中船宿舍以十二樓的高姿每天聳立在眼前，這是個什麼樣的況味啊。

「想想看，我們每年爲國庫拼出二百億的稅收，却朝不保夕，隨時都有受傷殘慘死的危險。而他們，報紙上講的，每年不知虧了多少億，却永遠不必擔心沒工作，沒米下鍋……」那精壯漢子說，「這叫什麼？這叫命。」

大夥兒於是沈默了。

「×！車子怎麼還不來！」李工頭望著空虛的路的盡頭，啐罵了起來。他叫一個徐姓工人去追車。這時，剛才被管理員先生驅散的拾鐵婦們，又在碼頭上活動了起來，管理員坐在管理台上莫可奈何地看著她們。

●亂鐵如山「火燒埔」

愈是近午，南台灣的陽光愈是毒猛。大氣中滯著燠熱，即使有風，也是交雜著油汚和鐵銹混成的異味，迎面襲來。整個拆船區直如「火燒埔」一般。

通過馬路就是陸上作業的拆船場了。

拆船碼頭上正在進行拖吊作業的工人。

亂鐵如山，一輛吊車正忙着將卡車卸下的船體移位，好讓瓦斯切割工人細解。此時，吊車的引擎聲，形質不一的鐵體的撞擊聲，焊燒時的噴火聲和著遠方的船螺聲，轟轟入耳，造成一個噪音污染的煉獄。工人們則像是爲冬儲而忙碌的蟻羣，各據一方，在烈日、鋼鐵的熱輻射和漫漫煙塵中默默工作著。

切割工人面敷毛巾，只露出眼睛的部位，戴着太陽眼鏡蹲踞在鋼板上，用氫氧焰槍切割各類型的船體。每個人都默不作聲，寧可讓悶汗爬滿臉頰，也不肯將毛巾拉開搧涼。因爲大家都知道，船體都是上過漆的，當它在高熱切割時，會散發一種帶有鉛毒的氣體。長期吸入體內，對呼吸器官必然產生嚴重的破壞。但是事實，僅靠一條毛巾就足以抵禦鉛毒長年累月的滲透嗎？一位瓦斯切割工說：「沒辦法呀，沒有一個業主肯拿出設備來改善我們的工作條件。反正鉛氣中毒也不是一天兩天就馬上爆發的症狀，忍一忍，一天過一天吧。總不能因爲沒有防護設備就不來工作。家裡等著拿錢回去開銷哩！」

我看見另一組雜工在拆船場的那一頭，把切割完畢的鋼板鐵塊做分類整理。由於這部份的工作無需什麼技術，所以從十五、十六歲到五、六十歲的人，只要胳臂有足夠的力氣，就可以勝任。在現場上，我發現兩個爲這學期的學費，和他的父母一道在這兒工作的男學生。他們的父母說，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後能受高等教育，將來可以坐在辦公室上安穩的班，千萬不要像他們一樣，身無一技之長，只得和家人一大早就從鳳山趕到這裡來，在煙塵滾滾的工地上，憑著赤裸裸的勞力討生活。

我們走出拆船場時，整個呼吸道老覺得有什麼砂粉咔住似地直咳嗽，吐出鐵褐色的痰來。算一算我們在這工地上只待了一兩個鐘頭，想到工人們卻每天十個小時以上在這兒劇烈而沈重地工作，和拆船工業以千萬元計算的利益相比，這是什麼樣的工作條件啊！

●黝黑皮膚上的傷痕

在拆船場外的食療裡，傳來炊事婦下鍋炒菜的聲音。我們側身入內，點了兩客便當。而適才在馬達寮子的工人們也湧了進來。他們看到我們身邊坐著被稱爲海豬的拾鐵婦人，捉狹地對她們說：「哦！今日又是豐收囉，賣了幾千塊錢了？」

「一公斤兩塊六，揀到天亮也沒有幾百塊。」一個滿臉皺紋的歐巴桑不服地說。

「一公斤兩塊六，免抽稅金，揀多少算多少，揀一揀，也都揀了幾幢房了。」工人說：「那像我們，爬上爬下，爬到最後也是空空的一身，我看我們乾脆轉行，也來揀鐵好了。」

其他的拖吊工人都笑了起來。在笑談間，拆船場休工的擊鐵聲也已響起，幾個潛水的男人也湊了過來。叫了一杯五塊錢的米酒喝。

幾個年輕的卡車司機不久也到了。才一下子，這個小小的午休的寮子就擠滿了拆船業中的各種不同的工人。一位晚到的搬運工看見滿屋子的人說：「哦，眞是衆仙會合。」老闆娘遞給他一杯青草茶後，接著說：「你們那是什麼仙啊，要彼此不論輕重，就好了！」她的言下之意，是說大夥都是靠勞力找生活的歹命人。歹命人相聚，就沒什麼好計較的了。

「你不是在住院嗎？怎麼跑出來了？」老闆娘驚奇地問一位穿著汗衫的年輕工人。

「不出來找事做，住院吃什麼？反正這點燙傷，塗塗蔴油也就好了。」他一面說著，一面撕去臂上已然結疤的傷口上的皮，使他那黝黑的皮膚上，露出一塊塊大小不一的粉紅色的嫩皮。他是這回爆炸事件中的輕傷號。

「爲什麼不繼續待在醫院治療呢？」我問道。

「整個醫院擠得滿滿的。我最討厭活人躺在醫院的推床上，讓人推來推去……」他一邊說著一邊繼續撕著那初合的傷口上的死皮。人說爆炸時他也正在另一條船上工作。他肩臂的傷，就是被爆炸的熱風灼傷的。而他傷勢嚴重的同伴都還躺在邱外科治療。

上工的鐵擊聲又噹噹作響，一下子滿寮的工作者又紛紛幹活去了。

●死者與傷者

邱外科的四樓上，擠滿了傷患和他們的家屬。當我們走進病房時，受傷的工人正在討論賠償的問題。

「那天，小港區公所的人來過，說是傷者賠五萬。但是條件是需要住院一個月以上才算數。」一個四十開外的傷患說：「這要怎麼算呢？每個人受傷的程度都不同，有的人現在就可以出院自行治療了，有的恐怕還得住上一、二個月。但不管是不是還在住院，這段療養期間無法工作的損失，又該怎麼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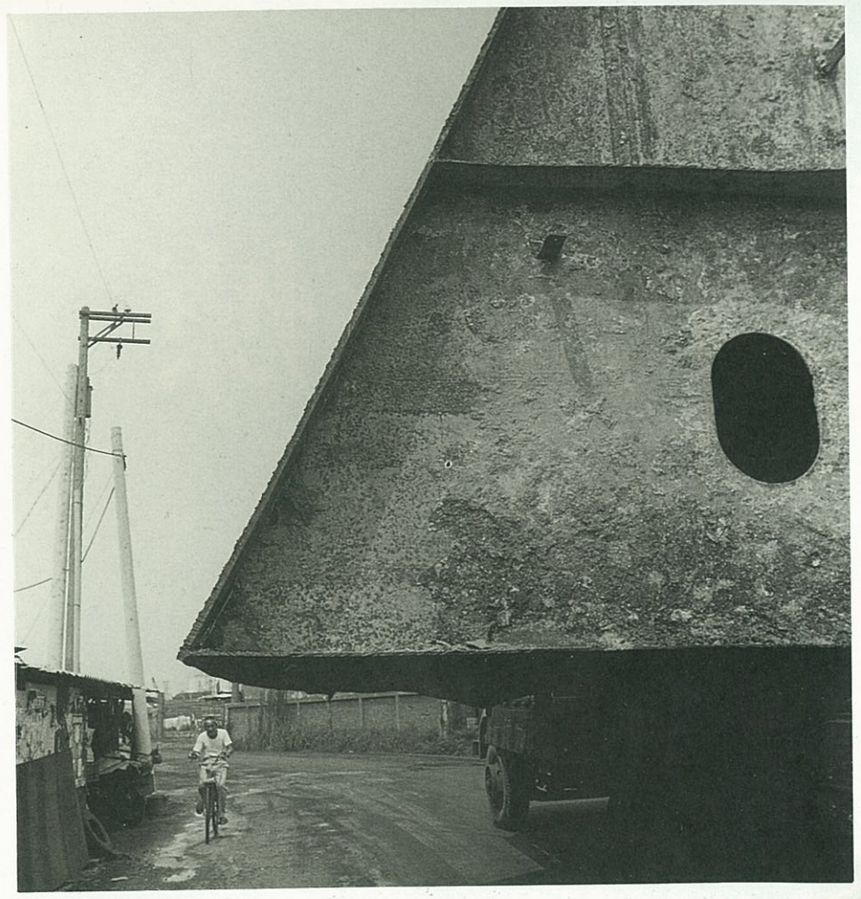
「市政府到現在還沒有派過一個人來看看。我們……」一位三十開外的傷者側身說道。

「報紙上說，他們現在才在開檢討會。等他們會開完時，就不知已經死掉幾個人了。」又有人說。

據他們說，「加那利」輪爆炸的時候，他們都正在

從中鋼宿舍俯看拆船碼頭的全景。

卡車上載著龐大巨碩的船體，歪歪斜斜地正要開進拆船廠。



三百公尺外的船上作業。當時聽見第一個爆炸聲時，大伙轉頭一看，「加那利」輪上的火花熊熊地騰空而起。就在他們本能地背對火光的同時，他們又聽到第二聲震天撼地的爆炸聲。霎時間鋼板橫飛，人的驚叫和慘叫聲四起。他們的背部感到一陣灼痛，人都被一陣强大的熱風吹跌在甲板上。

「可憐哦，說是有的連叫一聲的機會也沒有，就這樣粉身碎骨了。」有一位傷者的家屬拉著小孩的手憂慽地說。

「如果傷好了，以後還要繼續幹這行嗎？」我問。

「不做行嗎？我們在這一行幹，都一、二十年以上了。」一個側臥在床上的老工人說，「老了，又不識字，不好改行！」

「要做，死一個，不做，死全家啦。」另一個吊著點滴的中年工人說，靜靜地望著病房窗外的走廊，「死一人，總贏過死全家……」

「你們該到五樓去看一個老錢，他的腳斷了，是我們這裡最嚴重的傷患之一！」有人向我們提議。

●煙火餘燼下的追問

老工人錢潮是個退伍士官。他坐在靠窗的病床上。他的右臉頰已燒得焦爛，右腿骨斷了，他的手和背部都受到嚴重的灼傷，但眼中猶露出一股强旺的無畏之色。他有三個正在就學的子女，太太則因罹患肝病，在家裡療養。五十四歲的他，一個肩膀獨挑一家五口的生計。

「公司的經理來過。他說，你的腳斷了，沒問題。眞夠意思。」錢潮說。

當我們問他公司所說的「沒問題」，具體上指的是什麼，老錢竟然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老錢只是單純地相信那句：「公司」的人撇下的一句話，「沒問題」，教人擔心。

當我們走出醫院時，心裡想著：這不是什麼劫後餘生吧。台灣拆船場的劫難並不會因「加那利」輪上的煙火散滅而截止的吧。從「清艙証明」的僞造、到有關機構的瞞混，都說明了台灣拆船工業陰暗和貪慾的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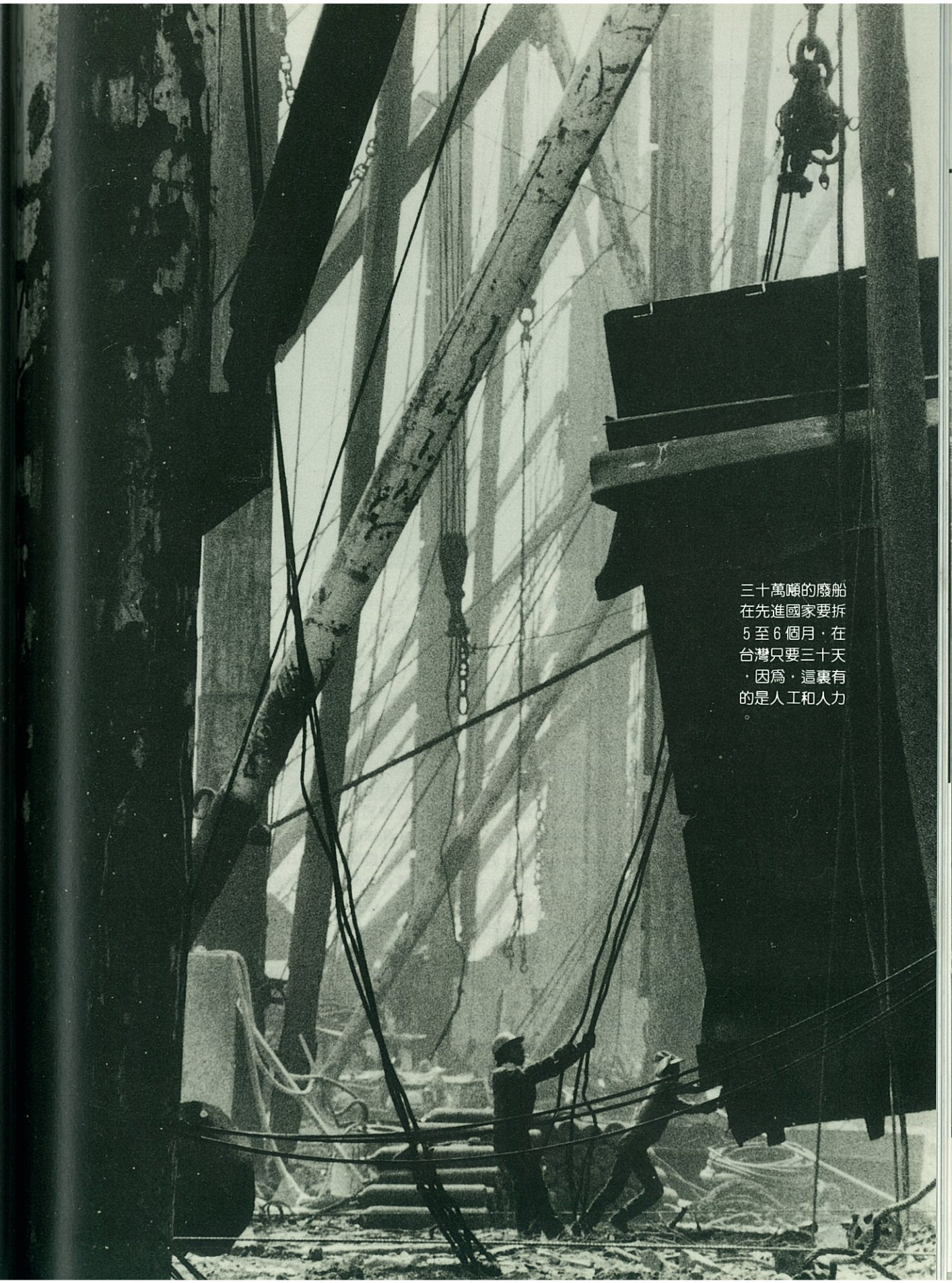
如果不根本掀開這種拆船工業原始的、野蠻的結構，打破拆船資本的非人的邏輯，接踵而來的爆炸悲劇，必無了時。在高成長的台灣經濟中，像這種依靠原始剝削而肥大的工業，早應該接受政府、輿論的監督和糾彈了。♧

血肉捶煉鋼鐵路

拆船滄桑40年

台灣拆船業始於二次世界大戰末期。
1947年，高雄港務局曾經榮獲
全中國各港口「清港業績」的第一名；
而後，在拆船資本非人間性的邏輯上，迅速成長。
除了在基隆、高雄兩港發展外，
更遠征菲律賓，拖回廢棄的艦艇……
一直到1968年，以超額利潤而肥大的
台灣拆船業，終於躍身爲世界第一。

攝影■侯聰慧
撰文■張　遜



三十萬噸的廢船在先進國家要拆5至6個月，在台灣只要三十天，因爲，這裏有的是人工和人力。

工人在烈日下汗流浹背，也無聲無息地死傷。

■拆船滄桑四十年

基本上，拆船業是一個源生於戰爭，成長於戰爭，而又依附着戰爭發財的行業。因爲戰爭，才有沈船、廢船，然後在打撈中發展起來。

台灣拆船業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港口沈船。基隆港是台灣北部的唯一吞吐港，而高雄港除了是南部最大吞吐港外，更是日軍南進中南半島的基地，因此基、高兩港在戰時都遭到了盟軍飛機的大肆轟炸；尤有甚者，戰時日人爲了防止美國艦艇的奇襲，更在港口入口處自行鑿沈了幾條大船，實行「封港」。

戰後，回到中國手中的基、高兩港，無異是兩個死港。根據當時的統計：高雄港內大小沈船達一百七十八艘之多，而基隆港的沈船亦不下百數十艘。

■港口打撈是拆船鼻祖

1946 年 2 月，設在東京的遠東區美軍總司令部（當時由麥克阿瑟上將任總司令），要求高雄港務局必需在當年 7 月前，將港口入口處的沈船打撈完畢，並將水深由 4 公尺濬至 7 公尺，以便及早遣送日僑返國。當時高雄港在工務組組長胡張榮（已離職）的實際督導下，全力展開清港工作，最後如期達成了麥帥的要求。 1947 年下半年，高雄港務局即因清港工作優異，榮獲全中國各港口清港第一名。

在全中國各港口進行清港初期，由於執政當局本身打撈能力有限，乃於 1947 年分別制定「打撈沈船辦法」和「打撈沈船辦法實施細則」，獎勵民間參與清港工作。此後，基、高兩港民間打撈公司紛紛成立，這就是台灣拆船史的濫觴。從事打撈工作的技術工人也在日後成爲拆船業的鼻祖，且各自發展爲拆船公司。

當時爲求經濟效益，撈起的沈船如果修復後還能航行的，就讓他整體浮出，繼續使用。毀損太嚴重的才予以解體。此外，因有利可圖，拆船業者除了在基隆、高雄兩港發展外，並聯合進軍澎湖，將二次大戰期間被盟軍炸沈的日船「御月丸」「淺香丸」等進行解體。台灣附近的沈船拆解殆盡時，業者開始向海外發展。經由上海貿易商與美軍的交涉，再從菲律賓拖回了十多條大型登陸艇，這些都是美軍登陸菲島時受創擱淺在海灘的。

除台灣之外，上海及中國大陸沿海也紛紛展開拆解戰時艦艇的事業。

這些解體船供應了鋼鐵工廠所需的大部分原料，對戰後的台灣重建曾提供了莫大的裨益，也奠下台灣成爲「拆船王國」的第一塊基石。

■基隆曾是拆船大本營

1949 年，國府遷台，同時撤退來台的輪船公司有 29 家，但適於江海航行的僅有 144 艘。其餘輪船便走上拆解一途。

勞工生命、民族生命是否也要與收破爛的夕陽同步？

由大陸沿海，青島、上海、廣州等港口撤退來台的小型船舶，爲數亦在數百艘以上。這些船舶大都屬於兩百噸以下的短途江輪，並不適合大海航行。大陸撤退時，便有許多此類的平底小輪，因禁不起台灣海峽的風浪，而在中途出了事。

這些小型江輪來台後，大都泊在今日淡水河沿岸，因爲台灣沒有內河航線，故這些船舶在「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情況下，全部遭到了解體的命運。

當時拆解江輪的現場集中在關渡一帶，但也有少數是拖到基隆和高雄解體的。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少數由大陸撤退來台的輪船公司，其所擁有的較新型千噸級大輪船，在大陸航線完全斷絕，而國際航運關係又未建立的情況下，也只好紛紛求售解體。

然而，撤台江輪雖有數百艘之多，但噸位都不大，每艘只消五、六天就已解體成片片鋼板，無影無踪了。因此，這段期間並不長，只有一年多。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原本相當老舊，早已具備了拆解資格的船隻，此時因韓戰，海運行情看漲，一時呈現空前好景，遂能暫免拆解的命運。

一九五二年，韓戰的高潮過去了，海運隨之冷却。若干船公司雖然添購了少數新船，但大部份的船隻仍十分老舊，無法在國際航線上與他國船舶競爭。當時因虧損過多而倒閉的輪船公司就有十家之多，其他勉力維持者，只有舉債過日或變賣舊船以供解體。

此外，在這段時期，海軍也出售了不少的登陸艇、炮艇及小型驅逐艦，這些軍用船隻大都是接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人所遺留的，很多已經到了不堪使用的地步，因此只好付諸解體一途。

■ 1968 年躍居世界第一

1960 年以前，台灣的拆船業可以說是一直在本地摸索，除了當時外匯短缺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拆船業者缺乏國際貿易的知識。

但很快的僵局打開了。 1961 年，祥泰鋼鐵（已歇業）和台灣鋼鐵（已歇業）以自備外匯的方式，經由香港貿易商，進口了兩艘美製 T 二型油輪（總噸位各約一萬噸），從此開了台灣進口外國舊船以供解體的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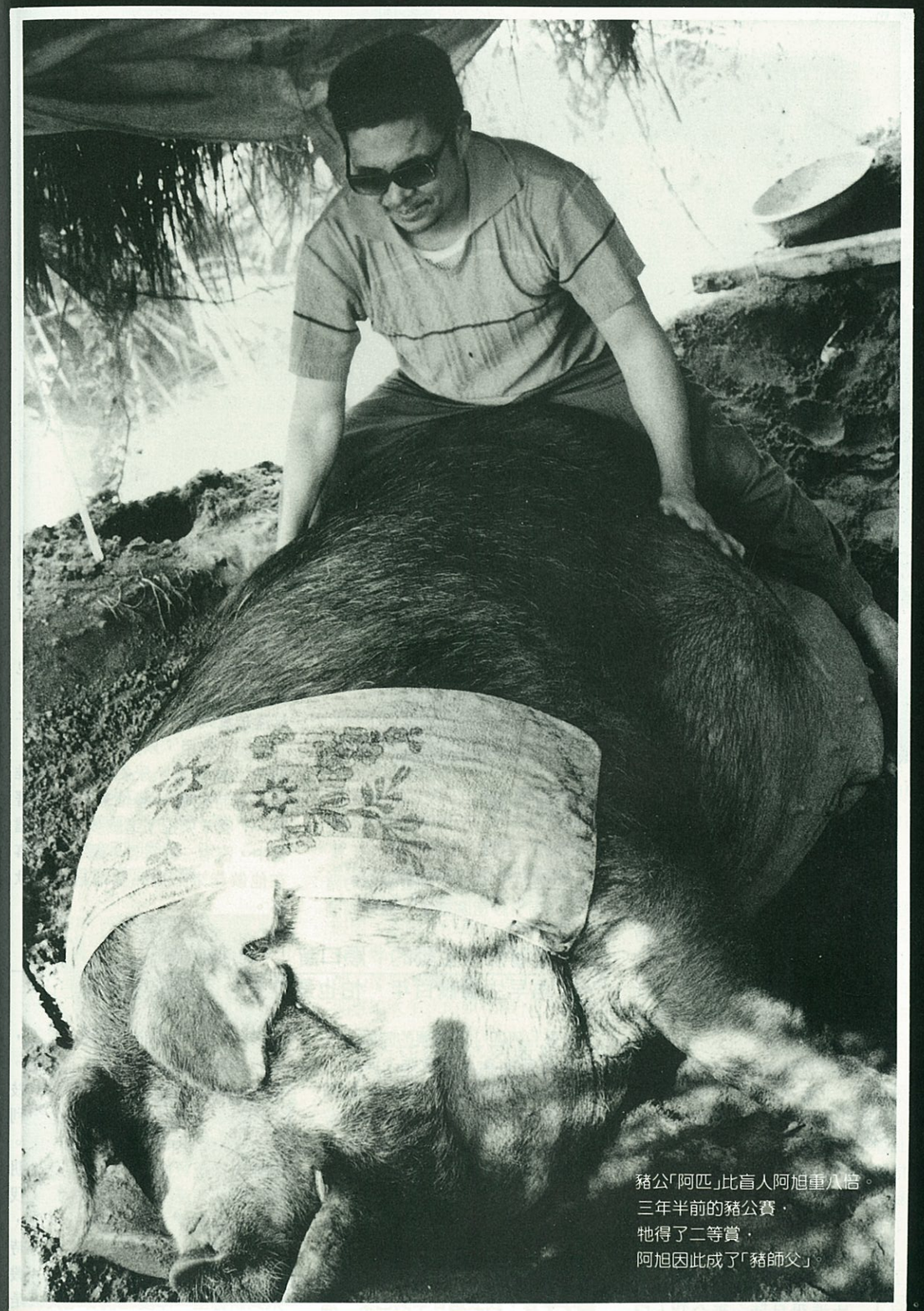
1965 年國際貿易局制訂「獎勵舊船進口加工輔導辦法」，給解體業者很大的鼓勵； 1973 年當局又將進口解體舊船列入「特案融資」項目，因此世界各國的舊船就源源不絕地開來台灣解體。 1968 年起，我們的拆船業已經躍身爲世界第一了，一直到今天，成爲享譽世界的「拆船王國」。

由於進口舊船有利可圖，許多人風起雲湧，一一投入拆船業；自拆船業中獲得的鉅利又轉化成爲向政壇進軍的資本。於是，在結合政治勢力與金錢實力之後，拆船業扶搖直上，對此間政治走向也曾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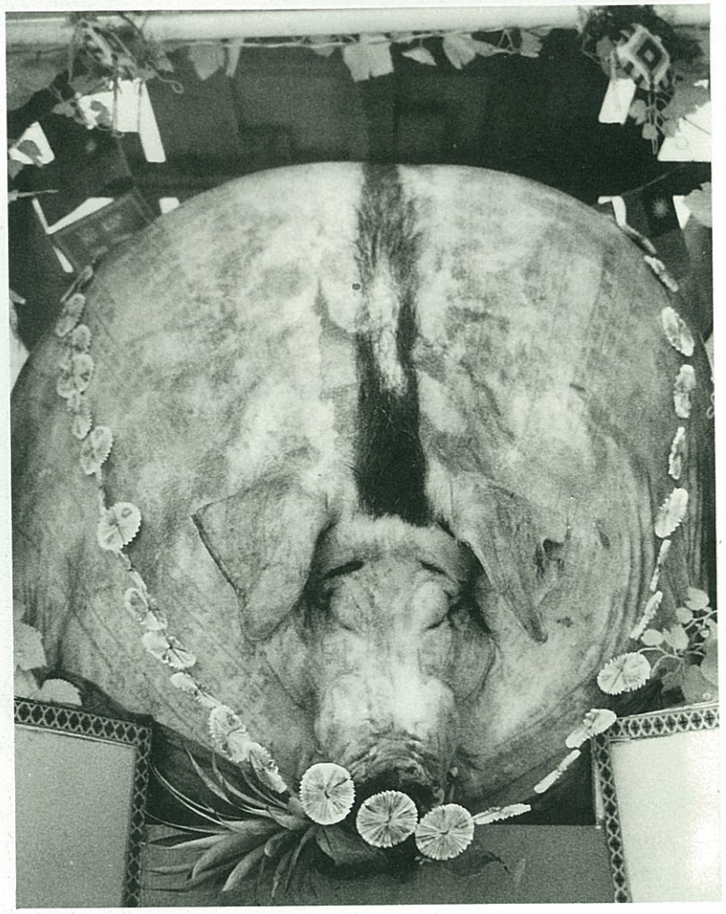
「豬師父」阿旭

那一年，阿旭在海灘上
撿回一顆漂亮的槍榴彈。
轟隆一聲，
他失去了雙眼，手脚殘廢。
他恫哭，他絶望，
但將生的，頭胎的嬰兒
燃起阿旭重新出發的力量。
他爲嬰兒取名「再發」。
他搞砂石生意，他養魚。
他成了專門養千斤豬公的「豬師父」。
他聰明、詼諧，
他有語音協韻的天賦，
是即興對口褒歌的好手……

攝影／撰文■廖嘉展



豬公「阿匹」比盲人阿旭重八倍。
三年半前的豬公賽，
牠得了二等賞，
阿旭因此成了「豬師父」。



正在裝扮中的「阿匹」，
牠那八字型的眉毛，
看起來比生前「老」了許多。

1 爲了照顧豬公，阿旭決心和太太分居，住進豬舍裡去

三年前的一個初夏，我在林口下福村認識阿旭。那時他正養一條大豬公，準備參加當地九年一次的「豬公大賽」。「盲人阿旭養豬」的消息上了地方版聞，引起我的好奇。我於是兩度造訪。那時，我還是個大三的學生。

下福村位於林口海邊，南鄰桃園蘆竹鄉，北接八里。第一次見到阿旭，我才知道他不但是個盲人，而且還手腳殘廢，因此，使得他那魁梧的身材，看起來倍感吃重。這時豬公賽已經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了。

爲了照顧豬公「阿匹」，他拿定了主意，決心和太太暫時「分居」，住進豬舍裡，整天和「阿匹」生活在一塊兒。舖著細沙的豬舍，四周有紗窗圍繞著。靠外側擺著一張由三塊木板拼成的牀，牀上有個枕頭。

「阿匹」的千斤之軀早已重得無法站立，吃、喝、拉、撒完全躺在地上。阿旭必須像照顧植物人般，從頭到腳護著「阿匹」，偶而還要替牠翻身。瞎了眼的阿旭，用他特別敏銳的感覺，一會兒餵食、一會兒處理糞便……忙得團團轉，可也忙得有板有眼。

豬公「阿匹」有一支專屬的電扇不停地吹著。爲了不使肥碩怕熱的「阿匹」中暑，阿旭還在牠頭上蓋著濕毛巾。阿匹渴了，還得用裝有軟塑膠管的水壺餵水。

豬吃的多，拉的也多。這一點也難不倒阿旭，只要「阿匹」一拉，無論是糞或尿，阿旭那敏感的鼻子立刻起了作用，只見他摸著摸著，把地上和著糞、尿的細沙往糞堆丟，有時他會一邊忙著一邊笑著說，「嘿！又拉了這麼多！」戲謔當中，沒有一點怨言。這一切的事在他做起來，是那麼地自然、歡喜。

2 聽著那麼生動的「順口溜」，如果阿旭再早生個幾百年，怕也是傑出的民間遊吟詩人吧！

如果「阿匹」不高興的時候，阿旭會爬到牠身上撒撒嬌，興致一來，還會睜著瞎掉的雙眼，以他那著名的順口溜吹牛皮給牠聽，解解悶。有一回，我見他翹著腳，雙手抱著當琴的枴杖，非常賣力地唱著：

「你不要看我看不起，我是世界上重量級。阿里被我打倒躺在地上爬不起。我的名字出風頭，超過美國季辛吉。我去過日本到巴黎，還有到過義大利。我坐專機到埃及，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歡迎我下飛機。約旦總統胡笙跟我握手笑嘻嘻。敍立亞總統阿塞德看到我就起立，利比亞總統格達費看到我就跪下去。黎巴嫩總統賈梅耶，他要跟我做朋友，問我願意不願意，我說這個我要多多再考慮。伊朗領袖柯梅尼，他打電話請我去看戲，我說沒有時間去，謝謝他好意。我又坐了專機飛到新德里。印度總統甘地夫人是我的女朋友，跟我可不是平凡的關係……」

就這樣，他把全世界著名政治的領袖和名人全即興式地編到他的押著韻脚的順口溜裡頭，一會兒說「以色列總理比金我女婿，美國總統雷根我表弟」，說「菲律賓總統馬可仕不聽話，吊兒郎當很調皮」，叫人發噱、驚愕。問他怎麼對這些國際時事人物這麼熟悉，盲人阿旭笑開了整張臉。他說他因爲眼瞎，不但留心聽收音機的廣播，也「聽」電視上的新聞節目。逢著他心情好，編這樣一首拿各國政要開玩笑吹牛皮的順口溜，只要個把鐘頭。有趣的是，當前我們大衆傳播上對時事的政治好惡，也生動地表現在他的「作品」裡。比如說，他會唱：「我要偷偷告訴你，古巴總統卡斯楚在我家擦玻璃；蘇俄頭目在我家掃地……」我聽著他那宏量、略見沙啞的聲音，在豬欄裡開懷地唱頌：「……聯合國開大會請我當主席，跟你說實在，我不是吹牛皮！」不禁爲他鼓掌了，心裡想著，阿旭對語音協韻，確有一份天生的敏感，更有一份民俗性的幽默感。如果阿旭再早生個幾百年，怕也是傑出的民間遊吟詩人吧……

「碩大無朋」、「鶴立豕群」……
等匾額和獎狀，
這些都是「豬師父」
阿旭的成就。

阿旭點燃了香，
突然跪在「阿匹」的面前
口中唸唸有詞……，那一刻，
我才更體會到阿旭和
豬公「阿匹」深刻的感情。

3 方寸之間，可是大有天地哪——從豬的飲食到替豬治病，阿旭有各種絕招

在往前的鄉下，每戶人家養幾條豬，是很平常的事。阿旭從小自然就學會養豬。至於他養豬方法和絕招，我曾耐著性子再三地「請教」，終於在他幾次興致頂好的時候，斷斷續續地透露了出來，原來，方寸之間，大有天地，從豬的飲食到替豬治病，阿旭可眞有一套。

「豬抓來後，用麵粉、鷄蛋、黑糖，再加些蘇打粉，一起給牠吃，這樣才會低肚、薄皮，長得大。而後吃的是各種綜合食品，包括：甘藷葉、豆餅、麥片、歐羅肥、蚵、

泥鰍、牛奶、康貝特P、草藥……等十幾種。」

據阿旭說，這樣養下來，快的話，豬公一天可以增重五斤。但是這種拼命長大的豬公，容易生病。尤其在夏天。豬公養到後來，有了靈性會聽他的話。只要阿旭摸摸牠的性器，說：「來，拉尿！」尿自然會排出來。要是尿少、又熱，那麼準是肝腎有問題。如果耳後根發燒、鼻頭乾燥，那就是感冒了。如果豬公打噴嚏、咳嗽，就知道得了肺炎；阿旭說，嚴重的話連打針都無法治好，這時，摘茄芝心加黑糖、蜂蜜搗汁讓牠喝下去，一定見效。

假使便祕，拉出一粒粒的硬大便，阿旭就和女兒合作，把水管插入牠的肛門，灌上十幾斤水進去，不一會兒的功夫，就能解決問題。相反地，若是腸炎，豬公不停地拉肚子，只要把芭樂心加黑糖、鹽搗汁喝下，也是百發百中。問他這些偏方怎麼來的，阿旭說是桃園有位「先生媽」用在人身上的。「既然人有效，那麼給豬吃也會好才對，想不到還眞靈，一湯匙見效。」阿旭笑著說。他還是個「豬先生」（專醫豬病的先生）呢！

4 阿旭養豬公，養出了名兒，每天總有幾十輛車次的人來參觀，眞是豬舍客常滿啊！

「阿匹」從小就患肺病和心臟病，時常會氣喘，再加上那超過牠能負荷的體重，實在是阿旭用了無數苦心硬把牠養活過來的，換是普通人養，「阿匹」早就沒命了。

由於阿旭養理「阿匹」的成績，不斷地超過其他的豬公，所以每天晚上，阿旭家裏總有四、五十人來談論著豬公，有時候甚至連馬路上都擠滿了人。大家對於如何養豬公，爭論到激烈處，喧嘩之聲，常常叫人誤以爲是爭吵呢！整晚下來，兩大壺的水往往不夠招待這些「論客」。自從盲人阿旭養豬公的消息見報之後，每天總有十幾輛車次的人來看，豬舍常常客滿，後來乾脆把豬公抬到自己的家門口開放參觀。起來秤重。過磅後，「阿匹」以1243台斤，奪得「二等賞」。盲人阿旭一年多的辛苦終於沒有白費。

可是，還沒來得及高興，「阿匹」由於天氣悶熱，受不了過磅時的一番折磨，再加上圍觀的人們蒸騰的熱氣，雖然大電扇不停地吹著，豬公阿匹的心臟還是支撐不住那龐大身軀的壓力，忽而發了病，終至奄奄一息。阿旭請來同村的屠戶，一刀刺進牠的咽喉，只見鮮血汩出，「阿匹」沒有哼一聲就走了。這是過磅後的五個小時，距離拜拜還有五天。

「練下去！」
阿旭餵豬公吃飯，總是這樣叨唸著，要牠如同習武般——
練下去！

爲了避免蚊子的騷擾，豬舍的四周圍起紗窗，「這樣豬公才能睡得飽！」阿旭說。

5 豬公「阿匹」在衆人護送下到了展覽場地，掛上金牌和寫著「不亞八戒」、「衆豕仰望」等八面匾額，才算打扮完成

「那時心內是無限的艱苦，很多人專程來看都看不到，一提起來我就傷心。每次到豬舍，心就酸，實在捨不得……。天天在一起，會聽話，又漂亮又可愛，甚至餐餐替牠捧大便、拉尿，有了感情了……」阿旭斷斷續續訴說著。然而，由於「阿匹」是經公證過磅後才死的，牠終於還是獲得了參加九年一次的大拜拜的資格。對於阿旭，這是個很大的安慰。

農曆三月二十七日是觀音佛祖的生日，也是下福村衆豬公的祭日。那一天，「阿匹」從冷凍庫被請了出來，口銜鳳梨、下巴吊著一隻鮮活鯉魚，胸前掛著一串用鈔票折成的「項鍊」，全身蓋滿紅布的稅章，只留下背脊到頭頂的一長撮豬鬃，而牠八字形的眉毛，叫牠看起來比生前「老」了許多，像是現出了眞面目。

我還生動地記得，那一天裡，阿旭忙進忙出，不停地叮嚀家人準備要拜拜的東西。這時卡車上的哨吶、鑼鼓已響起，被裝金戴紅的「阿匹」在衆人的護送下，不久便到了展覽場地。搭起來之後，掛上金牌和寫著「二等賞」、「不亞八戒」、「碩大無朋」、「羣豕仰望」……等八面匾額，「阿匹」終算打扮完成。

阿旭擺好了香案、祭品，點燃了香，突然跪在「阿匹」前面，口中唸唸有詞……。記得我當時受到了深深的感動。一股溫暖流遍了我的全身。我這才理解到，民俗中人和天、人和牲禮、人和動物的關係有這樣的豐富和深厚。而也許特別因爲阿旭是個瞎子，使得這人和畜、人和天的連帶，發出這麼動人而溫暖的光芒吧。

參觀的人潮一波又一波，阿旭受到萬人的讚賞，他終於嚐到「風神」的味道，樂得合不攏嘴。阿旭回想起抓豬胚當時的情景來了——。

6 兩年間，先後從他手中賣出的豬公，分別在各地得了一等和二等賞，從此阿旭聲名大噪，幹起這獨門生意來

「『阿匹』還是個豬胚的時候，有六十幾個人去看過，都沒人要。賣豬仔的人已經把牠當肉豬賣掉。」阿旭說，「這時，心裡想，我家窮，

趁著豬公低頭吃飯時，阿旭順便幫豬公作身體檢查。他摸著背脊，聞聞看，說：「如果有臭油狗味，就表示豬公正在快速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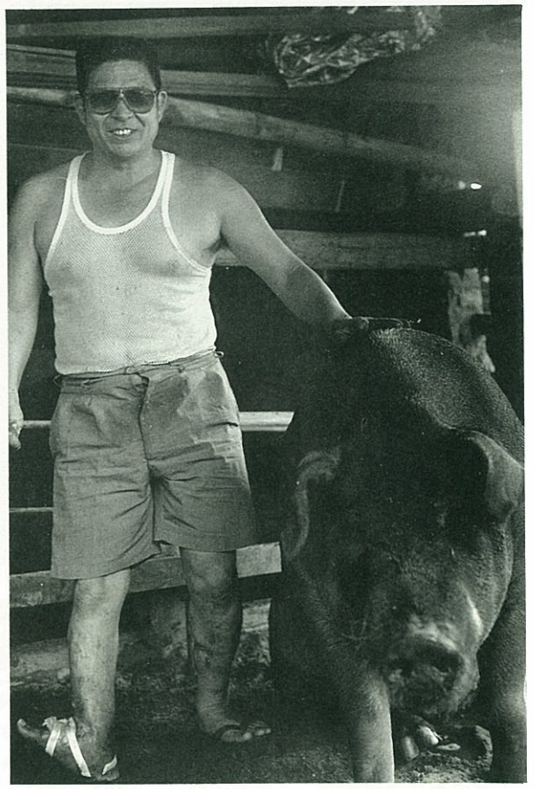
沒本錢，這隻便宜，四百多斤才一萬四千元……」

然後他去林口竹林山觀音寺，向觀音佛祖請示。「我對佛祖講呀，觀音佛祖在上，弟子在下。弟子因爲家貧，無法度抓大豬比賽，但心裏對這醜豬胚仔是非常喜歡。這隻便宜嘛。你就保祐牠長得大。弟子愛『風神』，比賽能入五等內最好。請你不要讓我失望。」阿旭說。擲了杯筊，觀音佛祖准許了。

「剛抓回來時，阿匹身長不到三尺長，脚又是跛的，讓我遭受了不少的譏笑。但我總養了五個多月，阿匹就肥得爬不起來了。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阿旭說，「無路用的豬，意然能拼到一千多斤，像是天上掉下來的。這以後大家才圍上來向我請教養豬公的祕訣，哈！」

那回殺豬公大拜拜結束以後，接著我就忙畢業和兵役，三年半沒跟阿旭連繫了。有一天，在盛夏的午後，我離開沈悒的台北，到下福村找阿旭。車子在他家門口停下，喊了幾聲，却沒人答話。鄰人說，阿旭正在養豬公。「還養啊！」我心裡驚奇，走到阿旭的豬圈兒去。

盲人阿旭一聽到我的說話聲就認出來是我。我們在豬圈邊聊起來。阿旭說自從他養豬公得了大獎，有人幫他出點子，要求他專養豬公來賣。兩年間先後從他手中賣出的兩頭，在桃園、龜山分別得到一等和二等賞。阿旭聲名大噪，幹起這獨門生意。從此，村人給阿旭一個親切、信賴的諢名。「豬師父」之名，不脛而走。



好不容易豬公才坐穩定，却露出滿臉不高興的表情，不時地發出吼聲……

「阿旭，你要不瞎，一定能搞出個局面，掙大錢……」我感慨地說。

「嘿！」阿旭咧著大嘴，瞎了的雙眼睜睜地看著灰色的天空說：「命啊，別跟你的命討價還價。」

7 「轟」的一聲巨響，房子塌了一半，阿旭的右腳掌掛在他自己背上，眼前一片漆黑……

我想起了阿旭告訴我的，20年前海灘上的一顆未爆的槍榴彈。

20年前的林口海邊，漁產很豐富。每天傍晚，只要到海邊牽一次罟，就有整晚上挑不完的肥魚。

那年，阿旭24歲。有一天，他帶著老婆、朋友到海邊牽罟，照樣是個豐收。阿旭的老婆正要把滿簍魚挑回家，在退潮的海灘上，發現了一顆沒爆的槍榴彈。阿旭的朋友順手把榴彈　起來，放在魚籃裡，同魚一道挑回來。阿旭洗過澡，抱起那漂亮的槍榴彈開始敲敲打打。「我想敲下彈頭做個漂亮的灯座。」阿旭在回憶中說。他太太看著他敲了老半天也敲不下來，就勸他扔了不要了。「我也想放棄了。可就在這會兒，我看見門外的一顆大石頭。鬼使神差吧，我居然拿槍榴彈就著大石頭敲下去。」阿旭說，嘲諷似地搖頭。

「轟」的一聲巨響，石頭粉碎了，房子塌了一半，隔著兩道土牆外的七隻八台斤重的鵝震死了。阿旭的右腳掌掛在他自己的背上，手掌上的指頭幾乎斷光，眼前一片漆黑，滿臉滿身全是血啊。這是他婚後的八個月又五天，太太已有一個月的身孕。

在台大醫院經過六個多小時的急救和開刀，阿旭幸運地留下一條命，但阿旭從此永久失去了兩眼；右手剩下兩隻指頭，右脚掌被炸得面目全非，只勉强保留大拇指，從膝蓋以下腫得和大腿一樣粗。

經過兩個多月的治療，阿旭花盡了家中財產，只好提前退院。回到家裡，不知是觸景傷情，還是憋了兩個多月的痛苦無法消受，或是對自己將來的失望，他崩潰了。阿旭說他整整哭了七個月。

8 「我永遠記得脚跟着地的刹那，痛由脚底直鑽心頭啊——」

這時候，阿旭的大兒子挑時挑日似地來到人間。孩子的出世，給阿旭帶來了突然的，不可思議的醒悟。他想著，畢竟他是一家之主啊！爲了鼓勵自己，也希望這個被惡運打垮的家庭，能再一次出發。因此，阿旭幫兒子取名爲「再發」。

「要重新出發，就不能這樣在病牀上躺下去。」阿旭說。他試著去克服滿腦的昏眩，開始學習走路。「我永遠記得脚跟著地的刹那，痛由脚底直鑽心頭啊——」他說，起「先坐在牀上練習脚跟著地的動作，一點、一點的…，忍著痛，不斷地練習，最後也終於站起來了。」阿旭右脚掌整個變了形，只能以脚跟著地。他的傷口還是流著血水，脚和腿依然紅通通地。可就這樣，他走出了受傷後的第一步。

兩眼全瞎的阿旭，開始在完全黑暗的世界裡生活。憑著他過人的記憶，他很快就認清了周圍的環境，可是開始摸索著走路時，跌倒或是掉到水溝是常事。阿旭家門口的路邊經常停著一輛大卡車，由於車身高，拐杖掃不到障礙物，「常常就狠狠地撞上那部大卡車，撞破了好幾副墨鏡，鼻青臉腫啊！」阿旭回想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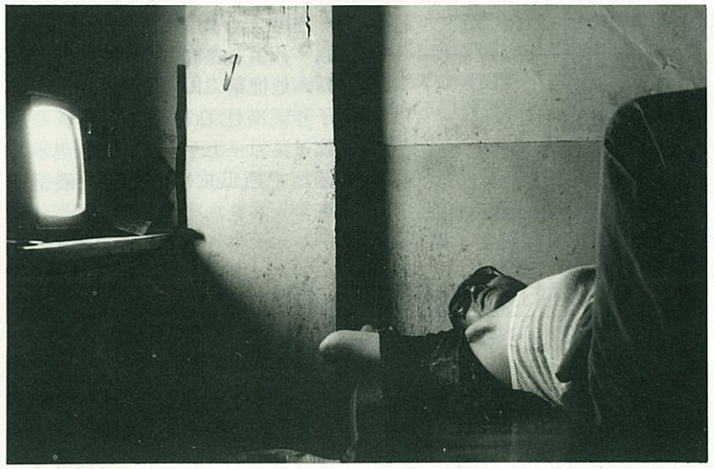
慢慢地，他終於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感覺。後來，即使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由障礙物的設定、不同的路面、風向的岐異，進而到對整個環境的感覺，阿旭可以準確判定自己的方向。他說，這種「感覺」，不是瞎了眼的人，實在是很難體會。

右手剩下的兩根指頭，因長期被石膏固定，捲縮了起來，再也伸不直了。這曲節的兩根指頭，已經無法使力，只能當「肉鈎子」用。左手指頭雖然沒有一隻完好的，但關節還會動彈；還能勉强抓東西。經過長時間的體操和練習，阿旭的「肉鈎子」竟也能熟練地鈎取水瓢，甚至還會數鈔票。有一會，我看到他把菜刀頂在胸前，用「肉鈎子」，夾住刀背，左手拿著西瓜皮，菜刀一上一下，也能很老練準確地把西瓜皮切成小塊，餵給豬吃。

9 他突然猛打了好幾個噴嚏，竟吐出了藏在心坎十幾年的，指甲大小的炸彈碎片來！

重傷以後，阿旭的身體未曾有一天舒服過。他三天兩頭就感冒，呼出來的氣，三尺內都可聞到一股臭味。有時，睡夢中會被胸中的刺痛驚醒過來，呼吸時胸腔像刀割般痛楚。工作中偶而會一口氣吸不上

大夥兒好不容易把豬公趕進欄子去，才算辦妥了阿旭賣豬公這件大事！



阿旭習慣一個人躺在床上
「聽電視新聞」，
他不會輕易放棄這項知識的來源。

來，臉色發白，嘴唇發黑。這時他就得趕忙休息一下，才會慢慢「還魂」。這種情況拖了十幾年。阿旭說，有一天他洗完澡，突然猛打了好幾個噴嚏。頓時間，覺得鼻子上方有東西哽住，疼痛異常，他像吐痰般用力吸、用力咳，終於和著一堆污血和腫水，阿旭吐出了藏在他心坎十幾年，宛如小指甲那麼大小的炸彈碎片來！

「我本來以爲是得了癌症，準備放著等死。」阿旭說「那時連吃飯都成問題，那有錢醫病啊！若是好命人早就死了。就是我這個歹命人才能活下來。」他那爛了一個窟窿的肺葉，後來竟不藥而癒。「天公疼憨人啊！」阿旭感慨地說。

兒子「再發」出生後，又學會走路，阿旭開始賺錢，幫助家計。那時候，阿旭家附近的林口發電廠正在施工。他想自己孔武有力，做沙石生意或許還有利可圖。阿旭於是東拼西湊，借了一點錢，買下一輛「鐵牛車」，雇了一位司機，自己和太太當捆工，就這樣幹起沙石的營生。

每天一大早，司機載著阿旭夫婦出去。從此，在下福村的附近河牀上，人們天天看見有一位婦人背著孩子，和他失明手脚殘廢的丈夫，在烈日下不要命的工作著。

阿旭力氣大，雖然又瞎又殘，鏟沙石對他來說竟也是輕而易舉。他右手托住圓鍬，左手握著把柄，一下接一下，不但動作快，而且還能滿滿地、準確地拋入車中，阿旭得意地說，「連明眼的人都不易做到哩！」

「阿旭，你眞會幹！」我說，「要沒受過重傷，你一個人做，頂得三、五個人！」

「不是說過了嗎，命。」阿旭說，「從小就靠這雙胳臂吃的飯……」

10 幹了七年的「鐵牛工」生涯以後，阿旭又開始在公墓旁養起魚來

他回憶著十四、五歲時和家人一起開山砍樹，然後把砍下來的相思樹材扛下山來燒成木炭。年輕的阿旭，好勝心就强，扛少了怕被人取笑，老是硬撐著和大人扛一樣多。這樣辛苦的工作，鍛鍊出健壯的身體。「那會兒，我一天吃五餐，一次吃五大碗，可不是蓋的。」他說。當兵以前，有一次吃了熊心豹膽，阿旭和林口一位議員幹架，雙手一抬，竟然把人家的車子翻得四輪朝天。有一回別人和他打賭三包長壽煙，要他抬起一顆三個大漢都無法抬起的石頭。只見他馬步一蹲，雙手往石頭一夾，那在地上釘了根似的石頭，就那麼慢慢的離了地，然後高舉過肩。旁觀的人看得鴉雀無聲，目瞪口呆。

「那時候，一石米兩百二十元左右，而一車的石頭可賣兩百元。溪裏有的是石頭，不要一分本錢。如果早點整車的話，我早就賺到『一傢俬』的財產了。」阿旭說。

隨著林口發電廠的完工，載沙石的生意漸趨冷淡，阿旭於是結束了這近七年的「鐵牛工」生涯。

接下來，阿旭在緊臨公墓旁的地方開始養魚。這時兒子再發已經讀國小二年級了。阿旭用稻草搭成了一個僅能二人容身的草寮，和兒子蹲在草寮裡，照顧自己的魚池。

給魚吃的牛糞、豬屎，都是阿旭的兒子再發四處撿回來的。一個小孩，騎著小三輪車，後面裝個臉盆，沿路找牛糞，或是在人家的豬舍舀豬屎。「這就是阿發的工作。」阿旭說，「才小學二年級。苦瓜的藤嘛，結的也是小苦瓜。」

11 颱風把整個草寮都掀走了，小阿發也被吹落到十幾公尺外的斜坡上，拚命叫喊：阿爸，死了，死了……

父子二人經常同騎一部脚踏車到魚池。路是舊識，車子也是阿旭尚未失明以前就會騎。由於車身低，雙脚一伸就可著地，阿旭騎起來一點也不駭怕。左手握住手把，右手往把手上靠，只要有人指示方向，脚一蹬，就能上路。小阿發坐在車架上，「左邊」、「右邊」，發號

聽阿旭「相褒」的人潮一波又一波，
頓時他成爲公園裏的焦點。

施令，靠著這樣的交通指揮，他們爺兒倆竟能騎二十分鐘的路程到達魚池。這景象常吸引附近的熟人竚足旁觀，「盲人騎車呀！」在交頭接耳的人羣中，無不流露出一絲由衷的讚嘆和驚奇。

那一段池邊的日子裡，入夜後，一片漆黑，鄰近的墓地中傳來貓頭鷹哀淒的叫聲。加上阿旭喜歡裝著鬼聲開玩笑，常常把兒子阿發嚇得心神不寧。每晚，阿旭得涉入水深及腰的池邊，用脚觸探是否有人下網偷魚。阿發一個人不敢待在草寮，寧願濕著身子緊挨著爸爸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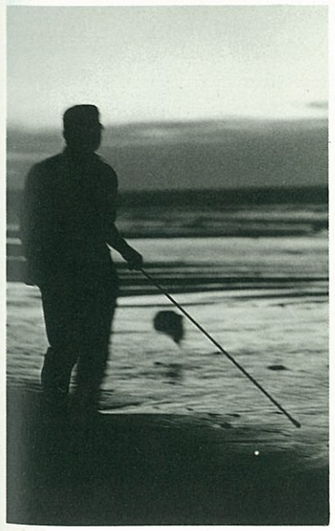
阿旭說，有一回，一個颶颱風的夜裏，整個草寮都被暴風掀走。穿著雨衣，戴著斗笠的阿發，也被狂風吹落在十幾公尺外的斜坡上。阿發拚命叫喊，「阿爸，死了，阿爸，死了！你在那裏！」阿旭循著叫聲，瘋狂地爬著、摸著、喊著，終於找到阿發，父子兩人緊緊抱著，「就這樣被風雨吹打了一夜。」阿旭說，瞎掉的眼裡，掛著怎也不肯滑落的兩滴淚水。

由於魚吃得凶，「一斤豆餅十餘元，」阿旭說，「四斤豆餅也長不了一斤魚。說養魚會賺錢，騙人的！」在年年虧損下，阿旭結束了這段「養魚」的生活。

之後，阿旭生命中的一頁開始了——他成了「豬師父」。

如今，阿旭的豬圈裡有六隻豬公。不管颶風下雨，他都準時挑著飼料，到距家有百來公尺遠的豬舍去餵。豬公們邊吃，他邊幫牠們沖涼，順便爲一隻隻豬搞「體檢」：抱抱豬身，量量有沒長肥；把鼻子湊到豬背脊上，聞一聞有沒有「臭油狗味」，有的話，據說就表示豬正在快速的成長；拉拉豬尾巴，讓豬身長長，這才有「豬格」。阿旭說：「吃得快，吃飽就去睡覺的豬，長得快。那種慢慢吃的，反而吃得少，就是挑食的傢伙，長得慢。」有時他也要舔一下豬食的味道，因爲阿旭主張有點發酸的飼料，豬最喜歡吃。大豬吃不完的，阿旭一點也不浪費，舀過去給中豬吃。

這個昔日捕魚的海邊，
正是改變阿旭半輩子命運的地方。



12 阿旭賣豬公的日子，終於到了。買主點燃了一束香，面向林口，呼請觀音媽來幫忙……

餵過豬，接下來的工作是洗豬舍。我看著瞎了眼的阿旭提一桶桶的水，跨過高及大腿的門檻，然後用那隻完好的左脚當掃把，前沖、後沖，豬舍乾淨的程度，絕不亞於一個明眼人的活兒。而他那隻孔武有力的右手，雖然只剩兩隻變形的指頭，可是用手肘提起幾十斤的水，一點也不含糊。我曾試過，舀足了水，然後提高至胸前，要提出水缸的刹那，我的手就發抖了。而阿旭餵一餐下來，總得用他那殘缺的手提十幾桶，臉不紅，氣不喘。他那只剩一根拇指的右脚掌，前不久被水桶割傷過，已經爛了一個洞，不時地沾著豬糞，讓蒼蠅飛過來吸著傷口上的血水。阿旭說，這傷口的肉已沒有了知覺，每天沾水更不易癒合。阿旭每回餵過了豬，洗完澡，便在房裏用碘酒擦拭那傷口。「治這傷口，我就不知道有什麼絕招了。」阿旭張著瞎了的雙眼笑著說。

我終於也盼到了阿旭賣豬公的日子了。

農歷6月8日，那夜，阿旭睡到凌晨1點多就醒過來，到豬舍趕豬公起來小便，再回到房裏吃個西瓜充飢，吃完西瓜，恨不得天亮，頻頻問我時間。三點鐘一過，他再也沒耐心坐著等待了，一直徘徊在門前馬路上，像一隻焦慮的熊。夜是那麼靜，可是阿旭的心是那麼激烈地跳動著。因爲阿旭知道，抓豬公一定要趁著沁涼的夜裏，那麼碩大的豬公是怎麼也不能熬過白天搬運的折騰。三年前「阿匹」過磅後死亡的記憶，想必還在他的心裡作痛吧。到五點鐘，買主一夥人6個人才終於出現，比預定的時間晚兩小時，而天已微明。

阿旭忙著拔掉門板，坐在短牆上，等著大家來趕豬。這時外面的豬欄子已經擺好，只要把豬公趕出豬舍，再走十幾公尺，這筆交易就算完成了。豬公似乎也警覺起來，開始發出不安的吼聲。儘管4、5個大漢在裏面又推又拖又拉，牠豬頭總是不朝外，一直在兩個豬舍中打轉。牠的新主人突然靈機一動，點燃了一束香，面向林口，呼請觀音媽來幫忙，拜完，低聲在豬公的耳旁說，「乖乖，來阮家玩兒吧！」我看著他輕拍豬公的耳朵，又拔了幾根牧草，企圖引誘牠出去，可是豬公還是不往外走。最後衆人拿起兩大塊木板，用了「圍堵政策」，總算才把牠逼出豬圈子。順著小路，眼看牠快要步入豬欄內，就在欄口上牠又回頭了，幾個漢子又折騰老半天，再動用木板，才把豬公趕進欄子去。大家這才鬆了一口氣，阿旭也終於露出了笑容，一筆4萬元的交易完成。盲人阿旭以嫁女兒般的心情，給了豬公的新主人一個紅包，希望能在比賽中討個吉利。這買主陳俊秀說，有一天晚上，他夢見一條豬公掛滿了金牌，又逢著今年9月新莊有豬公賽，經過朋友的介紹，才找上阿旭買豬公。他說如果比賽下來在五等之內，一定請阿旭去唱豬公歌。我望著遠離的車子，太陽已發出熾熱的光芒。阿旭回去準備著豬菜，新的一天又要開始……

13 阿旭六歲時就得看牛。他個子高，又頑皮，所以在十幾個看牛伙中，被公推爲「看牛王」

現在阿旭除了養豬公外，每個星期天到桃園市文昌公園唱歌「相褒」，成爲他生活中最大的娛樂。談到「相褒」的淵源，阿旭不免興奮起來。

阿旭6歲時就得看牛。他個子高，又頑皮，所以在十幾個看牛伙中，被公推爲「看牛王」。他們看牛的孩子時常玩一個遊戲，把「草瞑仔公」（蝗蟲）打死，葬在土堆中，拿石頭當墓碑，再找兩個破碗當法器，阿旭就「阿—彌—陀—佛—」咿咿哦哦地唱將起來，十幾個其他的看牛孩子，則繞著小墓，假裝哭墓孝子。哼哼哀哀地乾號。

阿旭長到了該就學的年齡，聽大哥說，在學校讀書成績不好的話，手心會被老師打得連肉都迸出來。這把小小的阿旭嚇得不敢上學。阿旭這輩子就因爲這樣失了學。

21歲，阿旭入伍服役，由於不識字，聽不懂國語，出基本教練時，連向右轉、向左轉的口令都聽不懂，額頭常被教育班長用槍托打得青一塊紫一塊。阿旭這才下決心認字。他每到一個地方看見路標就記下那地名的寫法，久而久之，「龍潭」、「新竹」、「湖口」、「台北」這些字，他竟而都學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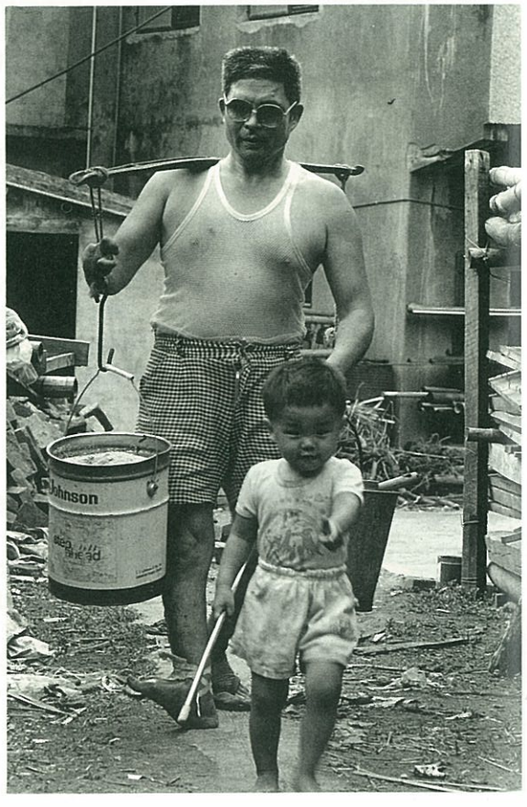
學會了簡單的國語，阿旭在軍中就動腦筋，把小時候耍嘴皮子的功夫全拿出來。有一回他自己寫本子，在康樂晚會上表演。阿旭這樣學給我聽：

「小弟今年三十五，在當兵，每月收入三萬五，生活過得好舒服，沒有太太很孤獨，決定登報紙，來徵婚，娶一個太太來享福。第二天，來了個小姐胖嘟嘟，我叫他趕快來報名。小姐說，我的名字叫阿花，今年二十五，穿一套黃色的花衣服。她說我家在新竹，高等學校讀過書。我可不是個母老虎。你若娶我當太太，一定保證你幸福。我怕機會錯過去，馬上叫她戶口搬來入。以後才發現，娶這個太太會吃、會喝、還會賭。沒事還要叫我陪她去跳舞。她今天要到日月潭，明天要到青草湖，我的薪水不夠她開支，害得我坐在家裏天天哭。走錯一步收不回，眞是糊里又糊塗。」

連長認爲他是個人才，把他保送到師部康樂隊。阿旭說，他如果吹到精彩處，總是滿堂雷動的掌聲。

14 他聰明，腦筋轉得快，有協韻的天才，他的「相褒」獨樹一格

阿旭自小就外向，爆炸受傷後那種侷促而勞苦的日子，實在叫他悶著慌。三年前，他第一次聽到桃園公園裏有人「相褒」，一個人搭車摸了去。他先是聽，後來客串，最後逐漸成爲公園那老人陣裡不可或缺的一員。由於他的聰明，腦筋轉得快，有協韻的天才，他的「相



兄媳婦的小兒子總喜歡替阿旭帶路，他一手拉著拐杖，一手指著前方開路。

阿旭坎坷的一生，在兒女的身上隱隱有著一份希望。

褒」獨樹一格，倍受歡迎。那邊的老人都認爲，阿旭一個「青瞑仔」能養豬公又會「相褒」，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人。

有一回，他邀了我去看他表演。當阿旭走進文昌公園尚未坐定，就有不少人上前來跟他打招呼。我看著他熟悉地來到表演場地。這時台上已經熱鬧非凡，一對對「相褒」的老人輪番上陣，阿旭很快地融入這一片古樸而又興奮的氣氛中。

阿旭不喜歡和自己合不來的人唱。雖然很多人喜歡邀他做對手，可是他却執意不肯。有時他也坐在那兒打打盹，或是與旁人閒聊。11 點 10 分，他的老搭擋「阿富仔」終於出現，阿旭整個人立時就像中獎般活跳起來。他們倆很快地上了台，試了幾次麥克風。阿旭嫌人家聲音不夠大，好像唯恐大家不知道他已經上台似的。

我在台下看著阿旭和阿富仔對唱起來。

……

阿富仔：我勸阿旭轉去，身體要照顧，才不誤了我們前途。

阿旭：聽到娘子的吩咐，使我脚手都全浮。

阿富仔：送君來到火車頭（車站），雙手放在君肩頭，想著不甘淚直流。

阿旭：我勸阿娘不要哭，禮拜就會到娘家莊。阿娘言語免交待，你的眞情我全知，我若回去書信馬上寫過來……

……

隨著他們的一唱一答，聚集的人們愈來愈多，在這一場歌唱著兩個情人送別的即興歌謠中，大家彷彿也感染了那一份款款的離情。我看著他唱到高興的時候，連頸上的青筋全浮了上來。如果有人賞錢，他更是笑得合不攏嘴：這時的阿旭早已成了公園裏的焦點。

唱完已近午時，大家停下來休息。阿旭習慣不吃午飯，便和旁邊的票友打情罵俏。我親眼看見他露了絕招。他摸摸四個女票友的小手臂，竟然全部叫出她們的名字，不管台上或台下，人們莫不驚嘆他那近於神奇的敏銳。阿富仔笑著說：「這個人活得太值得了，死了也不必作『師公』了！」（不用道士唸經，超渡亡魂之意）。

阿旭說，這是他最快樂的一天。

15 阿旭罵開了，「法官你是讀那一本書的？你告訴我，我好買給後代子孫看……。」

阿旭雖然笑口常開，可是當我站在遠處細細觀察時，我總是感覺到他有一股無以言喻的、深在的憂悒。經過多次的交談，我總算對他的沈悒，有一個概括的認識。阿旭和別人打過官司。

阿旭說，從前，他在桃園有塊山坡地，被人放一把火燒掉。後來告進法院，對方也承認是他燒的，但是每回判下來，都是阿旭敗訴。有一次，阿旭氣得在法庭上哭了，當著法官，阿旭罵開了，「法官你是讀那一本書的？你告訴我，我好買給後代子孫看，你們老師是怎麼教的？燒我山坡地的人，還會勝訴，那麼你讓我放把火燒燒看。」

案子告到高等法院。幸好阿旭有位五叔的律師朋友幫忙，結果反敗爲勝，對方才乖乖的賠償。

問他現在又有什麼煩腦？阿旭說—

「兩年多前，因爲房子漏，所以搞了一個自助會，整修房子。想不到有三個會脚標到會錢，捲款逃走了，總共被倒了六十幾萬。現在阿發又要去當兵，怎麼不叫我煩腦呢！好歹他現在一個月也可賺個萬把塊補貼家計。他這一當兵，我就吃緊了！」

阿發在一旁接著說，除了經濟問題外，他最擔心的是爸爸阿旭的吃的問題。

「妹妹半工半讀，除了星期天之外，沒法回家。早上家裏通常不開伙的。11 點鐘左右，早、午餐一起吃。爲了省一點錢，也省得麻煩。」阿發說，「媽媽爲了多賺點錢，在醫院裏上中午班，晚餐都由我張羅，也照顧阿爸吃飯。你瞧我阿爸那麼壯，其實是虛胖。他營養不良。」

阿發知道當兵是國民的義務。但眼看著家裏的情形，阿發實在不能放心入伍。雖然多方陳情，希望能改服補充兵役，「可是都沒有批准。」阿發說。

阿旭的女兒李貴雲，目前就讀於竹林高中幼兒保育科夜間部三年級。她白天在外銷皮箱工廠做事。「現在只想趕快畢業，多賺點錢貼補家用。」她說，「很少人能像我阿爸這樣有志氣、這麼堅强。阿爸雖然眼睛失明、手脚殘廢，却一直勇敢奮鬥，養活了我們一家。我阿爸聽說有人請求『愛心專線』幫助，阿爸說他做死了也不幹。」

阿旭說，曾經在環境最壞，米缸空無一粒，太太把米缸偸偸地拿進拿出，到處借米下鍋，問人借一、兩百元都借不到。「大家想這個『青瞑仔』，借了一定不會還。」阿旭說。可是別人不知道阿旭有多堅强，還是讓他熬了過最艱困的日子。以今天阿旭的信用，阿旭只要開個口，要借二十萬、三十萬，隨時都有人把鈔票捧了來。

16 有時別的小孩會笑阿爸「青瞑又跛脚」我們兄妹和他打架！

我說，像阿旭這樣的工作和生活，有隨時二、三十萬元的信用，絕不是容易的事。阿旭嘆息了。

「這個信用，是怎麼建立起來的？拚死拚活的工作，吞下多少血和淚。」阿旭說，「現在我能輕易調個二十、三十萬。可我總不輕易調用。我最欠缺的時候，有幾個人借我的那一百、兩百，却至今常常記在心裡。每回想起來，都像一、兩百萬那種恩情……」

阿旭的兩個孩子都樂觀、積極。從小在這艱苦的家庭中長大，鍛鍊出他們那一股比別人更堅强的意志。女兒李貴雲，從小學開始一直是模範生呢！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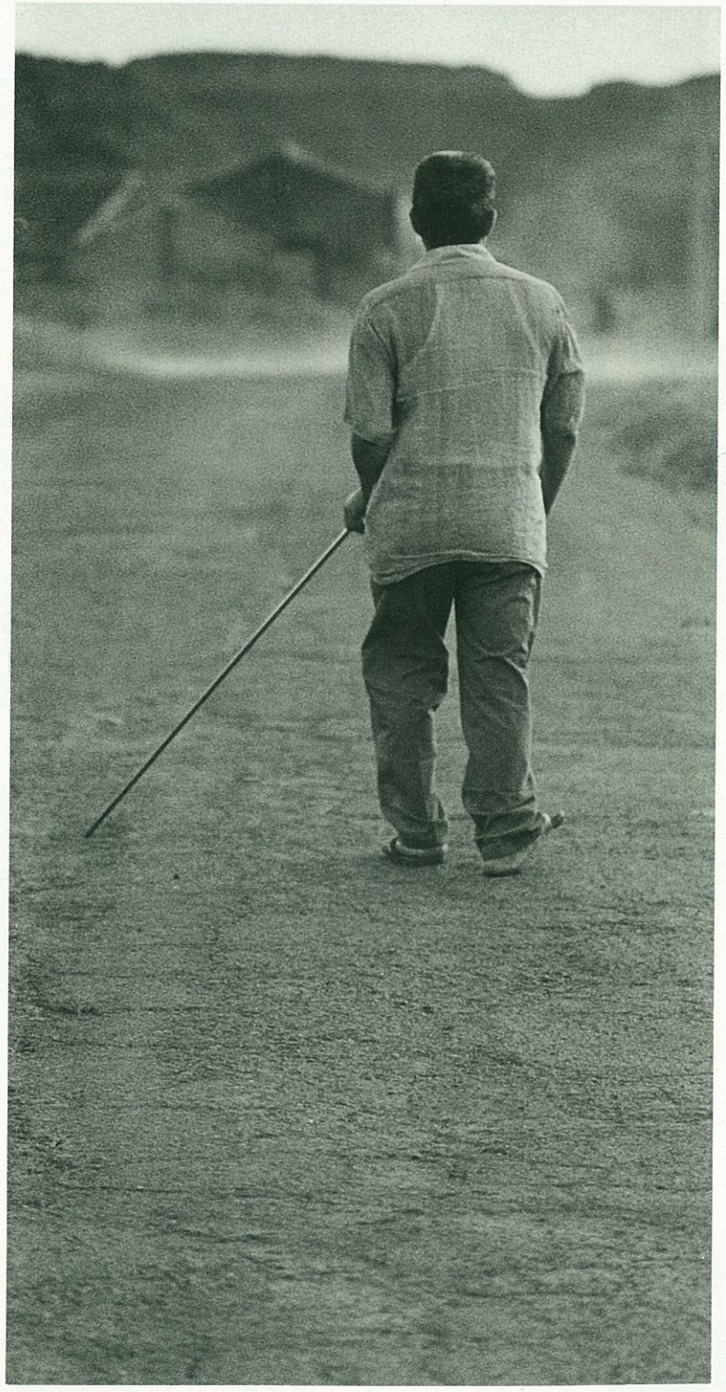
「小時候上完廁所，阿爸都會幫我們洗屁股。雖然他看不見，靠著他特別靈敏的鼻子，阿爸爲我們洗得乾乾淨淨。有時別的小孩會笑阿爸『青瞑又跛脚』。我們兄妹就和他打架。」她說，「回來阿爸就告訴我們說，由他們講，你們就當沒聽見。」貴雲說「現在想來，別人的爸爸不見得比自己的阿爸聰明，堅强。他雖然殘廢，却照樣磊磊落落地做人……」

阿發的性格尤其像他父親。他那一身結實的肌肉，也和阿旭年輕時一樣結實。他木訥地說：

「在我這一生當中，阿爸在我的心中佔有很大的地位，我從爸那裏得到很多。才十幾歲時，朋友教我學會了抽煙，阿爸知道了，馬上就把自己的煙戒了。從那時起，阿爸已經戒了足足十幾年的煙了。」

17「阿旭，請你保重啊……」

認識阿旭，原只是對於一個又瞎又殘的人，竟而能以養豬公聞名的好奇心罷了。但我却因而認識了一個對生活的苦難永不屈折，對人永不失去信心，永不肯稍辱自己的尊嚴的，卑小却偉岸的人。打這以後，當我這才二十幾歲的生命中，出現了一些情感的、生活的阻折；當小小的自憐、憤世嫉俗和不信的情緒在心中開始浸漫，那戴著墨鏡的、張著失明的雙眼，笑開了一整個國字臉的阿旭，就即時浮現在我的眼前，讓我重新得到一份難以言宣的喜樂和力量。而在這樣的時刻，我總會無聲地說，「阿旭，請你保重啊……」 ♧



阿旭說，面對未來
「我還是會快快樂樂過一生！」

「招貼文化」解讀

只要是有人的所在，就有招貼，
尤其是中國人的市街，招貼已跡近氾濫……
然而，在那些你貼我撕，你撕我貼的牆面上，
安靜地透露著如何喧囂的慾望？
我們從中感受到多少生活的脈搏？
多少文化的內容與人間的消息呢？
青年文化工作者黃怡和攝影家林義祥
在長期的觀察與記錄下，
在這裡，聯手向你解讀我們的「招貼文化」。

攝影■林義祥　撰文■黃　怡

去年夏天，我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上，
看見這一幅醒目的廣告模特兒。
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裡，
我突然決定拍攝「招貼文化」的工作，
並且記錄這一代台灣社會的生活痕迹。

三重市中央北路的這條巷子，是夜市喧嘩的集中地區。
放眼望去，只見「招貼文字」滿天張揚著，
重商主義的社會已成爲我們的共同生活圈。

一、市井中最不可或缺的紙面文化

招貼文化是一種會消失的文化？

你說：「不對不對，它沒有消失。街頭巷尾，不是到處都看得見嗎？」是的，你看到的，永遠是今天的招貼，現在貼，爲明天而貼，至於昨天的、過期的，永遠是一撕了事，沒作用了，必須讓它消失。

到大的圖書館，你或許還可以找著民國 30 年的大公報，翻開廣告欄，你或許還可以讀到重慶的某個綢布莊在徵夥計，某個大戲院在上演哪齣戲……社會的形色百態，在你的聯想中躍然活現。但是你到哪兒去尋覓招貼文化呢？在每個世代中最通俗、最普遍的廣告媒體，也是市井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紙面文化，隨著日曬雨淋、時過境遷，它消失得徹徹底底了。

有人說，中國人是一個最隨心所欲的民族，這點民族性，也表現在招貼上。紅色紙往書桌一攤，揮起墨筆一陣書寫，漿糊拿著，在外頭繞個兩圈兒，看哪裡合適，貼吧！

於是以後的人也跟著貼，你一張我一張，原來是單個兒的招貼，變成了招貼叢，你也來看我也來看，就變成大家心裡有數兒的佈告板。無數的交易是這樣傳達的。

民間的招貼板，很少有不髒亂的。你貼我撕，我貼你撕，你貼在我上頭，我貼在你上頭，鼻涕似的漿糊疊疊又層層，好像招貼板上也有生存競爭，每個租屋招貼似乎都在說：「來租我，來租我，住我最好！」每個徵人招貼似乎都告訴你：「來吧！來做點兒事。失業總是不好！」……招貼板上滿滿是機會，花錢的機會，賺錢的機會。社會怎麼樣在互通著有無，招貼看板

在城市邊緣的角落，擠滿了南來北往的流動人口，正是這樣巨大的社會變動，社區裏興起了「搬家」這一行業。

在板橋大觀路上，街牌和紅綠燈被淹沒在招貼的浮海裏。

在板橋華僑中學旁，原來是多家麵店林立著，自從被取締拆除後，我才赫然發現，賣麵的老王在牆壁上留下來那孤瘦的「照常營業」四個大字。小生意人的心聲，，竟是如此慎重的啊！

即使是現在，我們這些生活在1980年代招貼文化裡的人們，從身邊五花八門的招貼，也多少感受得到小市民生活的脈搏，正起伏有序的跳動著。

二、揭露人心人性的看板

有時候，當你走在一條湫隘的小巷裡，路邊的紅紙招貼突然納入眼簾——「月入十萬元……」。你會不自覺地想，這是騙局嗎？若不是騙局，那麼它的代價是什麼？出賣肉體？或是出賣靈魂？或是兩者？

「十萬元」代表了一種安定與自由，是社會階梯上那遙遙的頂端。大多數人求學、做工、犧牲聊天、做愛、看小說……的寶貴光陰，爲的就是攀緣這條階梯往上爬，不要走失了，不要分心了。

社會人士如何百般隱忍、戒慎與徵逐，一個「月入十萬元」的招貼，便引領著你徐徐地一一觀照到了。

招貼的奇異效果便在這兒，它是揭露人心人性的看板，社會的「想要」，在這兒一覽無遺。

可惜我們看不到一百年前、兩百年前的招貼，那上面必然承載著我們祖先生活的足迹。食、衣、住、行、育、樂，生活的慣常模式，每一代每一代以不同的形貌在更新著。究竟這些形貌是從哪兒來的？又在哪兒結束？帶動過怎麼樣的生活內容？象徵著怎麼樣的生活理想？……招貼文化多少能提供我們一些答案。

第一眼就望見這張美麗的招貼畫面…，在斑剝的光與影之中，自然流露出人們生活的痕迹，有多少人在這面牆上找到棲身之所？

在板橋文化路，有一位年青的求職者，手上握一支筆，那麼專注地搜索著他的理想工作。

有時候，你在一條車塵瀰漫的人行道上，抬望眼，巨無霸式的建築海報招貼，寫著「花園別墅，雙衛，高級建材……」；再走幾步，「包子饅頭，手工做……」，這是個點著 40 燭光的小店面，禿頭的老闆正拿著擀麵棍，心事重重地做他的活兒。

同是誘人來買的廣告招貼，對比之下，却產生令人悲哀的衝撞意味。你會說，要賣上多少個手工饅頭包子，才掙得來這一幢花園別墅呢？究竟是哪些人在買這些花園別墅？人的財富從哪兒來的？人的貧窮又是什麼時刻才會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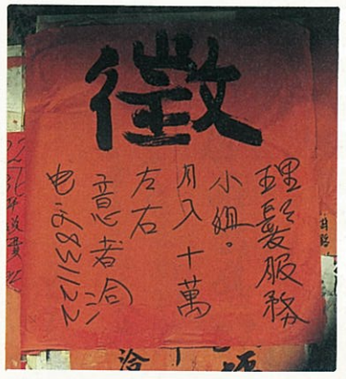
招貼內的世界，似乎一切都齊全美好了；但招貼外的世界，還是一個充滿勞苦和掙扎的社會。

有時候你駕車經過市郊的大鄉小鎮，「Arnold Palmer 運動服系列」掠過眼際。海報上，Arnold Palmer 揮著高爾夫球桿，背景是一地綠草如茵，一片藍天白雲。但是在海報下走過的人羣，會讓你立刻覺得突兀。

一個滿臉皺痕的老太婆，手牽孫兒快步離去。他們可能正急著回家，趕在下雨前，收穫那幾分農地上的花生和瓜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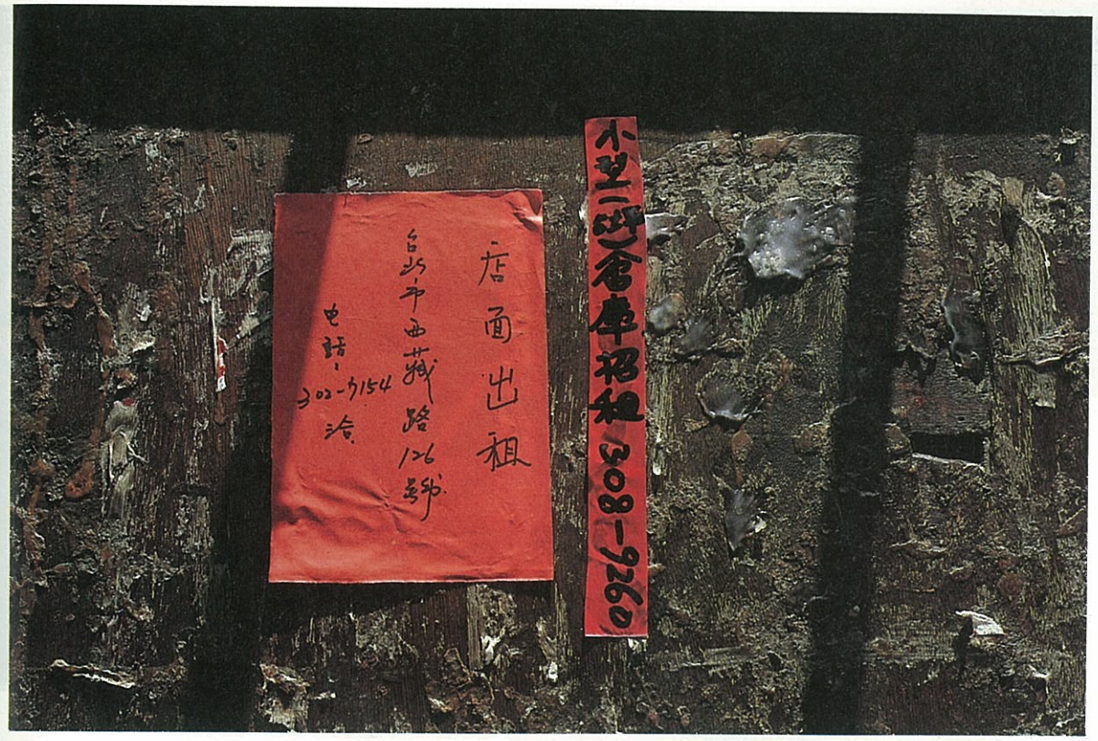
在高爾夫球場過一下午，俱樂部裡吃個晚餐、游游泳……的生活，是全部人口裡百分之 4 的人過的。沒有人知道這是不是眞正的理想生活，然而它確實給用來當做一種幸福的指標，被印在海報上，四處張貼著。

有些招貼會因此使你聯想到人的際遇？聯想到人間的所謂「公平」？



偌大的一箇“徵”字，有一天，在樹林的大街小巷裏到處出現。後來，我在菜市場找到這家四處徵求理髮小姐的招貼。

三重市到處可以看見這種色情招貼。但不知何故，人們用香煙、刀子、油漆、原子筆在美女海報上發洩潛存的暴力，而終於被完全撕毀了。這個社會問題，猶待社會學家去探討……。



雖然日日有人去換新招貼廣告，却抹不去留在牆壁上的漿糊痕迹，在光圈下，顯出它特有的厚重和質感。

三、「出外人」之間無言的溝通管道

招貼是一種有限傳播的廣告媒體，因此地域性特强。

譬如說，在台北縣三重、新莊、板橋、中和等地，牆壁、走道、電綫桿、騎樓……，到處都看得到各式各樣的招貼。追究箇中原因：台北縣二百七十萬的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流動人口」，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出外人」。

出外人是不得不看招貼找活路的。哪裡在徵人？看招貼；哪裡在租屋？看招貼；甚至哪兒有消遣的樂子？看招貼……。謀生的能力和背景，使他們必須從事地域性的活動，而這時，招貼就成了他們最便利的活動指南。

這些人也是異動最頻繁的遊牧民族。工作不穩定，居所不穩定，甚至感情不穩定……，運用這些招貼的比率，當然更形增加。招貼文化對他們而言，是一種追求物質生活所必須的文化。

而在這些地區的招貼看板上，你也多少嗅得到這羣遊牧民族生活的艱辛與徬徨。

首先，是房子分租的情形特別多。一個月一兩千塊，足夠一對夫妻勉强居住；三、兩坪大小的房間，單身男女最適宜；……。大雜院式的居住形態，越來越常見；生活當然可以生活得下去，但自由自在就完全免談了。

其次，是色情媒介特別多。單身男子獨居在外，心情上的苦悶可想而知，這些媒介的出現恰逢其時，雖可能帶來副作用，却任誰也顧不得了。而另一方面，單身女子獨居在外，若被逼得走投無路，就很可能兼業色情，拿最基本的「天生我材」，做人間最不得已的差事。

如此種種，我們在光天化日下看

兩年前，這條街道還十分冷清，
自從勞動基準法實施以來，
我發現路邊上出現了許多地攤人口。
儘管「請勿設攤」四個字寫在竹籬上，
小販還是要生活下去啊……。

不見，但是在招貼看板前一站，出外人生活中的陰溼愁憂，便一項項地現形了。

這個謀生的環境中，有它無規範下的秩序，有它無理性下的平衡。看板上低薪的徵人招貼，告訴你人可以怎麼樣的卑微過日；看板上被漆塗的裸女畫像，告訴你人的情緒可以得到怎麼樣猥瑣的滿足；……。看板和招貼，變成這些人之間無言的溝通管道。

從這些地區的招貼看板上，我們學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倍勝於書本上的。

四、延續人類生活的必要吶喊

比起其他語言，招貼更像是一種時代的聲音。

不論是尋人的招貼，或是尋狗的招貼，你都聽得到，這是一種人類情感的呼喚；不論是徵人的招貼、租屋的招貼、賣物的招貼，你都感覺得到，這是一種人類延續生活的必要吶喊。

在台灣的招貼，之所以表現得雜亂無章，主要是因爲生存競爭方式的雜亂無章。看板上種種「後來居

這家名爲「卒過河」的鞋店，位於板橋文化路上，
老闆爲了表示不惜血本，賤價拋售，
只好自稱「卒已過不了河」。

尖車平交道的標示上，
招貼廣告已幾近無立錐之地。

夏日炎炎——

要"解渴"更要"健康"

這時候——你需要"工研益壽多健康酢"，
喝一口，消暑解渴！再一口，增進健康！

酸甜又好喝，解渴更健康！

新的鹼性健康飲料——工研益壽多健康酢，特選薏仁酢、多種水果加蜂蜜調製，酸甜够味，清涼無比，不但能立即消暑解渴，更能均衡體內酸鹼值，促進四季健康！

請冰涼於10℃飲用最佳！
不含防腐劑、人工色素、香料

消暑、解渴、好處多——
益壽多健康酢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02) 7765711 (7線)
公司：台北市南陽街11號　服務專線：(02) 751-2112
台北門市部：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
高雄門市：三民區九如二路418號　☎：(07) 321-9540

台北某百貨公司失火時，路人擠在陸橋上觀望。
底下是市政府的招貼文字。

有一回到台東市，
看見椰子樹旁"眞好"兩個字，
它面對著一座翠山，
那麼令人喜歡地座立在地上。

《第4·5·6·7·8景》

地下

記得我第一次站在內湖碧山巖的山頭上，往下瞭望台北盆地的全景時，心頭禁不住的緊緊抽搐。那是一種難以形諸筆墨的心情，仿佛是窺伺了不該知道的天機一樣——原來，我們每日生活其中的台北，早已經罹患了絕症。

那應該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然而台北盆地的上空，卻瀰漫著一層濃濁得化不開來的污穢空氣，使得首善之都的台北，看起來只是灰撲撲的一片。而基隆河，就像一條長著疥癬的毒蛇，蜿蜒地纏繞在鋼筋水泥築成的都市叢林裏。

那一刻，看著眼前的景象，我只能仰首問天：是什麼使台北市變成這般模樣？是誰讓基隆河失去了它孕育生命的原始力量？

自古，河流就是一切文明的搖籃。我們的先民，原就是從淡水河口，溯基隆河而上，最後落腳在流域兩岸，開拓屯墾的。可以說，沒有基隆河，就沒有現代、繁華的台北。如今，台北已經膨脹爲擁有兩百五十幾萬人口的大都會，基隆河卻敗壞成「台北之瘤」。

這樣一幕驚心動魄的景觀，在我的相機底下，卻只能留下灰濛濛的殘影罷了。爲了表現基隆河和台北盆地的關係，我必須挑這層層濃霧被風吹開的日子，再來拍照。於是，我整整守候了半年的天氣。

只要是特別晴朗的日子，我都要爬到山上探看一下，卻每次都失望而回。結果，在今年夏天，一個超級颱風將要過境的前一天，我終於搶到了這個鏡頭。

因爲相機獵取的範圍有限，我不得不將5張照片銜接起來拍攝。從最東邊，基隆河流入松山的地方開始取景，我一步一步移動鏡頭，拍到最西邊流經圓山中山橋下的基隆河爲止。這之間的基隆河，也正是最近在醞釀所謂「截彎取直」的河段。

據說，彎曲的河道一旦取直之後，可以開發出274公頃的新生地。這面積相當於台北盆地總面積（27200公頃）的百分之一。對於寸土寸金的台北市而言，這實在是夢寐難求，金光閃閃的財富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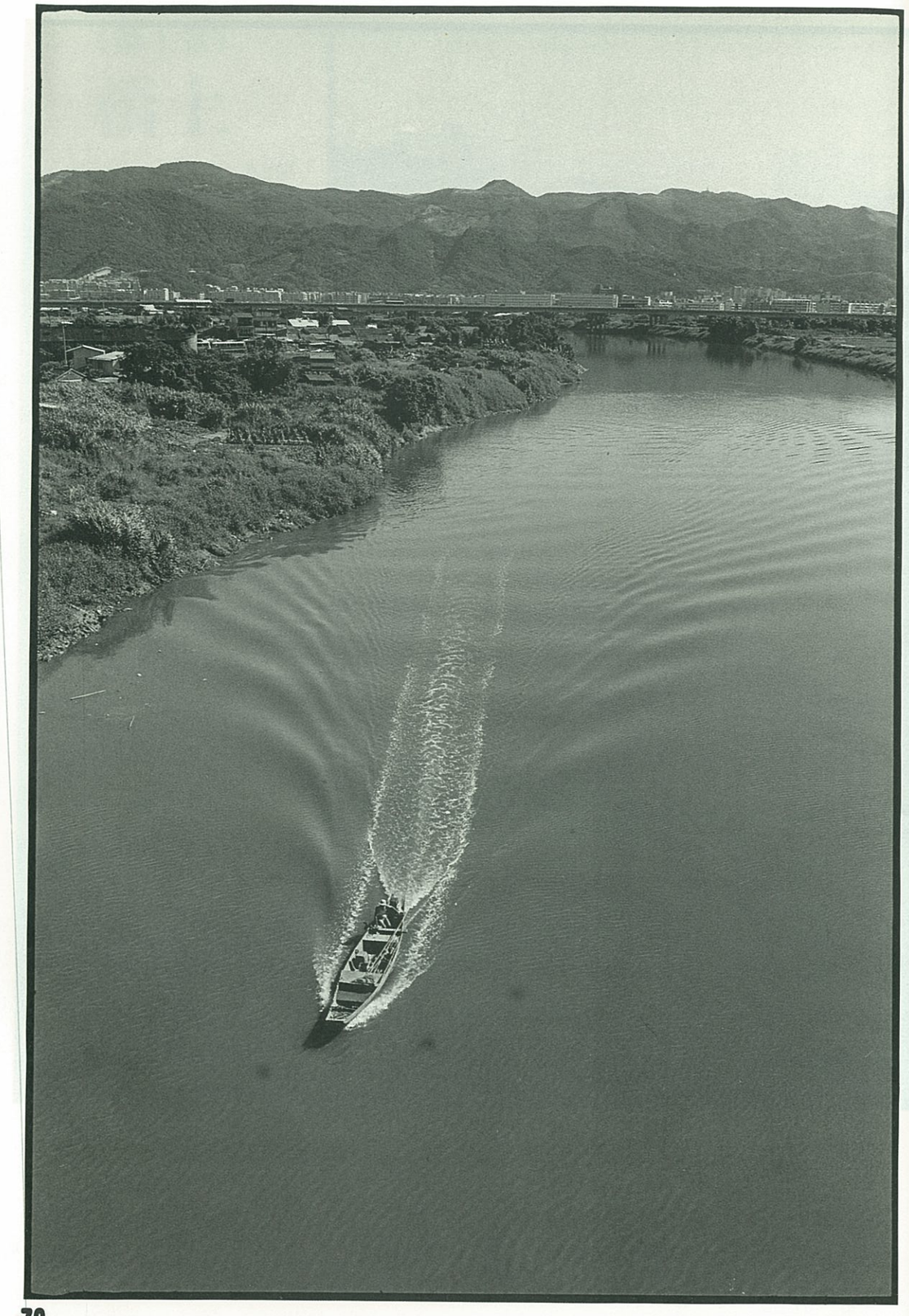
人啊，人！你們還沒有還給基隆河一個清澈、潔淨的本來面貌，就急著打這垂死的基隆河的如意算盤，計劃在它身上刮取財富了。

有一天，基隆河在地圖上的蜿蜒曲綫，將會被我們塗改掉。可憐的基隆河，不僅在我們手中死亡、發臭，也會被我們的貪慾、無知完完全全毀壞她留下來的屍身。基隆河將不再是一條曲折有致、嫵媚動人的河流了，它會變成一條直楞楞、揚著惡臭的大水溝。

拍完這5幅照片連接而成的畫面時，我仿佛又偷窺到一樁不該知曉的駭人的罪案。

台北某百貨公司失火時，路人擠在陸橋上觀望。
底下是市政府的招貼文字。

有一回到台東市，
看見椰子樹旁“眞好”兩個字，
它面對著一座翠山，
那麼令人喜歡地座立在地上。



《第2景》

橋下

記得有人開過這樣的玩笑：如果你想跳基隆河自殺，你一定不是淹死的，而是被河裡的惡水毒死、臭死的。

你也無法想像現在這黑得像墨汁，散發著惡臭的基隆河，原來是台灣北部蛤蜊的主要生產地吧！昔日的基隆河流域，也因此繁榮了一個熱鬧、知名的魚港——三腳渡（今日的劍潭）。

據父老說，當時的三腳渡地區聚居了兩百多戶的漁家，漁船高達三百多艘，漁民只要春、夏兩個季節，到河裡撈取水中的蛤蜊，一家大小整年的生計就不虞匱乏了。

而現在，整條基隆河，早已沒有蛤蜊可撈，也沒有魚兒可捕了；河上只剩下5、6艘舢板。今天的「漁家」是靠著捕捉「紅蟲」過活的。所謂「紅蟲」是在河水敗壞時才會逐漸滋長的一種小生物，沒想到，居然有人是依賴敗壞的河水而生活的。

長此以往，等到有一天，我們整個的河山、社會和人間也會有敗壞殆盡的時候吧？……

《第3景》

天上

每天上班經過民權大橋的時候，我總會習慣性的抬起頭來，望一望從松山機場起飛的國內班機，聽它以震耳欲聾的引擎聲，劃過汚臭的基隆河上空。這時刻，大約都是8點10分。

這幕日日相見的景像，似乎不時的在提醒我：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不是在什麼地方轉錯了方向？

在今日追求享受，講究速度的飽食社會裏，我們犧牲了自然生態，換取一大堆用過即丟的消費品。工廠一家一家沿著基隆河兩岸開設，排水管一截一截從河岸中突伸出來，噴瀉著各種工業廢水。家家戶戶的垃圾也毫不留情的往河裏成堆的傾倒，而橋上車輛的廢氣，最終仍是下降、停留、籠罩在河面上。於是，基隆河下游河水的溶氧量降至零單位。基隆河是徹頭徹尾地死亡了。……

飛機仍然每天按時劃過天際；橋上的車輛也繼續向前奔馳著；螻蟻似的上班族匆忙的腳步是停不下來的。在高成長經濟的背後，基隆河啊，企業、工業的「人間破壞」和「自然破壞」的邏輯，都寫在妳那在腐敗中死亡的，仰臥的屍體上。

《第1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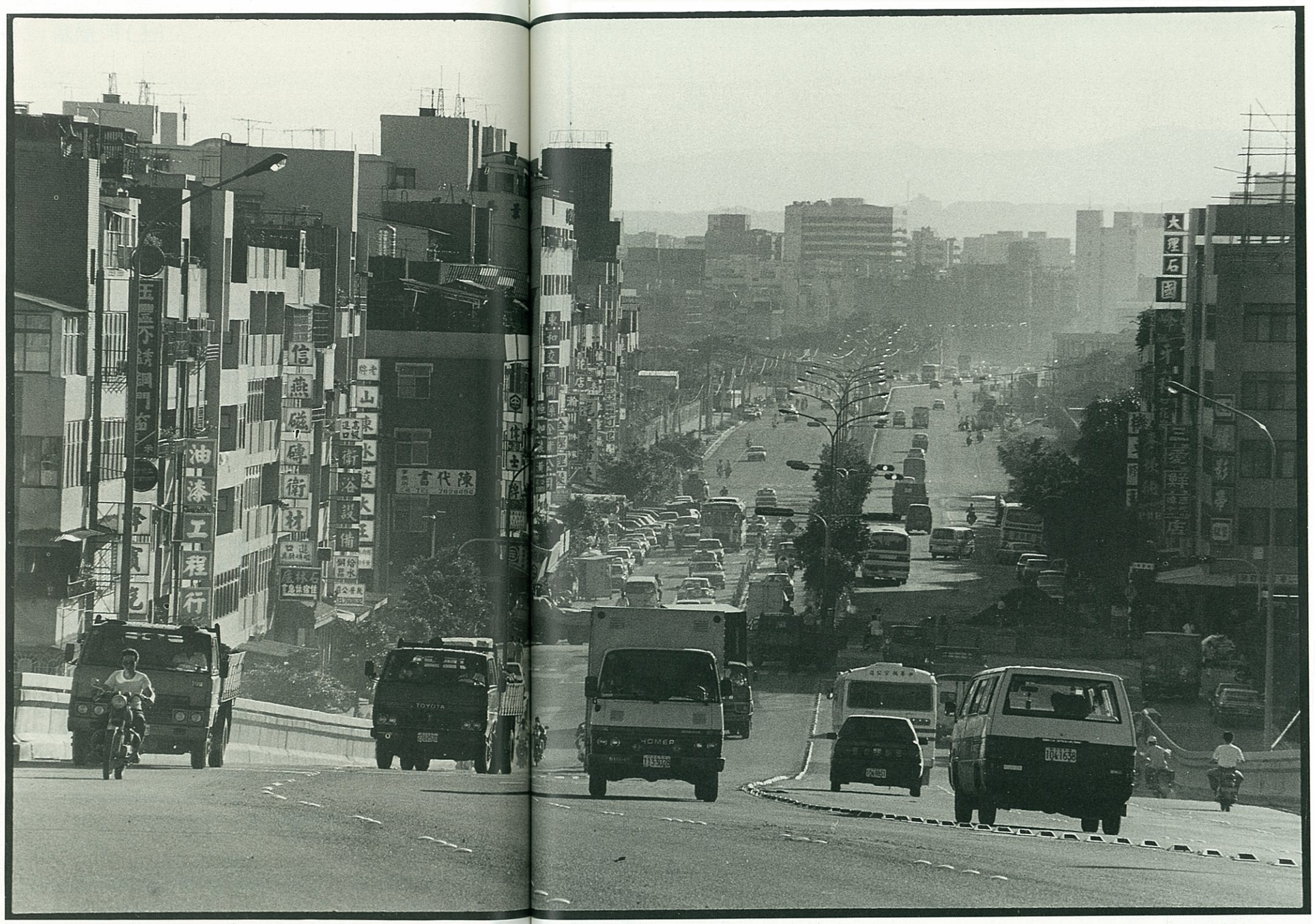
橋上

自從台北市民生社區與內湖之間的民權大橋通車以後，我每天就打從這條便捷的高架橋上下班。

由於橋身的護欄很高，行過橋上時，人坐在車內，一點兒也看不見橋下流過的河水。橋上來來往往的車輛，一天比一天的多，橋下流淌而過的河水，也一天比一天的臭。

我曾經試著，站在橋頭上，等候行人稀少的時候，向這些路人試探地問：「知不知道橋下流過的是那一條河啊？」有人說：「淡水河。一路流到淡水去的。」也有人回答：「新店溪。是打從新店流下來的。」

基隆河呀，基隆河！大多數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妳啊！他們却每天從妳身上呼嘯而過。



尋找一瓢乾淨的基隆河水

誰能想像啊，這一條黑得像墨汁，
散發着惡臭的基隆河，
原來是台灣北部蛤蜊的主要生產地啊！
曾經，有多少人依偎着她而生存、而繁榮，
而緜延着人間的燈火與深情……
哦，親愛的，親愛的基隆河，
如今，在那裡能找到一瓢妳乾淨的流水？
阮義忠以一年的時間，無數次的探訪，一步步溯流而上，
以鉅視的眼光，分鏡的手法，
爲我們展現了這個驚心動魄的，基隆河的病危報告——
她的掙扎、潰傷與死亡的哀傷史詩……

攝影／撰文■阮義忠

前言：看不到希望的光

最初，這個「基隆河」專題只打算和往常一樣，以7、8張相片組合，構成一期期的「速寫簿」出現在讀者眼前。可是，當《人間》主編看到我的初稿時，立刻要我重新考慮，希望能將它發展成整條基隆河的架構，利用較大的篇幅，一次刋完，使影像凝聚出更大的張力，將問題集中呈現出來。

如果不是主編的堅持，這個專輯不會以這樣的面貌出現；所以假使它有差强人意的成績，我必須向《人間》的編輯深深致謝。

在著手拍攝基隆河的一年時間裏，說實在的，我很少獲得平常攝影所帶來的創作樂趣。我時常是帶著無奈、沮喪的心情按下快門的。因爲，我從來就沒有遇到過像這種不忍卒睹、卻又無法逃避的畫面：一條被貪慾的文明荼毒致死的，親愛的河流。

相機是最容易欺騙人的。每一件事情都兼具著正反、好壞兩面，拍照的人只要把相機轉個角度，就能利用對象，說出自己預設的企圖。但是，相機也是最能反映現實的。做爲一個攝影工作者，他最大的滿足，就是讓許多似是而非的事情，透過鏡頭，黑白立見。他的良心，驅使他在事情的兩面做一個正確的選擇。這種選擇的結果，同時是一個拍照者最大的報償。

然而，在面對基隆河時，我完全無法選擇，因爲，我看不到希望。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總是企圖在任何事情中尋找光亮的人，這該是一次最無奈、最沮喪的經驗了。

在請您和我一道進入基隆河前，讓我先爲您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基隆河，是淡水河系的三大支流之一。發源於台北縣平溪鄉的薯榔村山區，流經瑞芳、八堵、汐止、南港、而至關渡滙淡水河出海，主流長86公里，流域面積501平方公里。曾經，有多少人依偎著它而生存、而繁榮、而代代緜延著人間的深情與燈火……。

這次拍攝計劃，是從它敗死的下游出發，一步步溯流而上，尋找它的未受污染、毒害的，乾淨的源頭。

名攝影家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說：

「現在你什麼都能拍了！」

但是你讀過幾本經典之作，看過幾張令你感動的傑作？爲了免於遺憾，我們特別推薦這套「世界名家攝影全集」。

根據經驗，以前出版的名家攝影集，不是版本太大，携帶、欣賞不便，就是定價偏高，有些價格雖然低廉，却印刷稍遜，有失原作風貌。這套「世界名家攝影全集」，是法國官方國家攝影藝術中心出版，爲了達到「攝影大衆化」的目標，所以在版本、印刷及價格上都做到了物美價廉的要求。這套書現已空運來台，歡迎愛好攝影的朋友前來參觀指教。

全套23冊，包括安羅烈柯特茲、維加、卡帝布列松、尤金史密斯、羅伯法蘭克、威廉克萊因、約瑟夫寇德卡等大師名作。(全集目錄備索)

已出版23冊
世界名家攝影全集

全書140餘頁・精美黑白印刷・32開本・輕便平裝
每冊300元・全套購買另有優待

專營歐美原版美術圖書
台灣總代理 東西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2號2樓 3114103・3716952
台北郵撥：01345707號

上」的招貼法，也反映了適者生存的霸王心態。這現象，不是政府幾個環境衞生法規所能改善的。

像公寓牆壁上的大批搬家廣告，不會出現在仁愛路名人巷的公寓上，而只出現在市郊的住宅區，這就表示兩區的居住條件不同，對於搬家服務的供需水準不同。這時，在市郊住宅區禁貼搬家廣告，究竟是便民或擾民呢？

小市民在大水溝邊的牆下擺個麵攤子，白天是攤架全收起來的，爲了怕人們以爲他不做生意了，還特意在牆面漆上「照常營業」4個大字。對周圍環境而言，這自然是有所唐突了；但你必能體會，即使是個小麵攤，在主人心頭，也是唯一的大生計。「照常營業」，正顯出他無比的愼重。

我們甚至還看到，在火車平交道前的道路標誌，也有人堂而皇之的蓋上招貼。這是爲了取得招貼效果，不惜犧牲公共安全，多少也反映出小市民爲了自己的利益，已經顧不得大衆利益的心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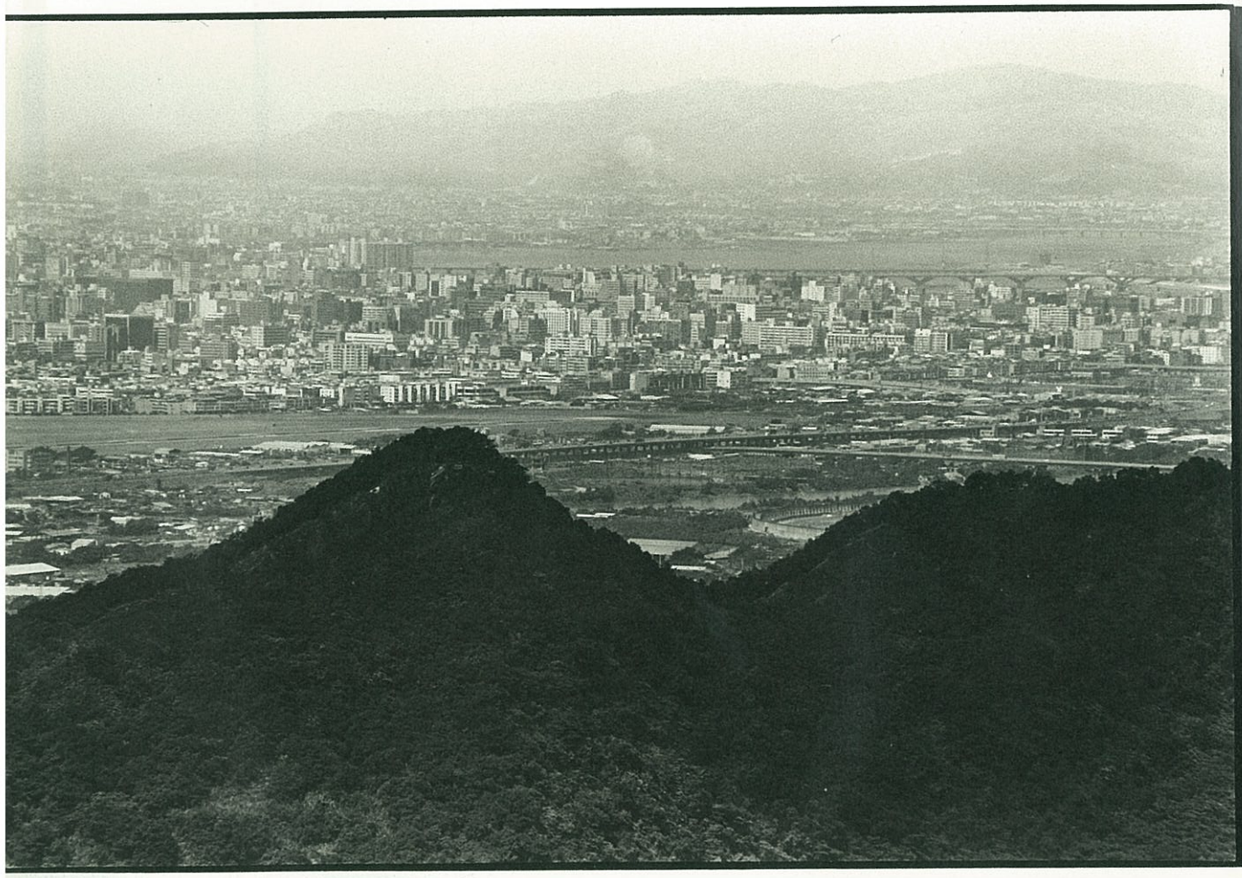
但到底什麼是好招貼？什麼是壞招貼？却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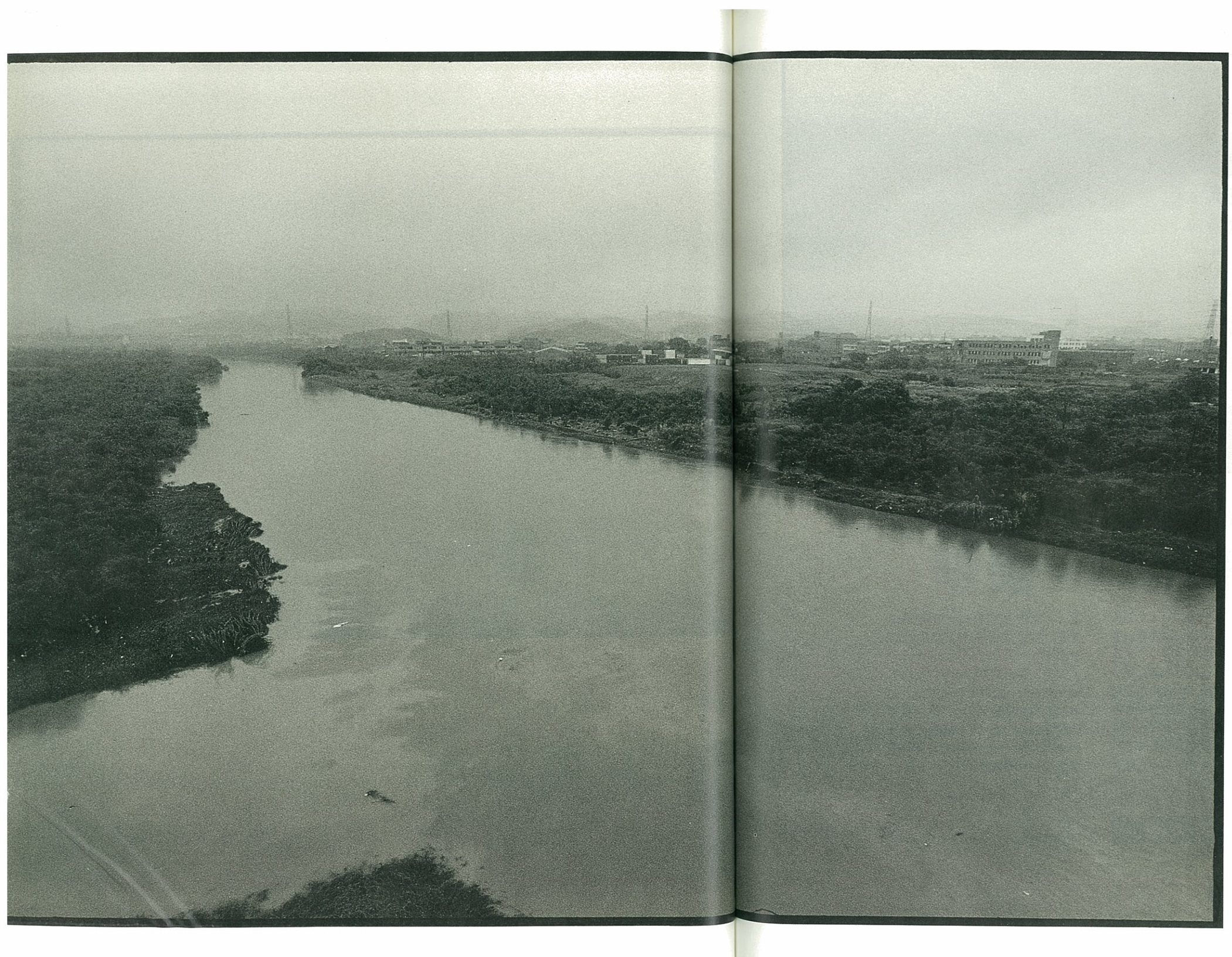
以台灣的市容而論，公家提供的招貼，與私人提供的招貼，幾乎一樣造成混亂，就看哪個招貼對市民更有用途，哪個招貼的壽命就長一些。所以，好壞的標準，常常也就是「有用」和「無用」的標準。

市井社會的生活節奏，是匆迫快速的，表現在招貼文化上，就是招貼內容的汰舊換新。要研究社會變遷，招貼文化是極好的素材。

我們從小到大，看過的招貼何止萬千幅。大家可曾想過，在這些或拙樸或奇巧的招貼背後，其實藏著無數悲喜的故事，也撮合過不知多少人間的機緣。

招貼文化或者是一種會消失的文化，但它的文化效果却是永遠的。♧





《第 9 ·10景》

哭泣

韋恩颱風過境，帶給雲嘉地區數十年來最大的一場災難。雖然台北地區風雨較小，十條支流滙集的基隆河，水位依然在一夜之間暴漲起來。

颱風過境的第二天，我攀上南港一家廢棄石化工廠的高塔上，俯視着這條水量比平常豐沛了不少的基隆河。匆匆趕來的時候，我曾樂觀地想：雨水能使河流新陳代謝；它會稀釋河中的污染物質，也該能沖走河底的沈積物吧……然而，當我站到 100 多公尺高的塔台上，向下俯覽，看到的却是比低水位時，還要骯髒、污穢的基隆河！

平常人們早已習慣於任意在基隆河畔棄置垃圾了，日久天長，兩岸隨處都可看到腐敗的穢物。豪雨一來，反而把兩岸的污穢腐臭，也都沖進河水裏去了。就這樣，雨水不但無法洗淨基隆河，反而使它變本加厲的惡化。基隆河啊！連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更新作用，都對妳失去力量了……

蒼天，祢是否也在爲基隆河的死亡而哭泣呢？祢可曾知道，縱使祢的眼淚，依然是無法滌清這污臭的基隆河水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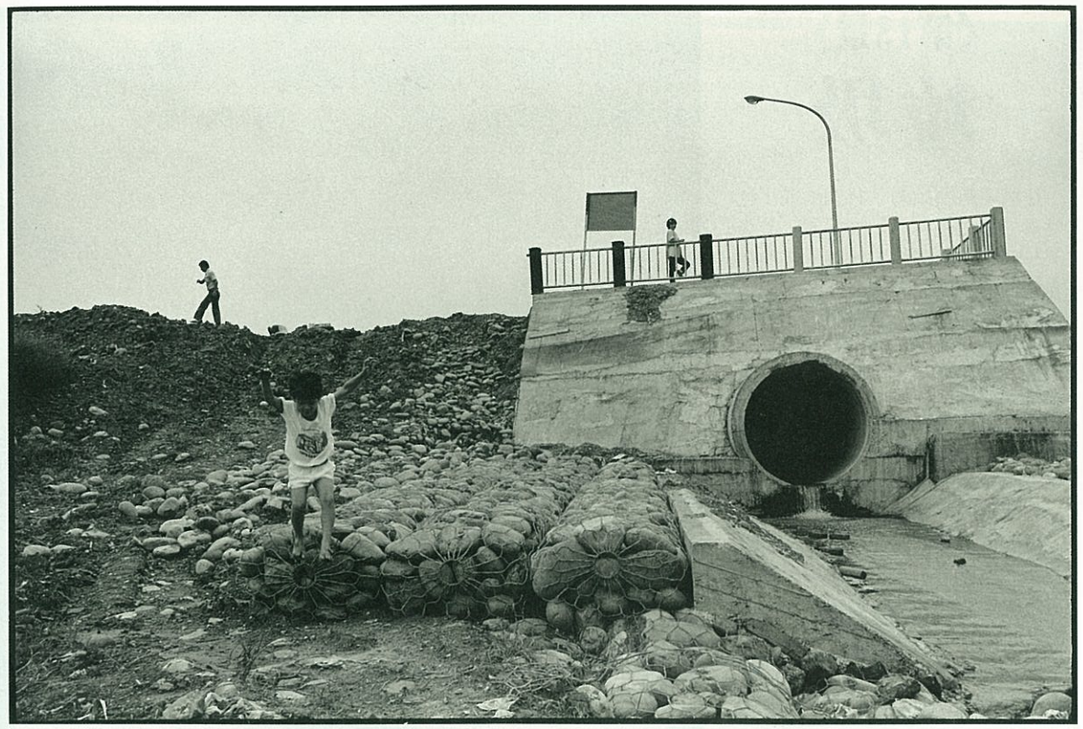
《第11景》

謊言

在松山與南港的交界處，在基隆河河邊，我看到這樣一面又令人發噱、又叫人發怒的告示牌：「水深危險，禁止游泳」。難道這立牌子的人，10多年來，就不曾在基隆河畔走上一遭嗎？連河邊都不再有人敢來散步了，哪裏還會有人下去游泳呢？如果告示牌的標語寫著：「水質劇毒，禁止入水」，大概才會有警告的眞義吧。

其實，這面告示牌，只是另一則有關基隆河的謊言罷了。就像我們所聽到過的，政府官員大言不慚的說：「兩年內要讓市民在基隆河邊垂釣」；都是一些未曾兌現的謊言。

那天，我在這裏徘徊了一整個下午，只看到一位市民跑到河邊，焚燒一紙箱的檔案文件。他那種極度害怕洩密的心境，是否也像立告示牌的人一樣，以爲眞相是可以用堂皇的謊言來隱瞞呢？



《第12景》

暗流

這面告示牌的底下，有一個下水道的出口。

基隆河的污染來源之一，就是台北市的地下水道。台北市現有的下水道系統，是在民國58年規劃興建的。當時的設計規模是只能容納60萬人的排水量，同時雨水和家庭廢水不分管路，一律由道路兩旁的側溝、明溝和下水道，直接注入河川。

大台北地區地下水道的終點，聽說是在迪化街的污水處理廠內。照理說，其他地方就不應該有直抵河川的下水道出水口了。可是，我却在這裏就發現了一個下水道的排出口。

再說，目前的迪化污水處理廠只能做一級處理，只有能力除去污水中三分之一的有機污染物質。還含有三分之二污染物質的污水就滾滾排入淡水河中。淡水河一天兩次漲潮之際，這些只經過一級處理的污水，又會往上廻流到基隆河裏。

基隆河，就是在這樣四面八方向它嘔吐的廢毒水中，一寸寸地死亡了的。

《第13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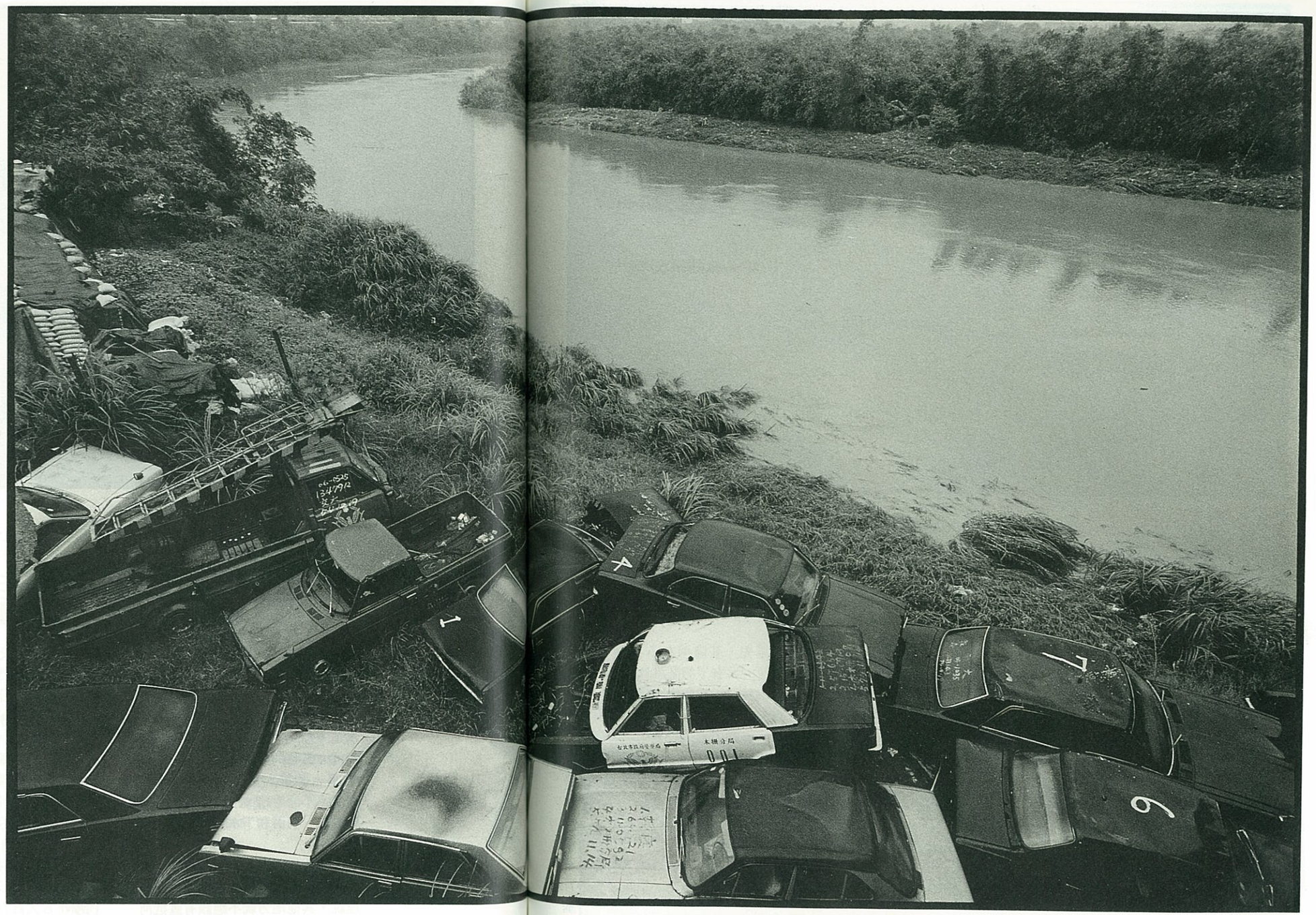
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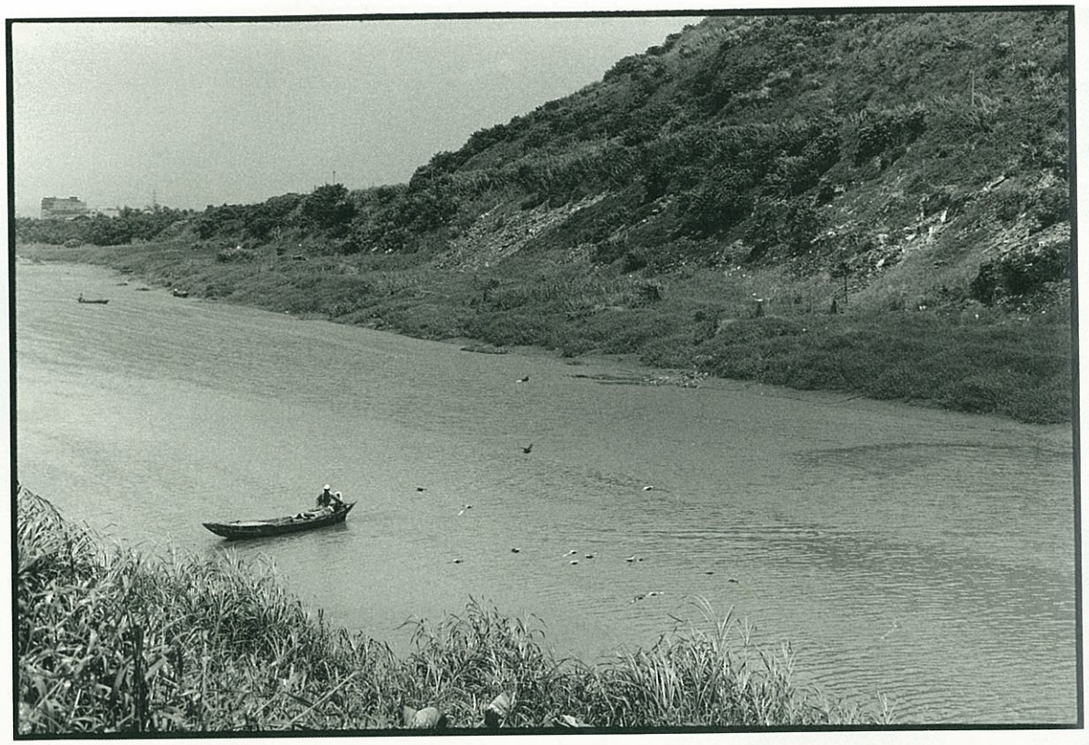
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們養成了把廢棄的東西往河裏扔的惡習，到今天，甚至連車子都不例外。在內湖康寧路與南港交界處的一座橋下，基隆河岸正一日、一日地被報廢的車輛蠶食著。

曾有人以都市每日生產的垃圾量，來評估市民的生活水準。垃圾量越多，表示消費程度越高，社會也就越繁榮、進步……。

如果我們要評估台北市的發展，大概就可以觀察基隆河兩岸，做爲一個標準竿吧！兩岸的垃圾越多，市民的生活越豪闊，表示首善之都的台北越繁華——

越繁華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是越來越迷惑了……





《第14景》
紅蟲

著名的台北內湖垃圾山，如今已經長滿雜草了。在大台北地區堆積了 15 年的垃圾，終於隱藏在長得十分茂盛青翠的草叢底下。基隆河最大的污染源，終於不再向河水滲透污穢。

往常，在垃圾山附近的基隆河河面，我曾看到一些小舢板，在河上做不規則的迂廻航行，彷彿是在採集水底下的某種秘密。

這就是捕紅蟲的船隻。漁家已經十分清楚，紅蟲會聚生在河底的哪一區惡臭燻人的污泥中；他們的鼻子，靈敏得可以嗅出哪一段河底最「肥」。

紅蟲雖然是在河水敗壞時，才會滋長的東西，但是如果水質眞的惡化到極點，連紅蟲也活不成了。今天，即使捕紅蟲的船隻也越來越稀少了。

雖然垃圾山已經不再污染水質了，基隆河上游的工廠卻仍在排出一天勝似一天的毒水。舊的污染源消失，新的污染源卻不斷地再生產著。總有一天，恐怕連河底臭泥中的紅蟲也要被毒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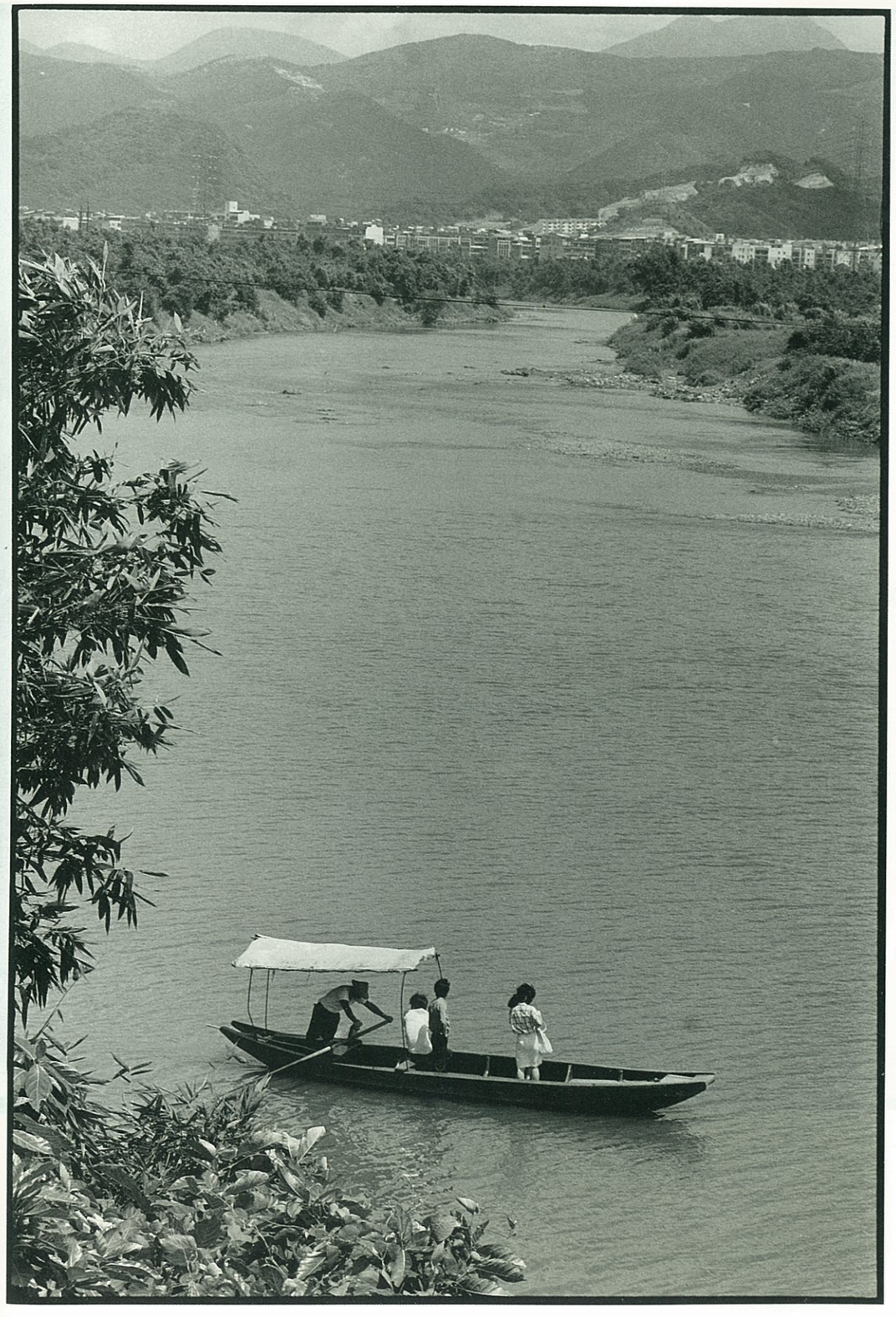
《第15景》
擺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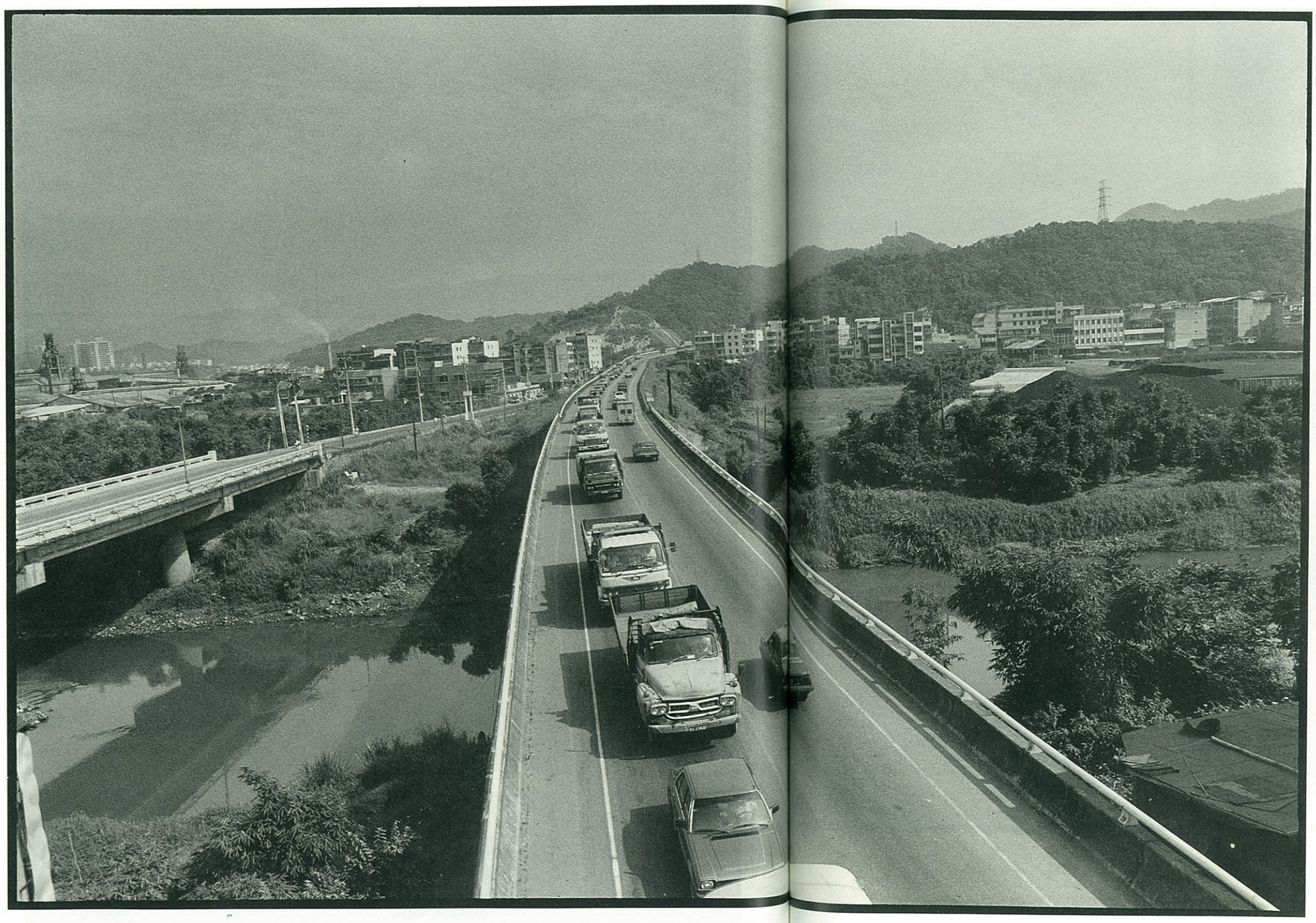
早先，基隆河在八堵和松山之間，一共有7個擺渡口。在溝通兩岸的橋樑紛紛興建以後，目前就只剩下這位於南港與汐止鎮縣市交界處的渡頭了。

這一艘基隆河流域僅存的擺渡船，依舊是汐止環河街居民最重要的對外交通工具。這些村民，該是和基隆河關係最密切的人吧。

在過去，當基隆河還沒有被污染的時候，這一帶的居民，喝的是基隆河的河水，吃的是基隆河裏孕育的肥魚。老一輩的人，全是喝著基隆河水長大的。

而現在，擺渡依舊，河水卻翻了個樣。每一天，村民必須要摒住呼吸，才能在惡臭的基隆河上渡來渡去。啊，基隆河，人們把妳毒死，却在妳的身旁掩鼻來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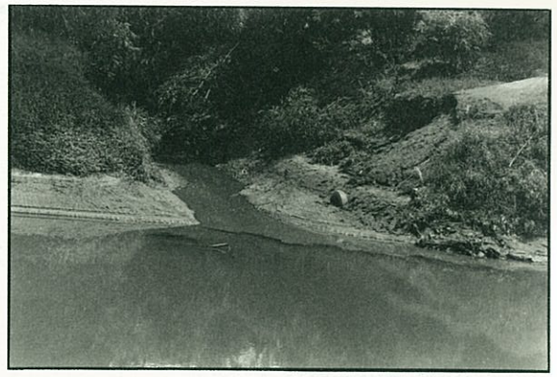
《第16景》

錯誤

汐止這地名，原來就是取「潮汐所止之處」而名的。換句話說，早年在淡水河河口出入大洋的船隻，可以直達此處。因此，也造就了汐止當年的繁華。如今，汐止卻成爲一個又髒又亂，缺乏良好規劃，鋼鐵、化學工廠雜處的小鎮。基隆河也在這裏，讓五花八門的各類工業廢水，恣意地排進她的胸膛。

這裏交通混亂的現象，怕也是全省各地少見的。爲了疏導日益增多的貨運交通量，就在年前，這兒增闢了一條高速公路引道。不幸的是，因爲路綫設計錯誤，我們經常看見一大堆貨櫃車，卡在整條引道上，動彈不得。

位居引道下方的基隆河，也是在各種改善措施不得當的情況下，才會淪落到今日這萬劫不復的景況吧！13年前，「基隆河流域水源改善督導小組」就已經成立了；13年後，基隆河卻日甚一日的癱瘓了，腐敗了。



《第17·18景》

標準

從汐止溯基隆河而上，一路所見，就是沿著河岸櫛比鱗次的工廠。

我不知道環保單位究竟是用什麼標準來檢查這些工廠排放的廢氣和廢水。我只記得，前後七趟的行腳，迎面而來的就是刺鼻的濃煙；舉目所見的，就是從暗道中排放出來的重金屬毒液和廢水。

這都合乎「公害防治法」的標準嗎？還是，對於基隆河而言，沒有任何標準——因爲，它已經死了。

《第19景》

海拔

如果是河岸彎曲，腹地不夠寬廣，不適合興建工廠的地方，往往就是汐止鎮的垃圾堆積場。

汐止地區每天清理的 35 噸垃圾，竟然也是任意丟棄在基隆河兩側的河岸邊了。而汐止每個月大約要「出產」1050 噸垃圾，等著瞧吧！有一天，我們也許會用海拔幾百公尺來形容新的「汐止垃圾山」奇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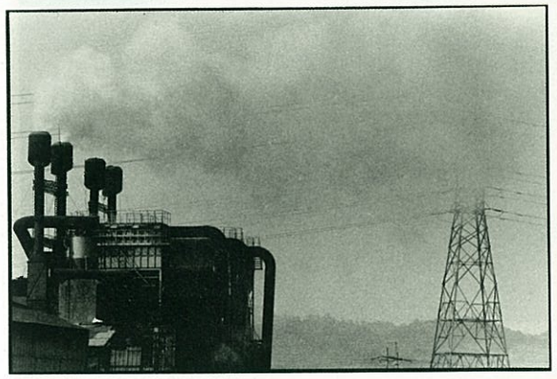
《第20景》

山水

由汐止往東走，很快地我就進入基隆市的轄區內。基隆河流域也在這裏開始呈現出明顯的縱谷地形。這是偶爾我們還可以窺見基隆河之美的地方。

車子開進五堵的時候，我看見河上有人在泛舟，山間飄浮著一片迷迷茫茫的霧氣，遠遠的半空中掛著一張吊橋……眼前的景緻，仿佛就是一幅美麗的山水畫，我驚詫而喜悅地想：這才是原來的基隆河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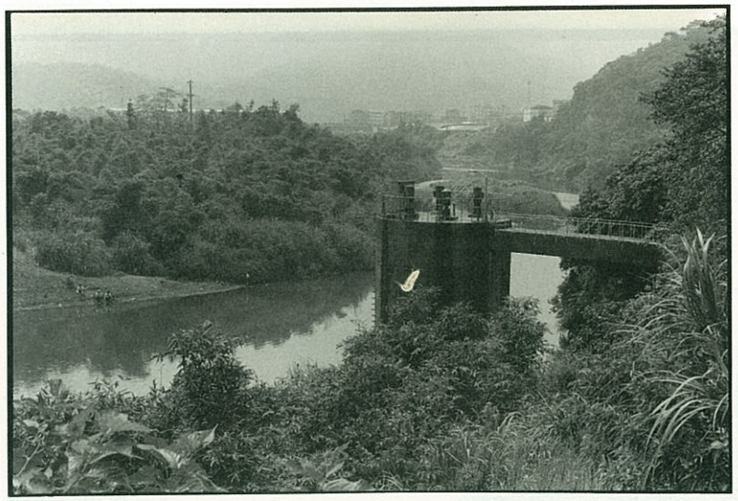
可是，你可千萬別走近去瞧哦！因爲……



《第21·22·23景》

眞相

原來，「泛舟」的人是在打撈上游清洗煤礦時，冲刷下來的煤渣；我們認爲充滿情意的詩一般的「山嵐」，卻是不遠處工廠排放出來的煙霧，吊橋上的行人，都得忍住那無所不在的、嗆人的味道哪！



《第24景》

飲水

這樣的基隆河的河水，能喝嗎？能夠的！無數的人每天喝的就是基隆河河水。

基隆市每一戶人家的自來水龍頭流出來的，就是這被垃圾污染了，和重金屬廢水混合著，並且還清洗過煤炭的基隆河河水！

目前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在暖暖、瑞芳、新山、六堵，都設有淨水廠。其中新山、六堵的水廠就是以基隆河爲水源，其餘兩廠則是在基隆河的支流取水。

基隆市民啊，你知道你家的自來水是由哪一個淨水廠供應的嗎？爲什麼自來水廠不能都設在遠離工業區的，那些尚未遭受污染的支流上游取水呢？

我曾經參觀過六堵的淨水廠。廠內的淨化程序的確按部就班。但是看看它的取水口吧，竟是設置在六堵工業區附近的啊！

越糟糕的水源就需要越重的消毒劑去處理，儘管處理過後的自來水符合飲用標準，但我們也同時喝進過量的藥劑，這樣的自來水，我們能喝多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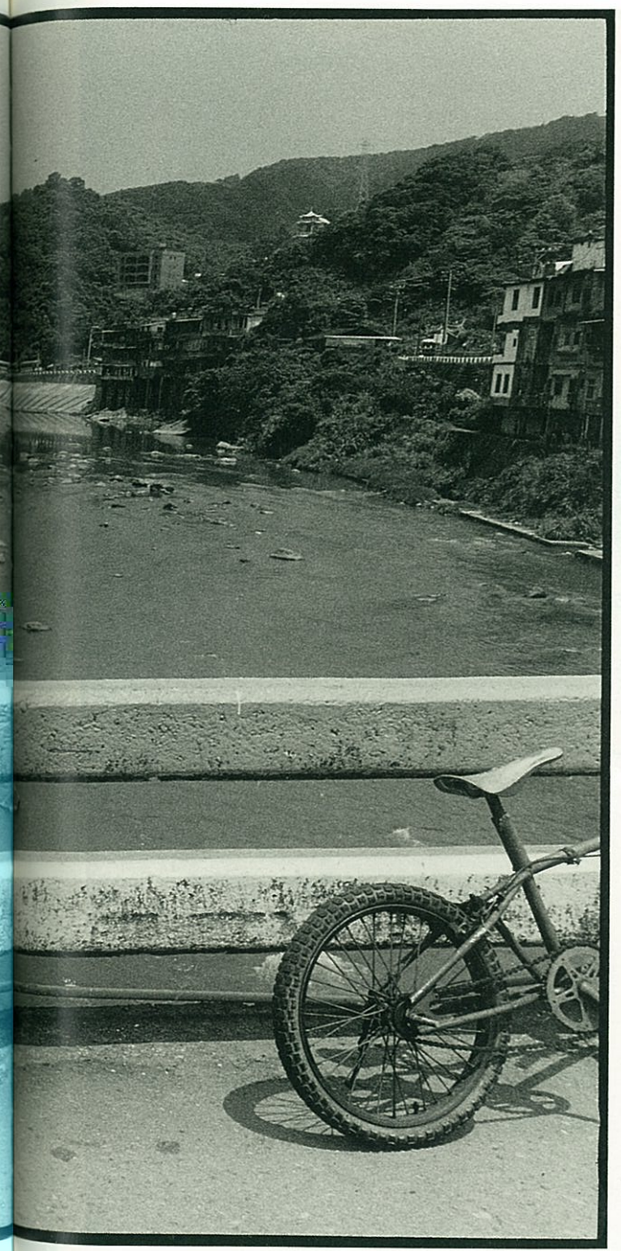
《第25景》

往事

站在八堵橋上，頂著正午的大太陽，從11點等到12點，整整枯立了一個鐘頭，我才拍到這班北上的火車沿著基隆河行駛的鏡頭。

這幕景色令我回想起高中的那段日子。那時，我經常趁著假期，從宜蘭鄉下，搭乘火車到台北看畫展。火車通過八堵時，我總會看到成羣的白鷺鷥在河面上飛翔。夏天來時，河裏更是擠滿了戲水的人潮。這是基隆河在我腦海裏烙下的第一個印象。

啊！基隆河，妳什麼時候才能恢復原貌，讓我們的下一代也能擁有這樣美好的回憶？



《第26·27景》

童年

跟在這兩位騎單車的小孩後頭，我也來到瑞芳鎮的介壽橋上。我看見他們兩個人，趴在欄杆上，指點著河水一直談笑著。搞了半天才弄清楚，原來他們是在仔細的搜尋河面上漂流過的垃圾，看看裏面是不是有什麼可以撈起來的玩具。

這樣的童年，比起我們那一代的童年，是什麼樣的童年啊！

瑞芳的街道是沿著基隆河兩岸發展起來的，因此基隆河也成爲瑞芳家家戶戶最方便的垃圾桶。一包一包的垃圾袋只要隨手往屋後一扔，就眼不見爲淨了。而每家廁所的肥水，同樣是一股腦地往河裏傾瀉。

根據統計，瑞芳鎮每個月倒進基隆河的垃圾高達 25.7 公噸。在這麼龐大的垃圾量中，總會有不少這兩個孩子可以撿拾的玩具吧！

《第28景》

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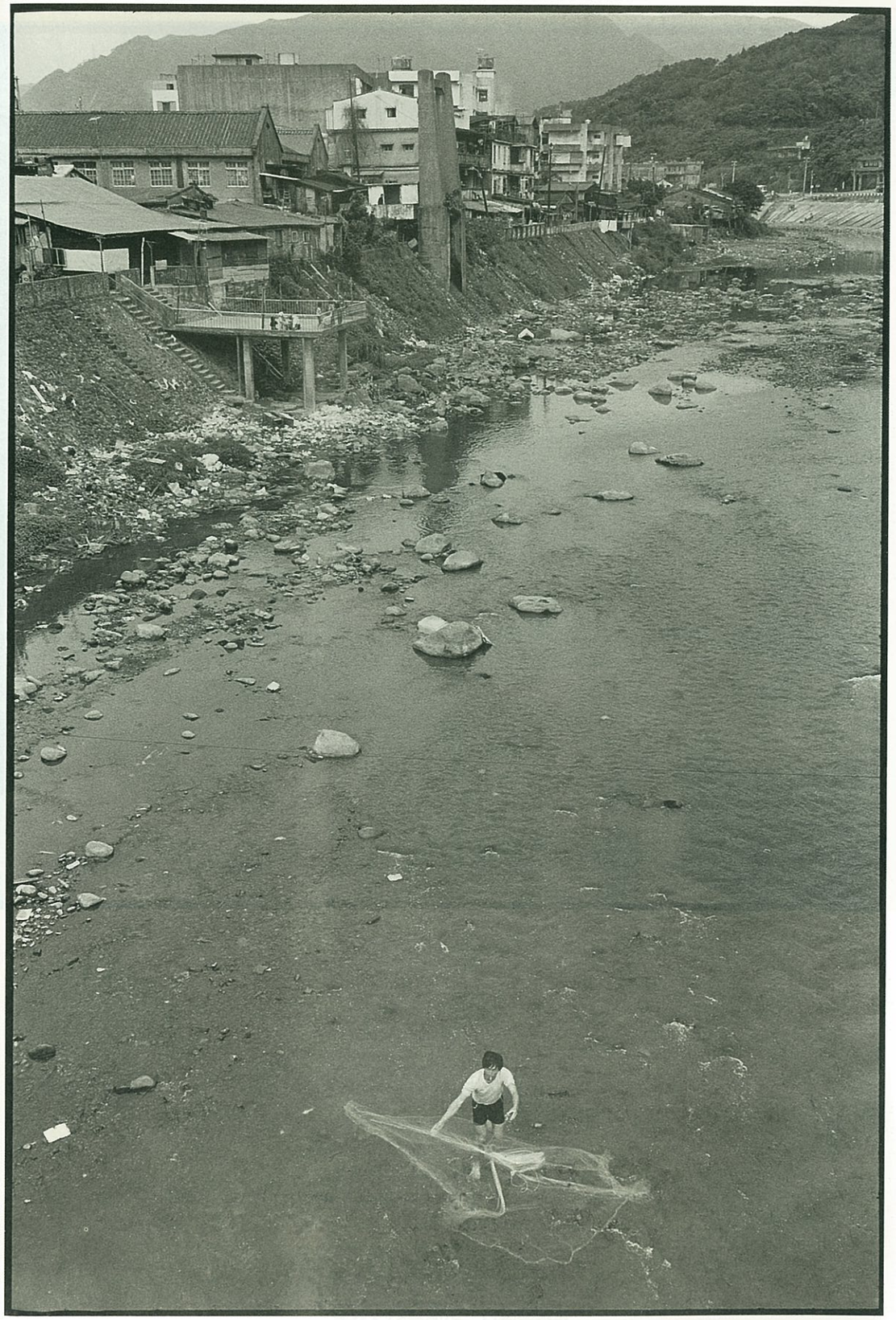
位於介壽橋旁的一所國校，警覺了隨意傾倒垃圾的危機。他們知道不該把垃圾直接倒入基隆河中；於是，他們將垃圾集中起來，送進學校的焚化爐中予以燃燒。然而，他們似乎不曾在垃圾中分類，只是一股腦兒的把它們焚毀了。結果燃燒到塑膠製品時，一股一股有毒的濃煙，就隨風飄曳過小小的瑞芳市街。

一名學童，剛剛到基隆河裏挑選了「玩具」，正從河岸上爬起身來。他和大部分瑞芳鎮的孩子一樣，都是在這所國校接受 9 年國民教育的。可是，如果學校當局都不曾分辨清楚，如何才是愛惜我們生態環境的正確途徑，孩子會懂嗎？

《第29景》

荒謬

荒謬的是，瑞芳鎮民自己每天都向基隆河下毒，卻又總想在基隆河的混水裏抓魚！雖然這一帶的河域，還算有些魚兒的踪影，但是，這樣生存下來的魚兒，能吃嗎？



《第30景》
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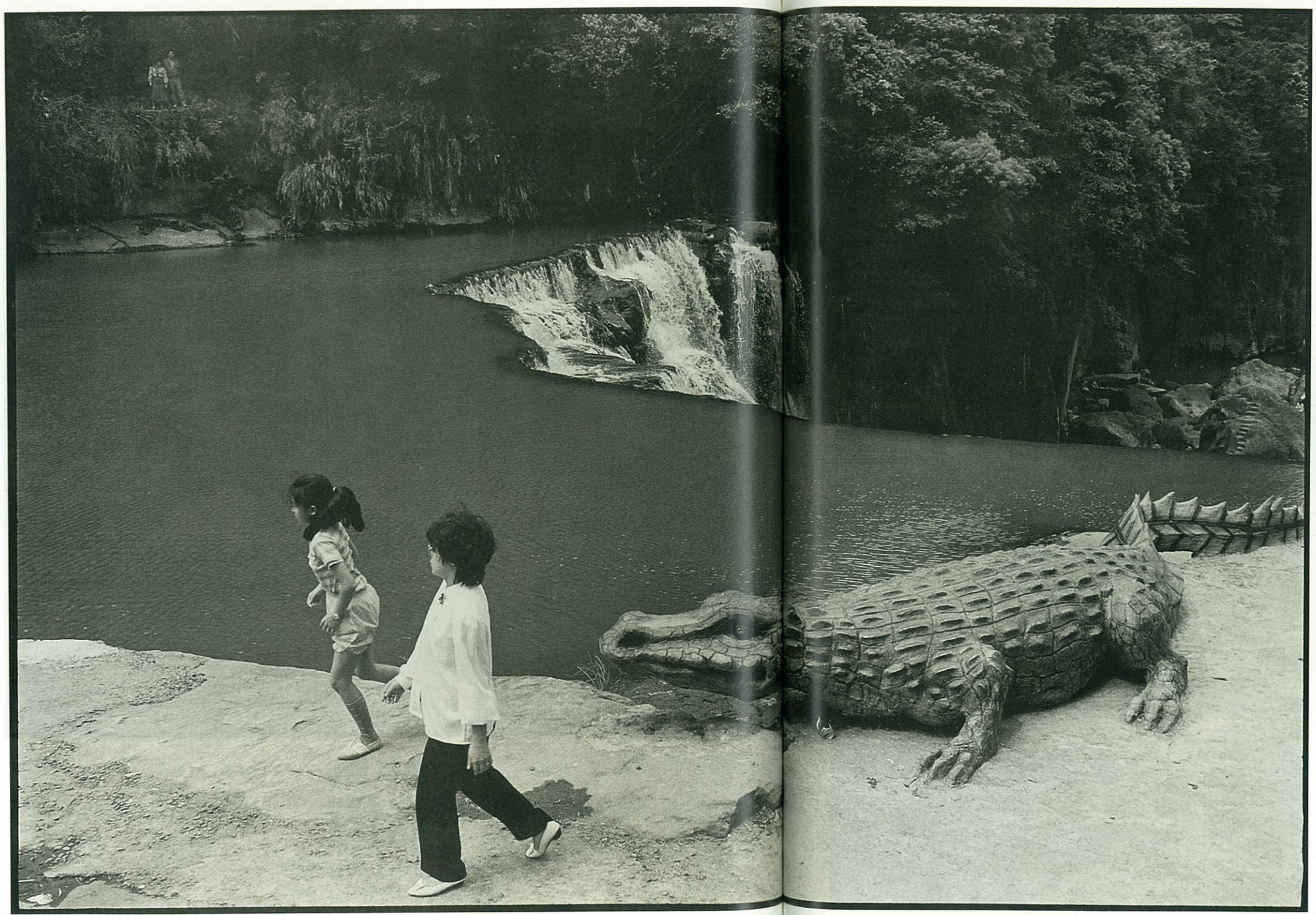
從瑞芳鎮往平溪鄉的路途，是一條陡峭、迂迴的山路。基隆河竄流在這人跡罕至的山谷間，一路上都很難看得見它的踪跡。沒有人煙的地方，總不至於有污染吧！這一段的基隆河，幸運地躲開了文明人的荼毒。

我在一處彎道上，看到一座天主教墓園。高聳的十字架，彷彿也是在爲基隆河，做最至誠的祝福。

《第31景》
浣洗

同樣的，在附近山間的基隆河支流裏，我們還可以期待清澈見底的溪流。

走過平溪鄉附近的一條支流，驀然看見兩位婦女在河裏清洗炊具，我的心頭竟湧起一份莫名的感動……。可是，等到溪水滙流入平溪鄉境內時，眞正應驗了一句老話——人煙越多的地方，污染就越嚴重。



《第32景》

汚泥

號稱「台灣尼加拉大瀑布」的十分瀑布，該是基隆河流域中最著名的風景區了。

當然，這裏也隨處可見遊客丟棄的保麗龍便當盒、保特瓶、易開罐等大自然無法消化的現代文明產物。只要一陣大雨過後，這些垃圾就會隨著瀑布奔瀉而下，形成這著名的十分瀑布風景區的另一奇觀。

不過，通常遊客是不會注意這一池色如泥漿的潭水的。可不是嗎？只要潭水流到斷崖，排山倒海般飛濺而下的時候，自然會激起燦白勝雪的一片水花，這才是遊客想要拍照留念的一景啊……。

畢竟，大家是來遊山玩水的，誰要看那一池汚泥呢？又有誰在乎美麗的水花背後是什麼？

《第33景》
廢物

在平溪鄉的平溪村裏，居民就是沿著兩岸，直接把房舍搭蓋在河上的。於是，基隆河又成爲一個大垃圾場。

爲什麼我們天天痛恨着工廠、礦廠，說它們敗壞了、汚染了我們的河流、我們的生活，可是偏偏在沒有工廠的地方，就又縱容起自己，將它弄得一樣的骯髒、汚臭呢？或許，每個人都覺得，自己隨手扔進一罐汽水瓶，一個塑膠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整個村子的汽水保特瓶、塑膠尼龍袋加起來，就足夠把清澈的河流，改變成一灘死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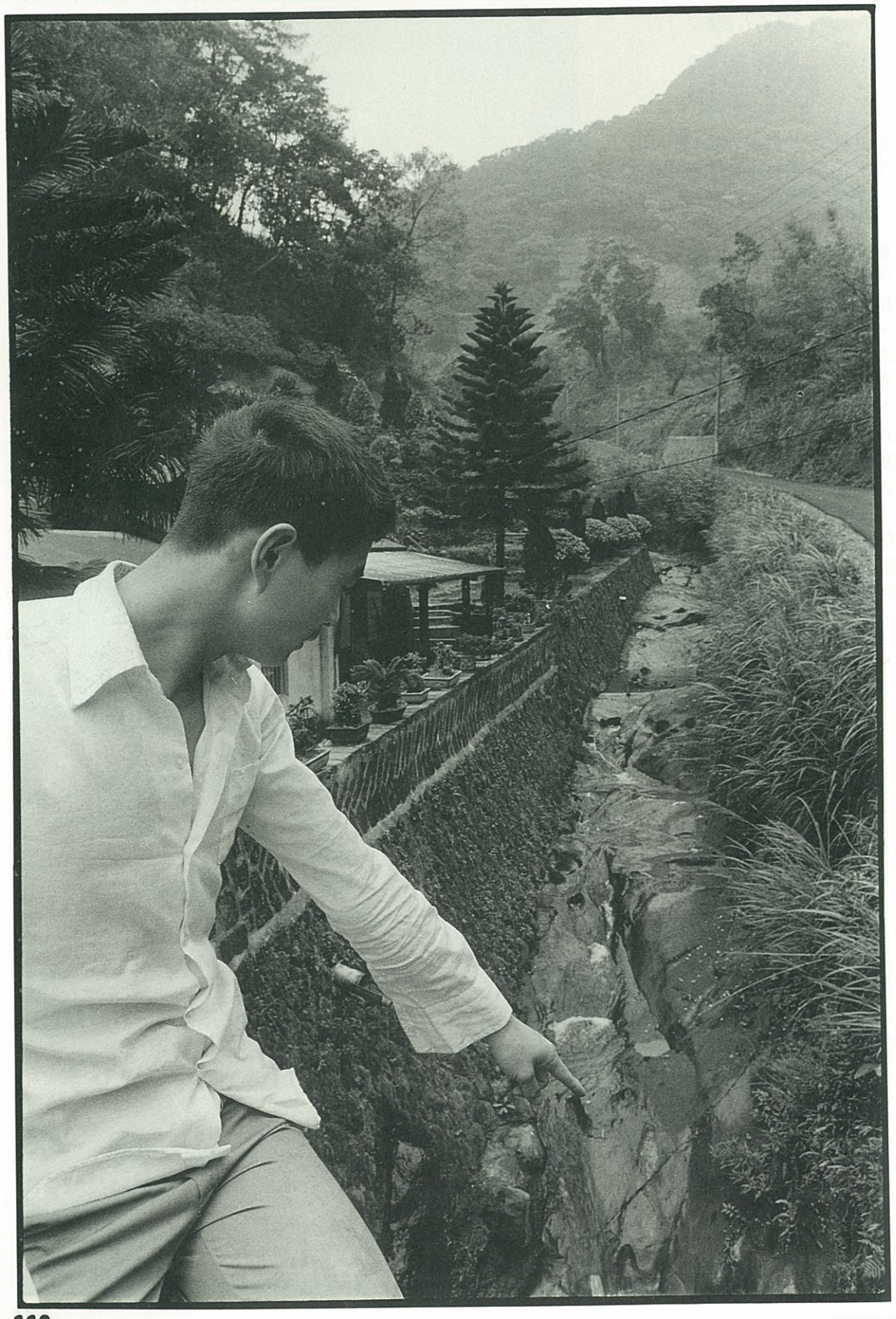
平溪鄉每個月傾倒在基隆河的垃圾量，比起瑞芳鎮來，竟然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平均每個月，基隆河要承受他們 49.5 噸的垃圾哪！

《第34景》
咫尺

由平溪菁桐分的途中，公路迅速拔高，谷底的基隆河看起來越來越渺遠了。這時，隔了一段距離，又讓人覺得深山縱谷，溪流潺潺，倒也憑添了幾分詩情畫意。

可是，若你被眼前的景緻吸引，停下車來仔細欣賞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許多處山坳，依然是鄉民的垃圾堆積場！

這兒距離基隆河的源頭，只不過咫尺之遙吧，我沮喪地想：不曉得要追索到何處，才能遠離汚染，尋找到乾淨的一掬水？



《第35景》

缺水

由平溪再過菁桐，就是基隆河的發源地——薯榔村了。菁桐有一家煤礦廠，過去，他們曾不斷地將洗煤的污水排入基隆河裏。後來，受不了當地居民的交相指責，於是礦廠用馬達把髒水抽到另一條不知名的河流裏排放。這眞是以鄰爲壑的作法。反正，似乎總得有一條河流遭殃。

基隆河到了薯榔村，總算保住了原來清澈的面貌。這兒家家戶戶都可以直接飲用未經淨水處理的河水。位於薯榔村雙菁路 117 號的陳姓居民，就是飲用這基隆河水的第一戶人家。

22 歲的陳俊雄指著他家門口的小水渠說：「我一生下來就是喝這兒的基隆河水長大的。可是，由於產業道路的闢建，破壞了原來的水土保持，現在，河水越來越少，甚至到了旱季，還會缺水哪！」

《第36景》

奇蹟

由陳姓人家的後院入山，基隆河的河道就不容易察覺了。從地形上判斷，這片野草叢生的山谷，應該是基隆河盛水期的河道。然而，在缺水的季節，基隆河源也只剩下野草堆下的一股涓涓細流而已。

爲了渡過缺水期，薯榔村民自己在水源頭處，架設了一個不銹鋼水塔，儲備家庭用水。沒想到在這深山的河谷間，我還會看見不銹鋼的水塔，眞是奇蹟。

《第37景》
礦泉

從岩縫中汩汩滲出的就是基隆河的第一滴水了，這也是文明人最愛炫耀的礦泉水吧！唉，誰能預見，每一滴從岩縫中滲出的「礦泉水」，經過一趟委委曲曲的人間旅程，最後竟然變成那般有毒的髒水？

直到提筆爲文的此刻，我還在後悔，怎麼幾次造訪，都忘了飲一口這基隆河的源泉呢？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自己被一路上所見的基隆河嚇壞了，以致連它清美的源頭活水，竟也不敢相信了。

《第38景》
召喚

從台北市前往薯榔村的路途有三：一是經由木柵、深坑、石碇的106號縣道前往；二是由松山、南港走台5號省道，到瑞芳再轉120號縣道南下；三是從汐止走31號縣道，越過菁桐山區，直抵平溪。這三條路徑我都走過，爲的是從各個角度來觀察基隆河源頭的山脈走向。

這第三條路綫，因爲路況不佳，很少有人行過。這裏一點也不像台北縣的其他轄區。放眼望去，這裏的山脈綿延無盡，有一種崇山峻嶺才有的粗獷氣派。我的孩子一下了車，就學著電視上的泰山般，對著羣山長嘯起來。

我拿這一張照片，做爲這個專輯的結語。因爲我深深覺得，每一個人在面對大自然時，都會情不自禁的把自己完全敞開、釋放出來。大自然自有一股召喚人們前去的力量，不論是山，是水，它們都會發出各自獨特的聲音，吸引着我們去接近，去聆聽。我虔心祈禱，但願眞有一天，基隆河也能重獲這股召喚的力量。

漫長的20年，回頭看基隆河病歷

為時一年多，拍攝基隆河的工作就要結束了。當我在沖洗這些照片，整理腦海中的影象時，我的心裏不由得一陣突然的激動：為什麼？為什麼這一條在我少時的記憶中，白鷺翻飛，孩童嬉水的基隆河，現在却變成一條人羣罕至、魚蝦絕跡、紅蟲滋長的臭水溝了？它又是在我忙於生活，忘了去探訪它的什麼時候，開始污染、敗壞、終至於死亡的啊？

潰爛了的基隆河，乾淨的「防治計劃書」

於是我鑽進一家報社的資料中心，埋頭在積累了二十多年，略微發出霉味的舊報紙堆裏，尋找事情的眞相。從密密麻麻、泛著臘黃的小號鉛字中，我看到了基隆河，無助地，一天、一天潰爛、流膿、衰亡……我也看到，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提出「拯救基隆河」的口號；就有一些研究機構忙着去診斷基隆河的病症；而省環保局、市政府等有關單位，也都提出過一張張白紙黑字，印得乾淨、漂亮的「防治計劃書」。可是，二十年前，基隆河就已經污染了。二十年後，不論有多少人為它陳情、求救、抗議……，基隆河仍然未見復甦的生機。為什麼？我不知道。

閱讀着這些資料，幾乎讓我對自己這一次的攝影工作，能夠產生什麼效果，完全失去信心了。現在，我將資料中的重要記事，一一整理出來，寫成這份令人心酸的「基隆河病歷表」，請《人間》的每一位讀者共同來會診，一塊兒開藥方，看看我們是否還有沒有辦法，救救基隆河。或許，這是我唯一可以寄託的希望了！

20年前後，恍如一場惡夢

***1967*年**

〔2月〕

2日　一家肥料廠在清洗廠房後，竟把有毒的污水排入基隆河中，使整條河面上都漂著翻白肚的魚蝦。

1970年

台北市政府在內湖區的基隆河河畔，向市民承租了一塊空地，用來堆放垃圾——這是基隆河噩運的開端。這日後聞名遐邇的內湖垃圾山一日日增長、成形，對基隆河下游造成決定性的污染。

***1973*年**

〔8月〕

17日　基隆市五名市民，在七堵區鶯歌里的基隆河河段，以石灰毒斃魚類，被市警三分局以違反漁業法移送法辦。

18日　基隆市清潔管理所，多年來將水肥任意傾倒在「汐止水廠」取為水源的基隆河中，被市警三分局查獲，認為嚴重妨害衛生，依法懲辦。

清潔管理所的吳姓司機向警方表示，他將水肥倒入基隆河中，已經十多年了。不過，他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不應該由他來負責。

21日　「基隆河流域污染水源改善督導小組」正式成立，並且立即展開污水取樣等調查工作。初步調查結果顯示，一共有50多家工廠，包括化學工廠、羊毛工廠、冷凍工廠、食品加工廠、魚蝦加工廠、鐵工廠、針織工廠、石礦工廠及煤礦廠等，設立在基隆河的兩岸，每天不斷的排放大量廢水於河中，使得基隆河河水大量蝕氧，同時積存了許多污染物質。

台北市工務局衛生工程處處長劉文槐，自日本、美國和加拿大等地考察回國後，透過大衆傳播，向台北市民拍胸脯保證：「基隆河可以再度供市民垂釣了！」

***1974*年**

〔10月〕

7日　台北市政府為了改善基隆河的水質污染，恢復中山橋一帶的清新空氣，審愼擬訂了5項處理辦法：①解決家庭污水；②管制工業廢水；③開闢公園綠地；④疏導河牀；⑤疏導排水溝污泥。這5項辦法經過市府首長會報通過後，將申令有關單位，配合改善。

蔡玉瓊老師的呼籲

***1975*年**

〔5月〕

25日　台北市政府計劃將基隆河列入管制區。清潔處經過研究，曾經希望採用機械處理，在河面以曝氣方式改善水污染的狀況。經過國外廠商估價，需要二億五千萬元的經費，同時每年還要付出額外的維持費。最後，市政府以預算過高，難以負擔，否決了這項計劃。

***1976*年**

〔1月〕

19日　經濟部工業局決定將基隆河列為「防治水污染管制區」；並且對沿岸100多家工廠展開污水排放設施的調查。

〔3月〕

10日　省立基隆中學化學老師蔡玉瓊，自年初開始，指導該校學生十多人，從事基隆河水質污染的調查、分析工作，並且拿此項研究成果參加「北區三縣市高中科學作品展覽」，引起了各界的關切和重視。

這項實驗，是由該校13名學生，分別從基隆河上游的瑞芳介壽橋到下游的台北百齡橋，全長約55.3公里的河段中，選擇一個定點；每一個人各自在同一天，由同一個地點，採取6次水樣，用來分析河水的濁度、PH值、氯鹽、溶氧量、生化需氧量以及鐵、錳等重金屬反應。

蔡玉瓊老師沈痛地呼籲，如果基隆河的污染狀況，不能立即獲得有效的改善，台北市、基隆市和台北縣的沿岸居民生活環境，必將受到致命的威脅。

撰文■阮義忠

*1981*年

〔7月〕

31日　李登輝市長對基隆河水質污染改善計劃表示嚴重關切。他希望衛生工程處能夠儘快地進行污水處理工程，讓台北市民能在兩年後，赴基隆河畔垂釣。距離62年底衛生工程處處長劉文槐「河邊釣魚」的保證，已經隔了6、7年之久了。

*1983*年

〔4月〕

16日　台北縣汐止鎮江北橋一帶的基隆河，接連兩天，突然漂來大量的死魚，迤邐河面數百公尺。這些魚兒爲什麼會暴斃？引起了有關人士的重視。

〔5月〕

17日　台大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蔣本基，偕同環保局主管廢水的卓英仁先生，前往上述現場勘察。事後卓英仁表示：「顯然是工業廢水造成的，依照死魚的顏色判斷，凶手大概是印染業。」

基隆地區的自來水受到嚴重的考驗

〔7月〕

17日　基隆市議員陳正太在議會提出質詢：暖暖區以上的基隆河，向來是工業廢水以及家庭污水滙集之處，水質本來就差；每當夏季來臨，多日不雨，污染的情況就愈形嚴重。但是自來水廠第一區管理處仍然抽取此地河水，做爲基隆地區的自來水水源。陳議員對於這樣的污水，是否能夠徹底過濾、消毒乾淨，表示懷疑；並且爲民衆的飲水衛生感到憂慮。

自來水廠第一區管理處的回答是：基隆河的水質確實很差，不過該處在抽取河水處理時，都會增加淨水過程所需的藥量。雖然成本提高了，但是該處自來水經過「省水污染防治所」的檢驗，名列甲等，完全符合標準，要民衆安心飲用。

〔12月〕

9日　台北市政府環保局表示，台北淡水河系的三條河流——基隆河、新店溪、淡水河，污染情況嚴重，河水的溶氧量低於標準甚多。其中百齡橋一帶的基隆河，溶氧量居然是零，水中生物根本無法生長。

爲基隆河把脈

*1984*年

〔3月〕

4日　《國中生》雜誌社舉辦「基隆河之旅」活動，邀請台大環研所所長於幼華教授，帶領28位國中學生，從基隆河源頭出發，順著河流走下去，觀察基隆河受污染的嚴重情況。

19日　行政院衛生署環保局在今天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該局最近開發成功的，一種以生物檢定來評鑑水質污染的方法。

會中，環保局所聘請的日籍博士森美若代子表示，她最近在北部各條河川進行「打撈」工作，希望藉著瞭解河川內的生物種類，來判定河川受污染的程度。森美若代子說，她在基隆河的八堵橋、實踐橋、中山橋和中國海專等5個地點的採集，都發現了無法想像、難以言傳的嚴重污染。

〔7月〕

31日　省環保局委託台大環境工程研究所對基隆河所做的「垃圾對水源水質的影響調查報告」，歷時11個月，終於完成發表。基隆河受污染的情況，第一次全面性的披露出來。

台大環工所及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聯合委託筆者，攝製一部「爲基隆河把脈」的記錄影片；並且在台視「熱綫追踪」節目播出，引起很大的迴響。

*1986*年

〔2月〕

20日　環保局局長莊進源表示：已經被判定爲死亡的「惡水」——基隆河，將有恢復澄清面貌，成爲台北市的「泰晤士河」的可能了。據他估計，整治基隆河大約需要20億的經費，需時兩年。

如果台北市政府不健忘的話，應當會記得，民國64年，他們以「2億5千萬元」預算過高爲理由，否決了基隆河的整治計劃。泰晤士河曾經是世界上惡名昭彰的一條被污染河川。或許，莊局長談話的眞正意涵在此吧！

〔4月〕

7日　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在「基隆市綜合發展計劃」報告書中指出：基隆市的都市下水道系統迄今仍未興建，於是沖水式厠所所排放的水肥，都沒有經過適當處理，就直接排入雨水下水道中。再加上基隆市水肥處在水肥處理上缺乏嚴格管制，即使處理過的污水排放，仍然會對水源造成嚴重污染。這些都是污染基隆河的元凶。

基隆河可能重新獲生嗎？

〔7月〕

26日　研議了5年多的基隆河河道「截彎取直」規劃，目前有了初步的結果，只等決策單位核准，以及施工方式決定，就可以動工了。

改道的範圍是從松山成美橋到大直之間的河道。這項工程，預計可以產生274公頃的新生地，直接效益高達250億元，而總工程費只需170億元。因此，市政府官員認爲這是一樁賺錢的生意，值得早日開發。

〔8月〕

7日　衛生署已經擬定「基隆河示範性流域整治計劃」草案，計劃在10年內整治基隆河，使河水達到河川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並且符合公共給水、水產養殖、灌溉及工業用水等品質要求。初步估計，需要19億6千萬的經費。

15日　財團法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邀集了10多位專家、學者，共同來爲淡水河系的三條河流把脈，希望透過立法與成立專責機構的努力，在15年後，讓淡水河系重獲新生。 ♧

廣濶展現的影像歷程

台灣第一大河濁水溪史詩・即將推出!!

「人間」慎重策劃，耗時年餘的特寫專輯《一條河流的生命史》，於本期推出了第一部：「基隆河」的故事。這是第一次，我們以鉅視的眼光，以分鏡的手法，一步步溯源而上，讓您身歷其境地目擊了基隆河——她的掙扎、潰傷與死亡的病危報告。

這也是第一次，在台灣印刷媒體上廣濶展現的影像歷程。一條河流的生命史就在這裏流淌而出……。

《一條河流的生命史》蘊含了三個單元：基隆河、濁水溪、大漢溪。在這個特寫專輯裏，我們縱走台灣三大河流，橫跨南北百餘鄉鎮，涉深水，攀高山，深入田野，以人文的廣角和現實的剖面，生動地觀察著、記錄著這迤邐曲折的河流的生命。

近期內，它的第二部「台灣第一大河：濁水溪史詩」，即將與您會面，在「人間」雜誌上浩瀚地展開——

爲了這個單元，本刊曾邀請中研院「濁大計劃」的田野工作者、地理學家、建築學家、史學家以及社會相關人士，共同參與、精心策劃。本刊製作小組出動了10位採訪人員，在濁水溪險峻的上游、富麗的中游和壯濶的下游數度往返，搜巡、探勘、走訪……。

河流的生命孕育了人的生命，河流的歷史，就是人的歷史。親愛的朋友，細數了基隆河的滄桑，讓我們一塊兒出發，再去測度濁水溪的豐饒與浩瀚吧！

人間雜誌

日頭要下山，是誰也擋不住的

一條日漸消失中的打鐵街

高雄的拆船船塢上，以人的膏血鍛淬出一座
巨大・冷酷・貪婪的廢船鋼料王國。
然而，在宜蘭市的武營街角，卻瑟縮著 6 家打鐵舖子。
怕不有幾千年了吧，中國的打鐵舖子爲中國農民鍛造過鋤頭、柴刀
斧頭、秧銚、犁耙和鐵搭子，爲中國的婦女打造過剪刀和菜刀
開展了農業，創造了幾千年農業的文明……
如今，打鐵的師父老了，打鐵舖子在新的耕耘機器、
在大量生產的家用鐵具前註定了衰頹的命運
就像翁火寶老師父說，
《日頭要下山，任誰也擋不住喲！》

攝影／撰文■蔡明德

隨著歲月的流轉，老鐵匠藍林旺只能打造門環、剪刀、小魚叉、鋸子柄等細小的器物。

宜蘭市武營街的角落邊，
至今仍侷促著六家古老的打鐵舖子；
在窄小舖子的門口前，
老闆擺設了配鑰匙的攤子，
以便補貼打鐵業沒落以後的
家計生活。

●武營街的打鐵舖子

由於高度和快速的工業化，宜蘭市的武營街，像宜蘭市的許多街道一樣，它的街貌一直在不斷地嬗變著：櫛比鱗次的現代樓房、各式各樣的商店櫥窗、以及絡繹不絕的行人車輛……。但在蛻變中，武營街的一個灰黯角落裡，却仍侷促、擁擠著6家古舊、黯黑又窄小的打鐵舖子。

這些打鐵舖子的面積，每間不過十餘坪大小，舖子裡堆滿了各種形狀的鐵材，門口的鐵架上掛著許多菜刀、柴刀、鋤頭和斧頭等等……。一口經常冒著熊熊烈火的火爐、沈緬於工作的鐵匠和鐵砧上敲打出的「碰鏘鏘」的節奏性的鎚鐵聲，往往吸引一些好奇的路人停下脚步，看上老半天。

在台灣早期農業社會裡，打鐵的手工業製品供應了農業和生活上的需求。在那個時代，舉凡鋤頭、柴刀、斧頭、秧銚、十字鎬、鐵搭（齒狀的鐵耙）、菜刀、剪刀、煎匙、鋸子……乃至於造船用的船釘，都由打鐵舖子來鍛製。因此，在過去的社區中，打鐵舖子到處可見，是個興旺的行業。當時，台灣的許多地方或街道，便因打鐵舖子的集中而命名，比如：台北市赤峯街舊稱「打鐵街」；彰化鹿港有「打鐵厝」；台中市南屯里在從前叫「犂頭店街」；屏東縣新埤鄉有打鐵村……等。然而，由於時代巨輪的不斷轉動，農業工具的巨大變化，以及鋼鐵器具生產方法的現代化，做爲一種行業的打鐵，迅速沒落了。到了今天，這些地方有些已由官方改了個典雅的名字，有些則依然沿用舊地名，但它們原先盛極一時的打鐵舖子却消失了，只是徒具虛名而已。

還記得十多年前，在我花蓮家鄉的鎮集上，也有一家打鐵舖子。我總喜歡和三、兩個童伴蹲坐在打鐵舖子門口，專注地看著打著赤膊的打鐵師傅們，揮著滿身汗水，你一鎚，我一鎚的在「碰碰、鏘鏘」的鎚聲中賣力工作。後來，我因北上求學、謀職的關係，一直難得回家鄉一趟。幾年前的一次舊曆新年，我再回去的時候，那家打鐵店已變成一家機車行，從此，打鐵舖，這個童年重要的記憶，永遠從我的故鄉的街角消失了。

受過日式教育的藍林旺老先生，能用簡單的日語在牆壁上記載他的生意往來。這家打鐵舖子已有數十年歷史，一直維持著傳統的原貌，一直敲打出「碰鏘鏘」的聲音。

● 70個年頭過去了

每天早晨七點半左右，武營街上的打鐵舖子，已陸續開門營業了。冬天蕭瑟的寒風吹得街上的椰樹沙沙作響。現年83歲的藍林旺和64歲的翁火寶緩緩地朝打鐵舖子走來。藍林旺老先生總是喜歡戴頂棕灰色的呢絨帽，帽沿下那張佈滿皺紋的臉孔，刻鏤出他所經歷過的漫長歲月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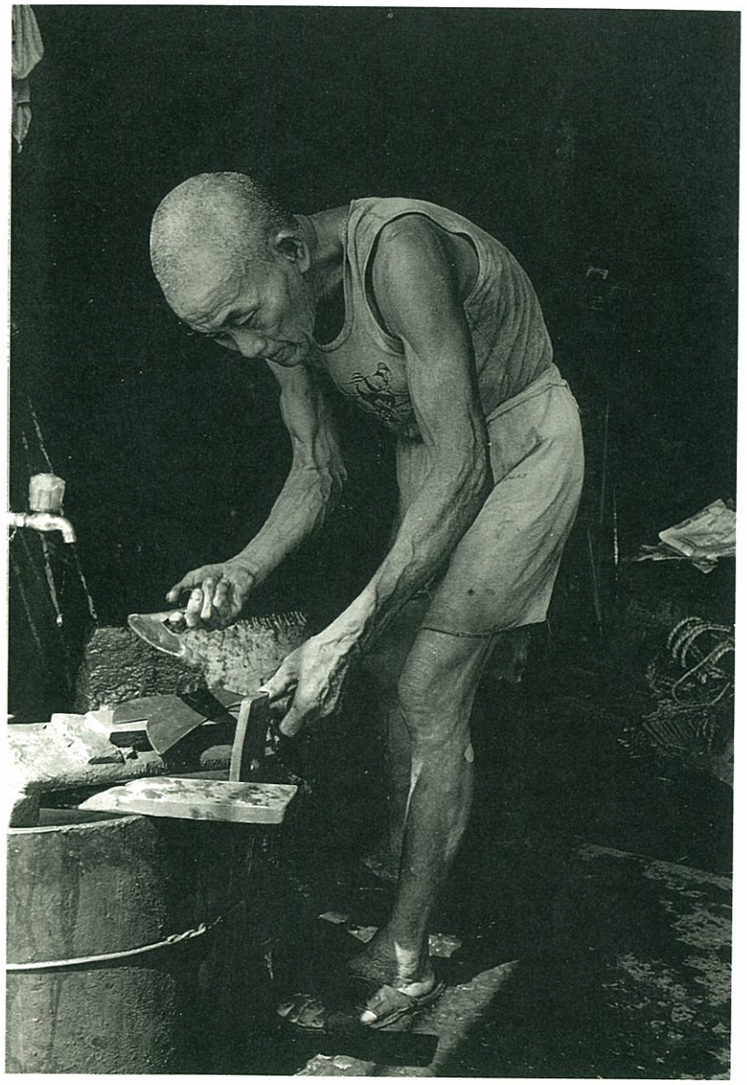
「早啊！伯公。」隔壁年輕的打鐵師傅謝榮國一邊整理店舖的鐵器，一邊探出頭來寒喧著，聲音中充滿了對老一輩匠人的尊敬和推崇。謝國榮是這武營街年齡最輕的打鐵師傅，他關切地說：「昨天您不是說感冒了，想在家裡休息個兩三天的，怎麼今天又來做工啊？」

「沒辦法，咱生下來就是勞碌命。打鐵打習慣了，你讓我閑下來，我比生病還難受。」藍老先生漫應著。他是目前武營街年齡最高的打鐵師傅，從他的身上，我們彷彿看到傳統職業倫理中那種知足、惜物、堅毅耐勞的精神。

翁火寶卸下了店門，開始生起火來。在低矮、陰暗的舖子裡，牆壁和屋頂被爐火長年燻烤得斑剝、漆黑，空氣中瀰漫著煤屑和那鄉愁的鐵銹味。舖子的名稱叫做「長益鑽造部」。這個日本味道的名字，又讓人生動地感到歷史的古老和年代的久遠。

翁火寶出生在一個打鐵世家。據老先生說，他的祖先早在移民來台前的福建永定，就已經以打鐵爲生了。渡海來台後，先是打造船釘開始，開創了翁家的基業。「說起宜蘭這一帶的打鐵技術，當初都是從福建漳州、泉州傳過來的。」翁火寶以堅定的口吻這麼說。而藍林旺的父親在日據時代也是一位知名的打鐵師傅，早期，鐵舖子就設在今天宜蘭市南門街附近。那時候，他父親所打製的剪刀，相當受到附近婦女和裁縫師傅的歡迎。「從我跟隨父親學藝到現在，一晃眼，70個年頭過去了！藍林旺一邊推動著那座伴隨了他大半輩子的風櫃，一邊說著。爐子裡的火苗逐漸興旺起來，一閃一爍地映照在他刻鐫著時代興衰的粗礪的側臉上。

他們的打鐵技術都是經由最典型的中國式學徒訓練傳衍下來的。學藝通常需要三、四年的時間才能「出師」。以翁火寶爲例吧，他因幼年喪父，十一歲時便跟隨著大伯父學習打鐵的技術。「剛開始當小學徒的時候，早晚還要掃地、餵雞、養豬，還輪不到拿鎚子鍛打的機會，只能蹲在旁邊鼓風升火呢！」翁火寶說：「一段時間過後，師父才准許我們三、兩個學徒分別依學藝的程度拿大鎚、小鎚，



老鐵匠彎身磨刀時，
兩隻胳臂爬滿了青筋和肌肉，
他笑著說：「也不知燒破
多少件衣褲，燒傷多少次皮膚，
才能『出師』的啊！」

謝永和與謝榮國
是一對父子檔的打鐵師傅，
算是傳承了這項中國
技藝史上的傳統技藝。

團繞在鐵砧旁邊，師父手執一隻小鐵鎚，自有輕重、緩急地敲在預備打造的鐵塊上。我們就按照師父的指示，你一鎚，我一鎚，『碰鏘鏘』地敲打起來。」

在初初習藝的那段時間，由於對工作的生疏，經常不是被鍛打時迸散出來的火星炙傷，就是被紅熱的鐵塊燙傷。這些經驗都令翁火寶畢生難以忘懷。他打趣地說：「也不知燒破多少件衣褲、燒傷多少次皮膚才『出師』的啊！」出師之後，翁火寶仍舊留在伯父的打鐵舖子裡幫忙，直到 28 歲結了婚，才自立起門戶來。從此，翁火寶的一生便終日與風櫃、火爐爲伍了，不但延續了翁家的打鐵業，也養活了 5 個兒女。而今這些兒女們一個個完成了大專教育，且都成家立業，這是最令他感到欣慰的。

●唐山來的米花鐵

由於師徒相承只靠口述、身授，缺乏理論上的傳承和記載，老匠人對打鐵的技術大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事實上，根據史書記載，中國人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很瞭解鐵的質地和性能了。我們的祖先曾將鐵的種類性能劃分爲：生鐵（又稱鑄鐵）、熟鐵（又稱鍛鐵、銑鐵）、鋼鐵三種。科學史家也指出，戰國時代，中國的冶鐵技術遠遠地領先於世界其他民族。

生鐵含碳量較高，熔點比熟鐵低了三百多度，切口白色、質地硬而脆，適於鑄造器物，但因缺乏延展性而不適於鍛接和打造。根據藍林旺的看法：早年台灣鐵礦資源少，當時所用鐵材，大部分是從唐山用帆船運來的。由於運來的鐵塊彷彿爆米花般的方塊狀，所以大家都叫它「米花鐵」，而這「米花鐵」硬度大，需要用木炭燃燒，使它變軟，以適合鍛打和延展。於今想來，這唐山的「米花鐵」應該是生鐵鐵材吧！

熟鐵的含碳量較低，熔點高、有延展性，比較軟，適合鍛打、錘鍊。鋼鐵則是將熟鐵以炭爲還原劑，加熱至 1000 度左右，經由不斷的錘鍛，把鐵塊中的雜質氧化除去後，所得到的更爲精純的鐵。

●單憑肉眼就能做最準確的判斷

翁火寶揮著汗，正在聚精會神地鎚打一隻菜刀。他把一塊長方形的鐵塊埋進燒紅的炭堆裏加熱，並不時地鼓動風櫃，然後反覆地鍛燒、鍛打、淬水。同時，他也不斷把鐵塊從煨紅的炭堆裡拿出來檢視著火色，像似母親呵護著即將誕生的嬰兒。因爲長年酷重的打鐵勞動，他和藍林旺的背部，都略顯佝僂。他一邊翻動著爐火裡的鐵塊，一邊說：「打造過程中，炭量的多寡、加熱的程度是一點也不能馬虎的。你必須按照材料的性質、工具的類別，來決定冶熔的火候，另外，淬水時間也要適中，才能增加鋒刃的硬度，不易損壞。」他指著爐火給我看：「喏，喏，燒出來的火色，有亮黃、暗黃、亮紅、暗紅、暗棕等火色來，甚至像早上的太陽那樣紅通通的喲！」由於日積月累的工作經驗，老一輩的打鐵師傅，單憑肉眼，便能做最準確的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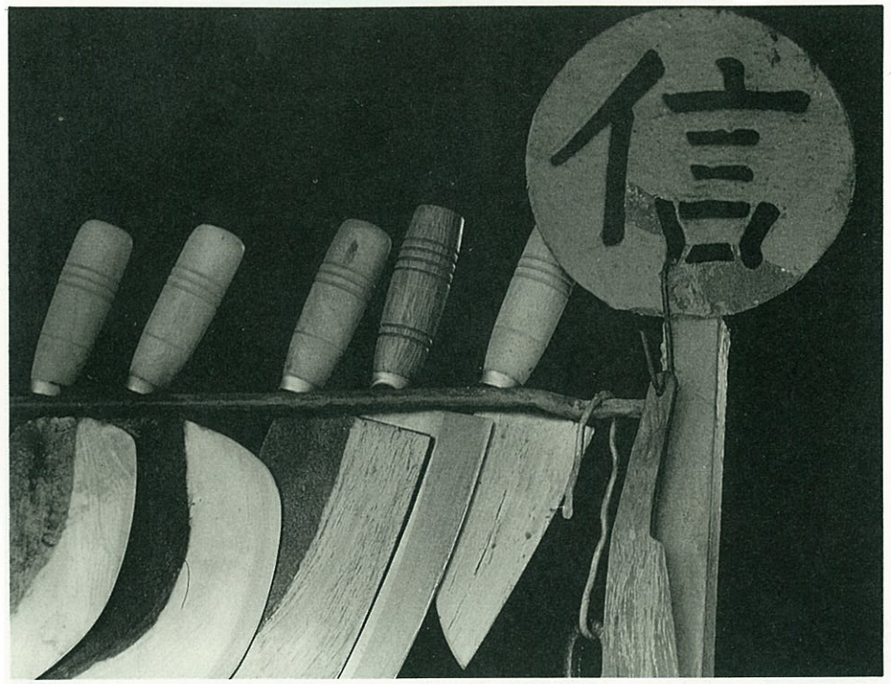
鐵塊已逐漸展現出扁平的樣式，翁火寶將預備做刀刃的一邊破開一條長縫，加上了一小塊鋼片，然後再一次不斷地鍛燒、鍛打、淬水。並不時仔細打量它的形狀和厚薄。據《天工開物》的記載，「鍛打」是中國傳統的打鐵技術，可以使熟鐵、鋼鐵經過錘打而變得更爲尖銳、質地更勻致。像翁火寶正在打造的菜刀，經過細密的鍛造過程，便能獲得良好的品質。

約莫一個半小時的光景，翁火寶終於將菜刀打造完成。熄了爐火，他直起腰，鬆了口氣說：「呼，打好了。學藝的時候，要有一點兒差錯可不得了，師傅馬上會給你一頓嚴厲的責罵。」

●龍淵、泰阿、工布的傳奇

都幾十年的歲月了，當時學藝時的嚴格訓練，還不時投影在他心中呢。

翁火寶很緬懷那一段風光的日子，回憶地說：「當時的生意實在好，每家鐵舖子都僱了好幾個師傅。每天呀！一批批的生意上門來，都得趕工加班才能交貨……。」



門口鐵架上掛著的刀器，在冷風中微微搖摇著。但是，「信」、「長」、「上」……等標記，不僅標示了鐵舖子的店名，也代表那箇鼎盛時代的信譽象徵。

傳統師徒制度，在過往千百年的時間裡，確曾建構了各自的嚴格而細密的工作倫理。老匠人這種專注、敬業的工作態度，讓我想起古代煉劍名師歐冶子的故事；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上的記載：歐冶子和干將應楚王的聘請，用天下最精純的鐵英做材料，煉製三口名劍。相傳他們爲了爐火溫度不濟，跳進煉劍爐中焚身瀝血，終至煉造出天下最鋒銳的龍淵、泰阿、工布三口利器。這種爲了工作的强烈要求不惜付出生命的敬業態度，令人低廻不已；在翁火寶、藍林旺兩位老師傅的身上，我似乎又看到了它的影子。幾十年來，他們倆默默地把一生鍛注在這傳統的技藝中去……

●「長」字店號的烙印

菜刀打造完成後，翁火寶燃上一根香烟，坐在低矮的木椅上略作休息。他一面用毛巾拭著臉上的汗水，一面說著：「現在那種用機器大量生產的工業製品，才不可能像我們這樣仔細地錘打囉，所以動不動就折斷了。」他的話說完沒多久，一位拎著菜籃的中年婦人走進舖子來。「師傅，有空嗎？」她說。

「來坐啦。」翁火寶掛著笑臉迎了過去。

「我這兩把菜刀鈍了，麻煩你磨一下。年節到了，我趕著用。」她說著，從菜籃裡拿出兩把菜刀來。

「已經用了好幾年了吧。」翁火寶端詳著刀面上「長」字店號標誌的烙印，彷彿是遇見一個久別重逢的故友。

「那是我生下老么的那年跟您買的，都已經七年囉！」

「有這麼久了啊！」翁先生喟嘆著，一邊問：「妳看，刀刃上的鋼片都快磨光了，想不想換一把新的？」翁先生借著機會推銷生意。

「不用了，磨一磨還能用上許多年呢！我得去買菜，回頭來拿。」中年婦人說著，逕自轉身走了。

翁火寶提起菜刀蹲到砂輪機旁邊，開始磨將起來。一面感慨地向我訴說：「現在機器製作的菜刀，一個鐘頭可以壓製出好幾十把，又快又便宜。我打一把菜刀要一個多鐘頭，手工打造的東西再銳利、再耐用，也沒辦法在市場中和機器製品競爭啊！」

雖然生產成本低廉、包裝精美、機器壓製的菜刀和剪刀出現，造成打鐵業的日趨沒落。但是，在工業機械製品還沒發達以前，本省打鐵業也曾經有一段輝煌的日子啊……。

●到茶室去找吧！

日據時期，在日本政府掠奪台灣資源的政策和推動殖民地農業生產的計劃下，市場上對鐵器的需求量日增。大量開山築路，農業耕作工具的訂單不斷湧到，使打鐵業躋身當時幾個高收入的行業之林。

現年 63 歲的謝永和，原本是個農夫。後來因爲娶了打鐵師傅的女兒，才開始了他的打鐵生涯。謝榮國就是謝永和的長子，雖然才 34 歲，但已是 5 個女兒的父親了。謝榮國小學畢業時，父親執意地不讓他接下打鐵的行業，但自認不是「讀書的料」，而父親的打鐵舖又正缺乏人手，順理成章地，還是接下了父親謝永和的老鐵舖子。

現在，謝榮國還鮮明地記得，小時候他的老鐵匠外公，非常的疼愛他，因此整天黏著外祖父不放。每當他在舖子裡找不到外祖父而哭鬧時，母親總是對他說：「要找外公，到茶室去找吧！」50 多年前的茶室，相當於今天的舞廳、夜總會等高消費的娛樂場所，當時也只有富家子弟、豪商巨賈才有條件在「茶室」出入。「一個打鐵師傅竟能和富戶巨商經常在這種場所出入，可以想見當年打鐵業興隆一時的景況了。」謝榮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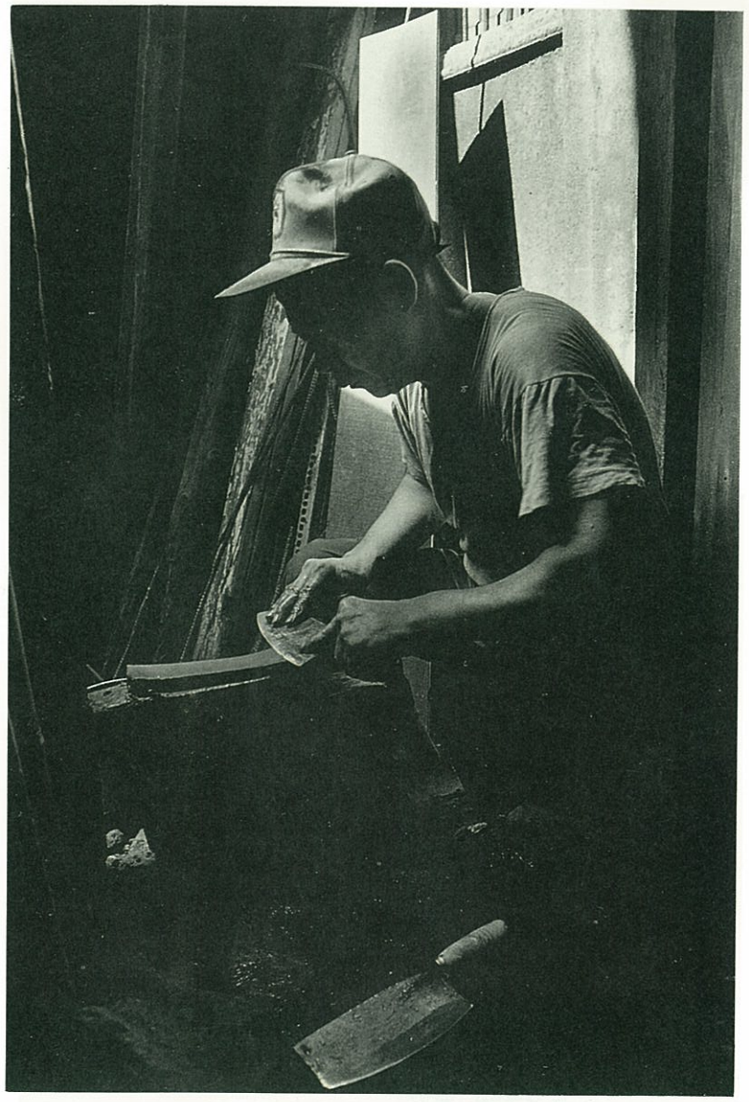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政府自民國 38 年起，對於私有耕地實施全面三七五減租。民國 42 年起，進一步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在政策的推動下，不僅使農村土地利用和農業總生產量增加許多，農民的購買力以及對鐵製農具、生活器物的需求量，也相對地快速成長起來。台灣鐵舖子在戰後的大復興，就是在這一段時日。

一直到民國 50 年左右，宜蘭市區還有 15 家打鐵舖子。藍林旺和翁火寶都是經歷過當年鐵舖盛況的老匠人，一直到今天都很緬懷那一截風光和歷史。翁火寶回憶說：「當時的生意實在好。每家鐵舖子都僱了好幾個師傅。每天呀，一批批的生意上門來，常常都得趕工加班才能交貨，眞是生意多得接不下來。現在說這些，講古一樣！」

●日頭下山了

進行農業土地改革的同時，自民國 44 年起，農業機械化的政策被積極推動了起來。據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48 年到 59 年之間，耕耘機的數量，從 2000 架到 28000 架，約等於激增了 15 倍之多。農業機械動力雖然節省了農村的勞動力和畜力，提高了農村生產力，增加了農民所得，但是，原本和農業生產方式、農村生活相互依存的打鐵業，因爲傳統生產工具的式微，竟一步步走向了沒落、蕭條的境遇。

這以後，只有在無法用機器耕作的山邊地、梯田……，農民才使用傳統手工打造的農業工具。整個鐵舖的市場迅速縮小，而招致沈重的打擊。



民國 50 年以後，台灣工業開始快速發展。成本低廉、包裝精美的機械製品日甚一日的大量生產出來，很快地席捲了打鐵業還保有的剩餘市場。從此，打鐵業就日薄西山，再也無法恢復從前和農村社會經濟緊緊相依附的關係，註定了要淪爲消亡的民俗性工業。

對於打鐵業黃金歲月的遠去，藍林旺覺得既感傷又無奈。隨著歲月的流逝、體力日衰，他現在只能打造一些細小的器物，像小魚叉、門環、剪刀等等。他指著那掛在牆上、佈滿了灰塵的，以前用來裝剪刀樣品的長方形玻璃木框說：「這

機器壓製的菜刀大量出現了，
像狂飈一樣捲走了傳統技藝。
打鐵師傅們偶爾還得替
這種機器產品做售後服務，
勿寧是一種悲辛吧？

謝榮國今年卅四歲，育有五個女兒，他是武營街上最年輕的打鐵師傅。

個木框，也不知有多少年沒裝過剪刀了。十多年前，我的剪刀一支要賣 100 元，一個星期都能賣上好幾把。現在，機器製的剪刀，雖然掉在地上容易斷裂，可是好看呀！價錢又便宜，今天打一把非得 400 元不夠本，爭不過啊——一年難得賣它一、兩把了。」

經歷了打鐵業的發展、鼎盛和沒落的過程，及數十年台灣歷史從日政到光復後的變遷，在這些老一輩的打鐵師傅心裡，勿寧都積累了許多滄桑和感慨。那天，翁火寶就曾經望著武營街上絡繹不絕的車輛和行人，嘆了口氣，說：「現在宜蘭市也只剩 6 家打鐵舖子了。再也沒有年輕人願意學這種不賺錢的技術。日頭要下山，是誰也擋不住啊！」

●一個人打鐵，總覺得寂寞孤獨啊！

農業機械取代了農村勞動力以後，農村過剩的人口開始大量外流，打鐵舖的年輕子弟，也紛紛到都市謀生去了。民國 60 年，政府再進一步，展開了「加速推行農業機械化方案」，使得原本沒落中的打鐵業，更加快了走向消亡的速度。

爲了力挽狂瀾、掙扎圖存，打鐵業者只好遷就現實，採用一些機械成品來改善自己的生產方式，降低成本。例如電動錘壓機取代了鍛打的人力；電動送風機取代了手動的風櫃；電動焊槍取代了手工的熔接……。今年 39 歲的郭秋林，是目前宜蘭武營街打鐵舖子中採用機械設備最多的一位。他說：「這些機械的採用，固然節省了我們的體力和時間，但是，生產成本偏高，速度也差得遠，根本無法和工業製品競爭。雖然，在打鐵市場的需求上，這些小小「現代化」的努力，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却也多多少少的，增加了打鐵匠個人的家庭收入。

郭秋林出生在一個打鐵世家，已經生有 5 個子女了。老大讀國中一年級，老么還在襁褓之中。一家七口的生活、教育費用，對郭秋林來說，是一項沈重的開銷。靠著他這個「半現代化」的打鐵舖子，勉强撐持着，終是吃力，郭太太爲了幫助家計，還得每天一早推著攤子出門，沿街叫賣「杏仁腦」，貼補家用。

藍林旺鐵舖子裡的設備，却一直維持著傳統的狀態，一向沒有添購任何機械設備。他認爲，自己年紀大了，再做也沒幾年，而現有的設備，却跟隨了他大半輩子，現在一下子要丟棄更新，經濟上沒必要，情感上也割捨不得。他說：「從前打鐵時，總是三、兩個人圍著鐵砧打，給人那種一起打拚的快樂。自從機械發達了，變成一個人打造東西，雖說節省了人力，却總讓人覺得寂寞孤獨啊……。」

民國 65 年左右，武營街上除了藍林旺和翁火寶的鐵舖子以外，其他打鐵舖子的門口，都多出了一幅景緻：每家都擺上了一個配鑰匙的攤子。「配鑰匙」這個行當，儼然成了鐵匠們貼補家用的副業。謝榮國說：「除了打鐵，其他的我一竅不通，萬一哪一天打鐵這一行眞幹不下去，我還可以靠著配鑰匙來討生活呢。」謝榮國的這番話，其實是看見了不久的將來，打鐵業即將被現代文明所淹沒的不可變易的命運。

●相互依偎抵抗這陌生的揶揄和嘲弄

午后五點，冬陽軟弱無力地照在武營街上。6 家低矮、簡陋的打鐵舖子挨在一起，像是歷經了時代無情的衝擊，相互緊偎著抵抗一個它們所陌生的，高成長社會之揶揄和嘲諷似的。門口鐵架上掛著的鐵器，在冷風中微微搖晃着。

市場上需求量不大的工具，像鐵搭、柴刀、鳳梨刀、筍刀……，或是農業機械還不曾取代的工具，如園藝用小圓鍬，修田埂用的岸刀……等，是當前打鐵舖生產的主要內容。

現代工商社會的消費文明、商品行銷體制，不斷鼓勵人們的消費行動和慾望，傳統農業社會那種知足、惜物、勤勉的態度與觀念，一天天落入了塵埃，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才產生了機械工業設計、製造出來的鐵器，往往不如傳統手藝製品來得耐用或銳利的嘲弄，畢竟傳統的鍛造品以經久耐用爲生產的要求，現代機械壓製品則目的在用過就丟，再買新的。而且，一旦磨鈍、斷裂了的機械製品，如果捨不得丟棄，也就只能拿到打鐵舖來打磨和鍛接了。郭秋林曾經感慨地說：「眞是諷刺啊！打鐵業被機械產品逼得走投無路，却還得替他們做售後服務哩！」

這時候，藍林旺老先生也在一旁若有所感地自言自語：「時代不同囉！哎，走吧，回家去……。」一面招呼著翁先生。

●天快黯了，您可要走好

經歷過無數歲月的兩位打鐵老師傅，閤上了店門，緩緩朝回家的路走去。

「伯公，明兒見哪！天快黯了，您可要走好！」謝榮國探出頭來，關切地說著。看見兩位老先生拖著長長、斜斜的身影，走向十字路口。不一會兒，那被整個時代遺棄的孤單的背影，便消失在暮色中了。

在老打鐵匠的暮年，眼看著自己工作了大半輩子的行業，無可挽回地在時代的狂流中沒落，心裡當有一份格外的惋惜和不忍吧。在年輕一輩的打鐵師傅謝榮國、郭秋林……之後，恐怕再也沒有人能夠傳承這項在中國技藝史上歷史湮遠的傳統技藝，也不會再有人去從事這種高勞動、低收入的行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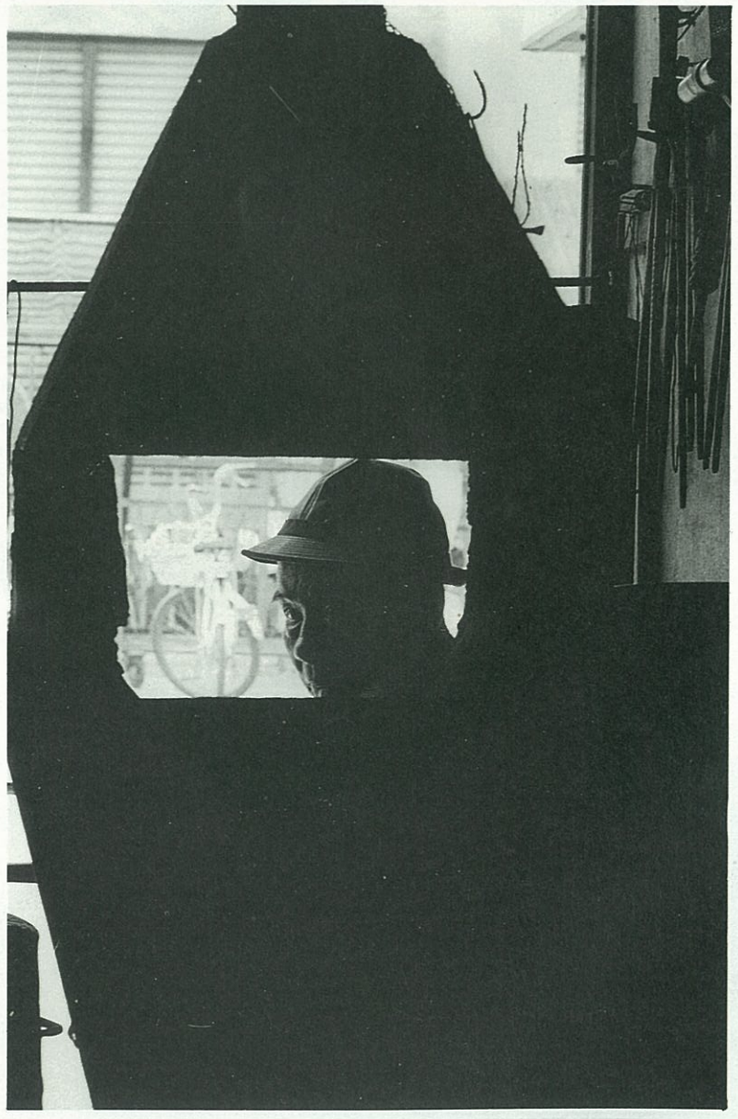
鐵的提煉、鍛造技術，創造了方便、銳利的工具，改變了農業生產的方式和生活的型態，創造了新的文明和歷史，繁榮了農村、節省了人力；相對地，在過去，農村的繁榮也一度使得打鐵業躋身高收入的行業之中。

回顧我們先民「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開台歷史，打鐵業曾經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拓墾、種植的工具、日常生活的利器、乃至農民造反和鎮壓的武器……在每一頁歷史文獻的后面，似乎都燃燒著打鐵業的熊熊火光和的涔涔汗水。然而，僅僅最近一、二十年的時光，打鐵業却已在我們的眼前和心中倏然隱沒了。我們的下一代，也許將無從認識這一項和台灣三百多年的歷史，和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有著密切關連的技術和行業。

我們相信任何一項民俗工藝，都能夠反映出當時整個社會的生活型態、生產方式、以及複雜的文化和歷史的訊息。它是我們整體民族的珍貴遺產，我們應該設法精確地加以保存和記錄。深刻正確的歷史教育會使我們對土地、歷史、甚至週遭的鄰人，產生更爲深刻的認識和關愛。

我們的有心人士，有關的主管機構，也應該深深的想一想了吧，怎樣有計劃、有方針地輔導打鐵業的經營？怎樣從機械工業的夾縫中給出它可能的一個光明的遠景？怎樣在研究上，詳細準確地記錄下民間打鐵的技術和變革？怎樣在實踐中，保存、建設一個打鐵工藝的博物館、民俗街……讓我們和下一代得以更深入地認識這項民俗工藝，得以更親切地掌握它與文明互動的脈搏，從而眞切地體認它在文化史上應有的意義，那才是我們對待歷史、對待傳統與未來生活的眞諦吧！ ♧

打鐵師傅們擔心著，
在時代潮流的框架下，這項珍貴的民俗工藝何時會被淹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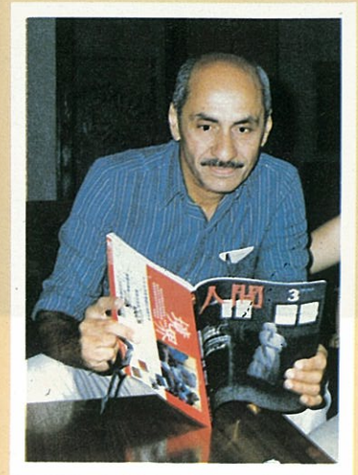
喚醒人與自然的親情

印度攝影家艾許文・梅塔和他的喜馬拉雅山區攝影

艾許文・梅塔——是印度最傑出的攝影家之一。
他興趣廣泛，酷愛自然，
對印度的宗教問題和種族問題都極爲關切。
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印度的每一角落；
今年春天，在印度，他更意外地邂逅了「人間」雜誌。
他說，環境問題的關切是不分種族與國界的；
人與自然應該重新結合。
因此，他用自己的作品，向台灣人民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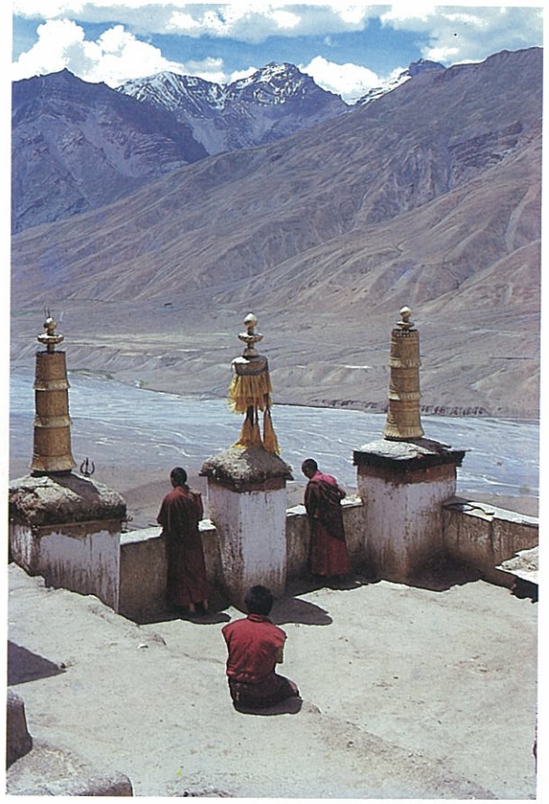
攝影■艾許文・梅塔(Ashvin Mehta)
撰文■詹錫奎

雷隆洛堡壘。



在印度東部某地，展閱「人間」雜誌的
艾許文・梅塔
是一位酷愛自然的攝影家。

尼泊爾THAMSERKU的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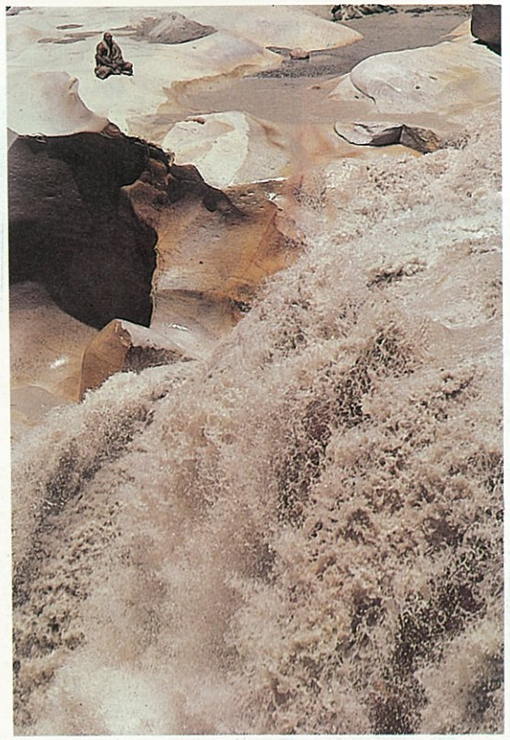
喜馬查爾SPITI的修道院。

●當代文明病入膏肓的惡症

面對西方社會深陷於物質咀咒的漩渦而不克自拔的現象，法國的模里斯・何佐宣稱：西方已經逐漸成爲了一個沒有靈性的地方。

我們必須承認，類似的看法並非什麼驚人的發現，但是出自何佐的感慨則具有特殊的意義。何佐是舉世聞名的登山專家， 1950 年，他並且成功的征服了喜馬拉雅山。對於一個身體力行，喜愛大自然並且與大自然搏鬥過的西方人來說，這份感慨，其實是更尖銳的穿透了生活的假面，向十丈紅塵的西方文明所作的一份堅定而沉痛的批判。

台灣是一個典型的模式。對於排山倒海而來的西方文明，在一般層面上而言，我們不僅是毫無招架的



尼泊爾的巴吉瓦弟河。

餘地，而且也徹底臣服了。坊間美式速食的流行以及克服心理障礙書籍的暢銷，無不說明了這是一個如何迷失自我的社會。因此我們談到西方文明所帶來的挫折感，永無止境的忙碌、人的迷失、焦慮以及恐懼感等等的後遺症時，幾乎就是台灣社會的一面鏡子。

何佐提到當代文明病入膏肓的惡症：人與人之間的猜忌、鬥爭、以及一發不可收拾的暴力。世界的變化正在急速進行，而且超乎我們的控制。年齡稍長的人可能還記得，往昔點油燈汲井水，一家大小圍爐閒話的日子，轉眼之間，我們的周遭卻充斥了電力與電子、噴射機與人造衛星、電視與傳眞機、核子與污染。

●一個新的救贖和啓示

從此，人們一天天失去了對大自然的感應力，與大自然相依爲命的密切關係也受到嚴重的破壞。人間的價值失落了，清潔的空氣混濁了，流水在腐敗，山林在破壞，動物在絕滅……，生命愈來愈脆弱，天地愈來愈黯淡；追逐着「自由」，而自由早已漸行漸遠——人們甚至不再擁有憩靜，澄寧的空間，不再享有安詳、自在的心靈了。

當我們的知識份子在高呼這是一個神話失落的時代，我們更悲哀的想到這其實是一個缺乏人文主義的時代。人類的心靈日益被高度科技所佔據，被大量物質所分割，被不可饜足的慾望所驅馳，人對於他所來自的大自然，疏隔得近乎無知了，不僅短視，而且偏狹，而且眼花心盲……世界在脚下喘息，人們一代比一代更窘困，並且逐步走向自我放逐、人性疏離的荒路。

所幸，我們還保有少數幾個不曾被現代文明污染的地方。喜馬拉雅

尼泊爾的印德拉瓦弟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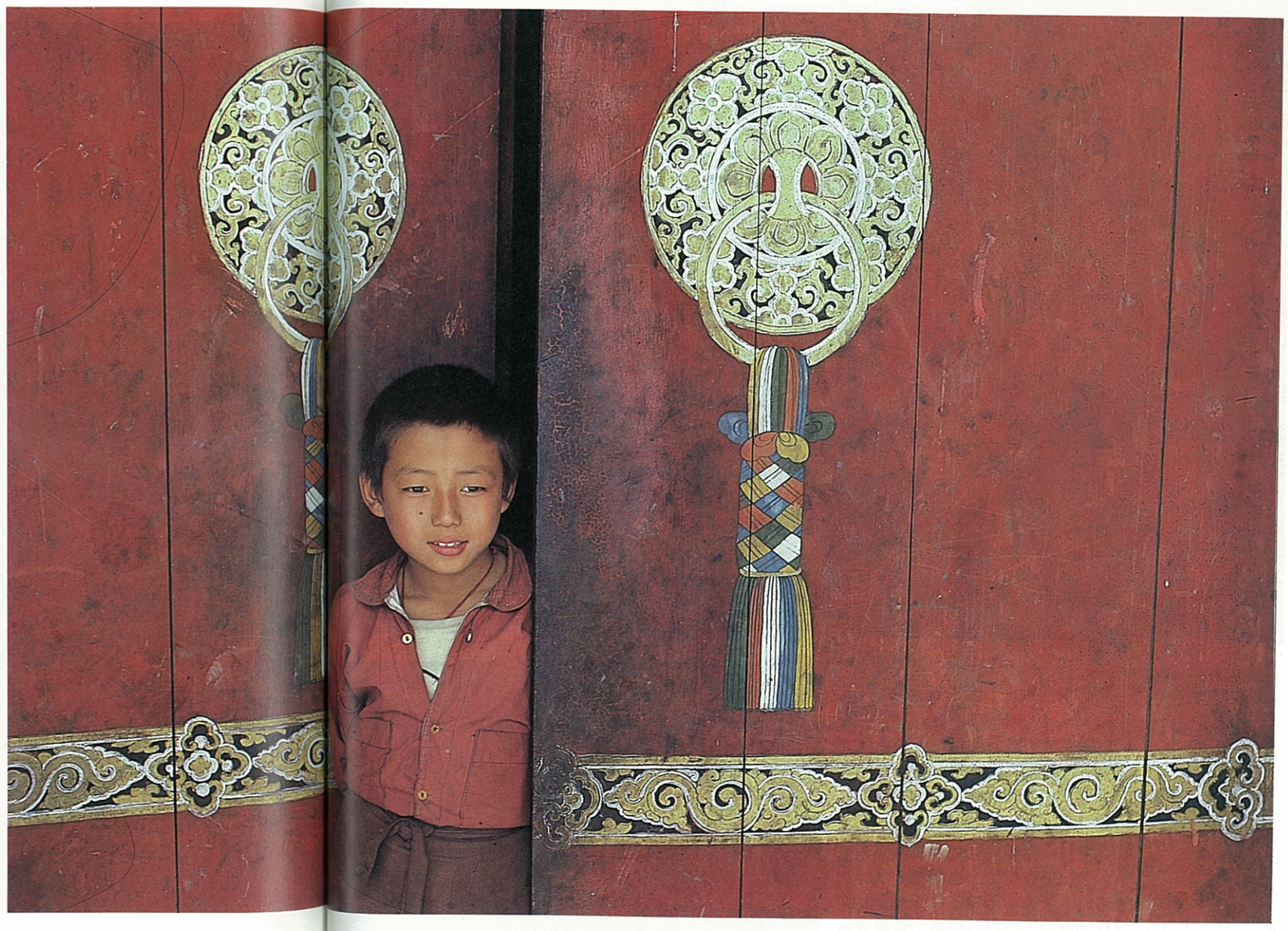
NAMCHE, BAJAR（尼泊爾）。

山區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對厭倦了物慾徵逐、暴力傷殘、環境污染的人來說，「喜馬拉雅時代」似乎正意味着一個新的救贖，一種新世界觀、新時代的啓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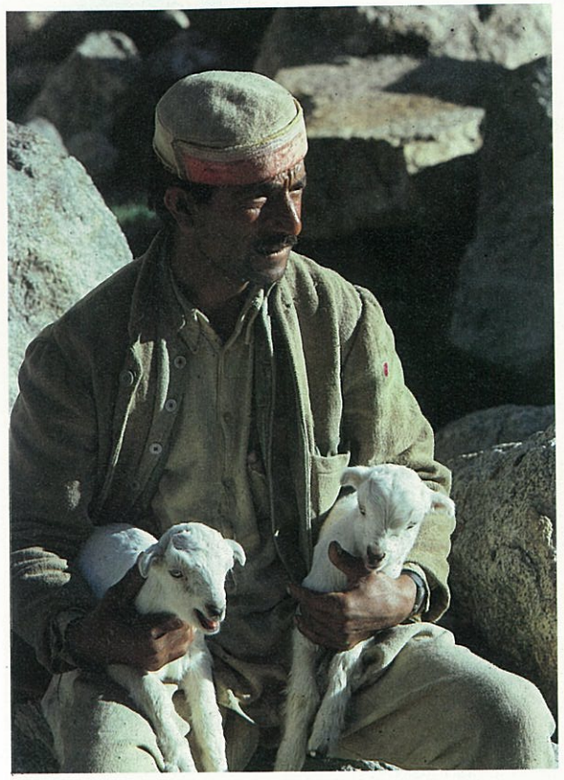
●喜馬拉雅——邂逅永恆

艾許文・梅塔（Ashvin Mehta）是印度最傑出的攝影家之一。他的作品，在世界許多國家的主要雜誌上都曾刊登過。同時，他也是《今日印度》（Today's India）特約的兩個印度攝影家之一。1973年5月，紐約的「柯達藝廊」展出了他的彩色攝影作品；1982年，倫敦「攝影家藝廊」推出的「印度攝影專集」，他是主要的展出者。在印度的孟買，以自然爲主題的個展他就包辦了9次。梅塔居住印度，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印度的每個角落，並且時常接受各種國際出版公司的委託，從事攝影工作。他的興趣廣泛，對印度的宗教問題、種族問題，都極關切，曾出版「錫克教徒」的報導攝影專集，轟動一時；而他對於喜馬拉雅山區的知識尤其豐富。1982年5月，印度政府甚至印行了4張他拍攝的「喜馬拉雅山區之花」的郵票。

1985年倫敦的THAMES AND HUDSON公司出版了他的一本攝影專集，書名即是《喜馬拉雅——



SIKHIM —小僧侶。



喜馬查爾的牧羊人。

邂逅永恆》（HIMALAYA-Encounters with Eternity）。這一本攝影集可說是梅塔對大自然的永恆歌詠，對「喜馬拉雅時代」的深邃嚮往；是他攝影生涯中，一個精神上的里程碑。在其中，每一張作品都是一位深富人文主義的攝影家心靈的展現。書中依照廣大的喜馬拉雅山區不同地點分成5個部分：

㈠喀什米爾與拉達。㈡喜馬察省。㈢卡伙——阿摩拉。㈣尼泊爾。㈤錫金和達吉林。

●如果還有神的存在……

在梅塔的生命之中，喜馬拉雅山是他最親密的朋友。還不單單是因爲大自然本身的崇敬與奇妙，更因爲在梅塔心中，喜馬拉雅山還眞誠地保留了自然至眞的形貌，保留了生命崇高的信仰，還有對大地萬古的讚美。梅塔曾經這麼說：這個世界如果還有神的存在，喜馬拉雅山必定是神靈鎭日眷顧的地方。

在印度——喜馬拉雅山有「雪之寶座」的美稱。人們傳述，廣大的崇山峻嶺，並不是阻隔人的柵欄，反倒是人類衆生的發源地，就好像春的訊息隨着河流由山邊汩汩而下——依照這個地區流佈的一些聖詩、歌謠，人類的歷史就是從這裡起源的。世界各色人種、語言和宗教都是從橫亙亞洲兩千五百公里的喜馬拉雅山脈擴散而出。

印度人傳說，號稱「西瓦之家」的凱拉斯峯就是出現第一位人類的地方。（科學很容易針對這一點提出疑問，但是我們得承認，科學有時候也是盲目的。）「凱拉斯」被認爲是印度神話故事裡面的「美魯峯」，也就是統轄周遭陸地及海洋的宇宙中心。詩人卡里達薩（Kalidasa）描述他第一次見到這座山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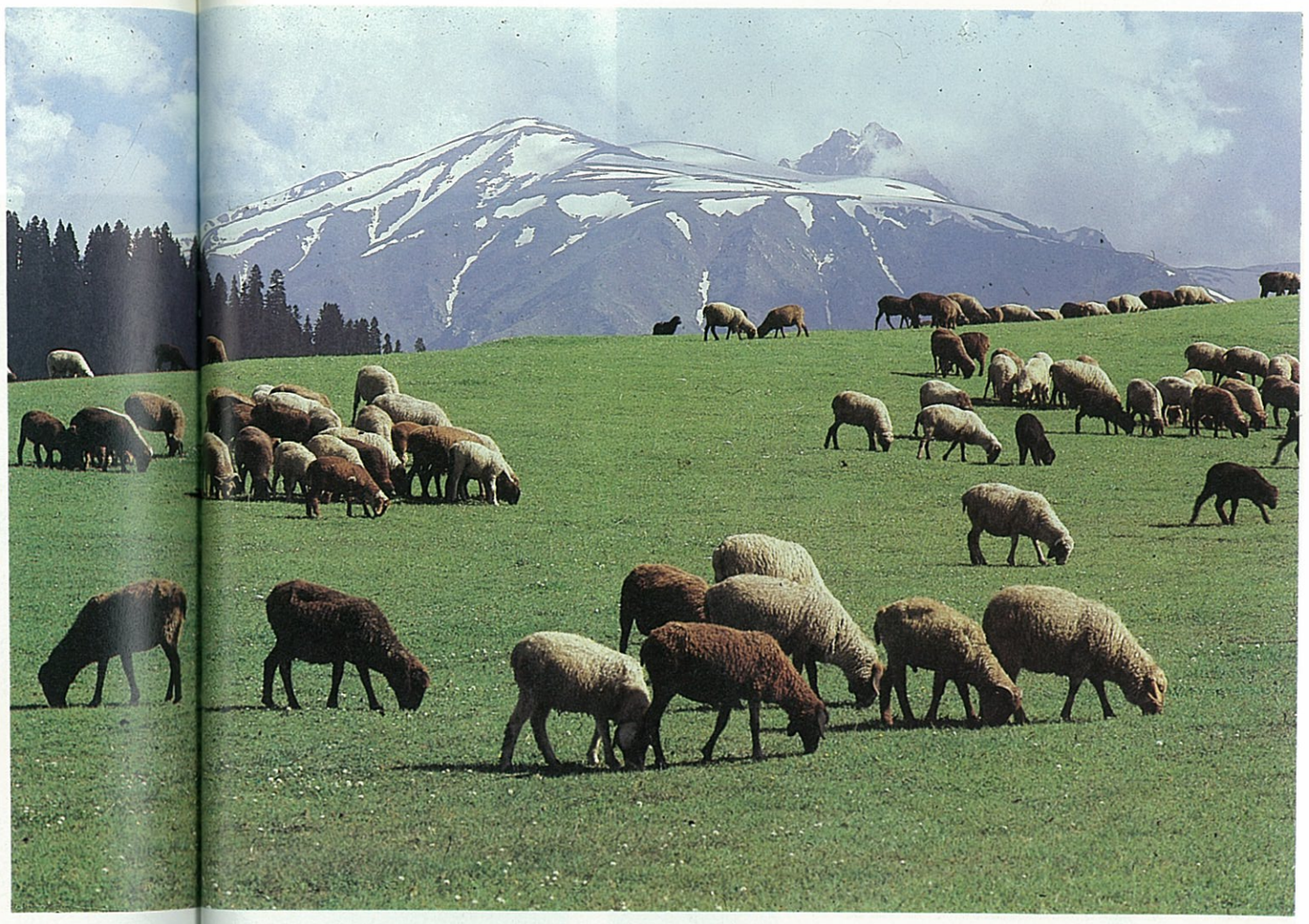
寂靜
彷如山頂之雲
好似無風吹拂靜止之湖
好似陰暗處一盞亮起的燈
摒息，忘我地立在當處

時至今日，許多朝聖的教徒依然不辭艱辛地，千里跋涉造訪凱拉斯，以尋求智慧和安寧的指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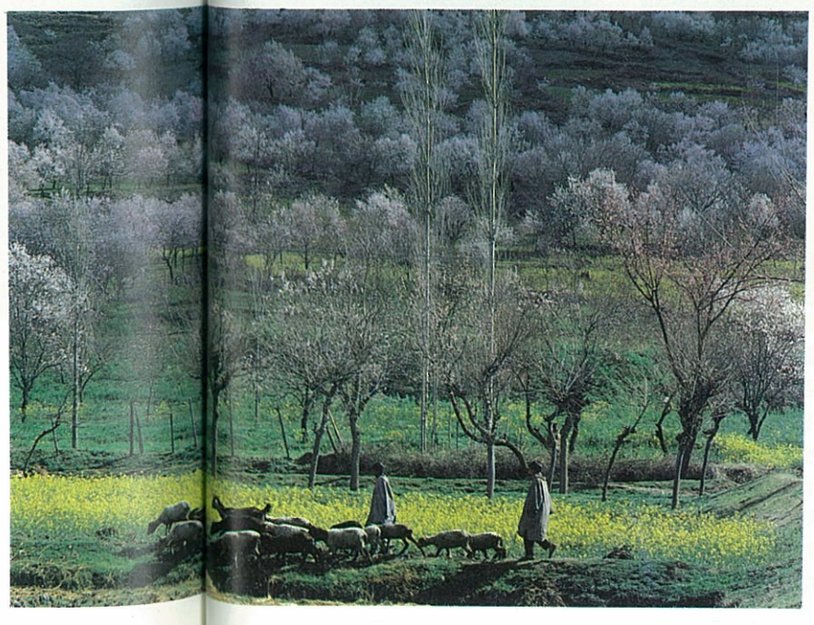
●尋回失落的人文

此地的傳說中，第一位人類誕生以後，他的後代開始往外遷徙，黑色人種往南，黃色人種往北，而白色人種則往西而去。此後繁衍不息，以至於今。

當然這些也僅只是傳說，但在每一則傳說的內裡，我們都可以讀到喜馬拉雅所擁有的豐富的人文背景。在梅塔的攝影作品裏，我們發現不少人類心靈深處久違的東西。喜馬拉雅山脈擁有14座超過8000公尺的高峯，特殊的地理環境再加上藝術家敏銳的觀察力，它們所孕育出來的自然情感，正是現代文明人所最欠缺的。現代人睽違大自然久矣，早就遺失了同大自然相依相偎、相輔相生的歷史，也早已忘卻了和自然搏鬥的深邃動人的經驗，取而代之的是人與人之間，浮薄曲扭而又陰冷的，傷神傷身的搏鬥。



GULMAR牧野（喀什米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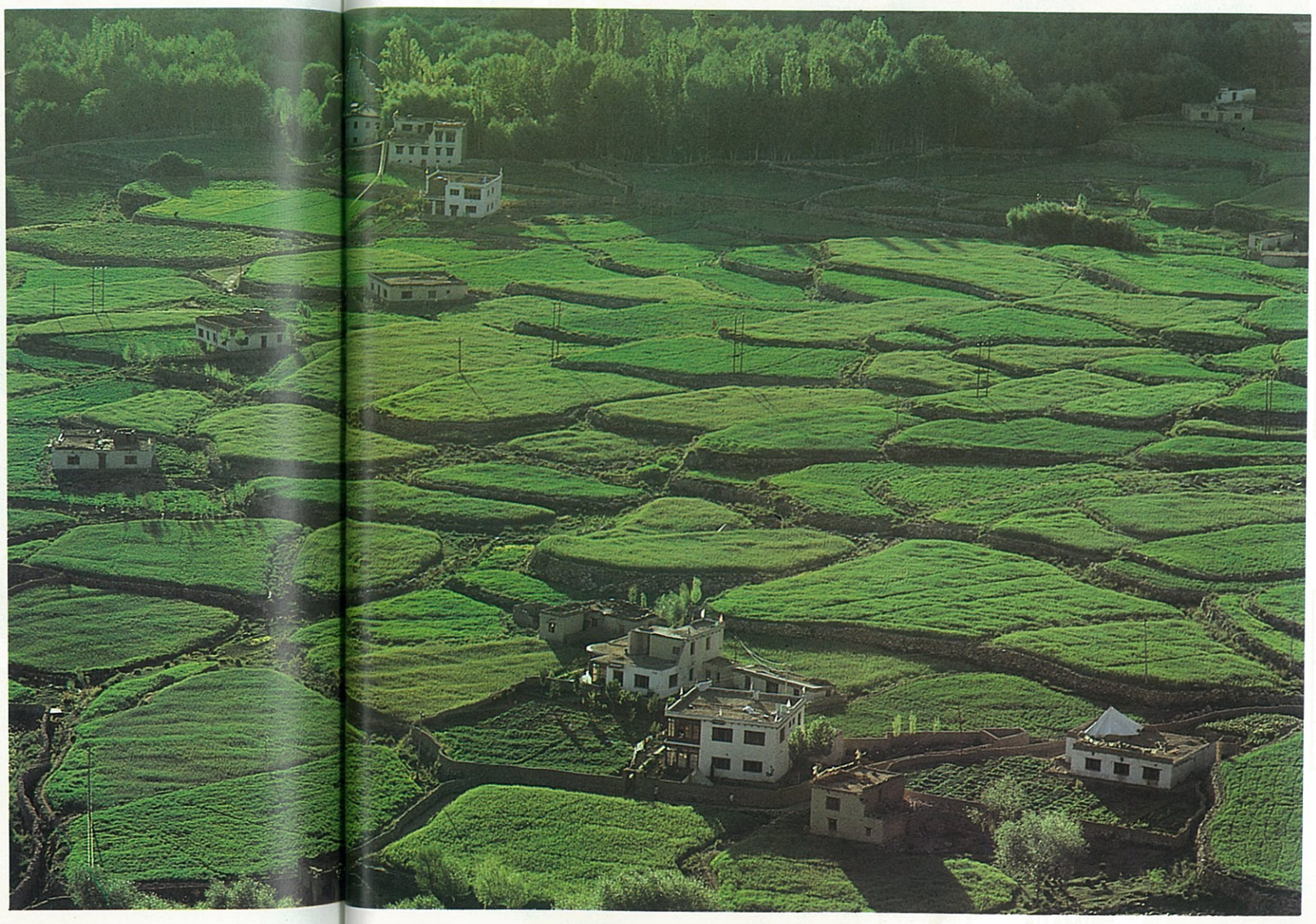


杏仁花以及黃色的芥茉花（喀什米爾之春）。

塔木納河祭拜一角(尼泊爾)。

梅塔的喜馬拉雅區域作品，多少喚醒了我們日益狹隘的心靈，啓示我們：重建人與自然的親情，以及生命與大自然相互依存的關係。

這裡要指出的是，梅塔所致力的，與一般探險家自我挑戰的精神有所不同，他所嚮往的，事實上更在於人文主義的宣揚。身爲一個專業攝影家，這種工作委實不易。多年來，梅塔一直反省著生命的意義，尋思著：現代人與大自然乖違、疏隔的病情；特別因爲印度豐富的哲學、藝術和宗教的傳統，在他心中的長期薰陶，使他在四處奔波的攝影生涯中，決心邁開這一步，落實他的喜馬拉雅山脈探訪計劃。首先，他向印度一位捐助科學與文化計劃的企業家求助，卻碰壁而回。隨後梅塔再與其他國際組織、出版商接觸，也都被認爲沒有商業價值而遭拒絕。最後他終於突破萬難，在一位坎廸生・謝洛夫先生的支持下，完成這一心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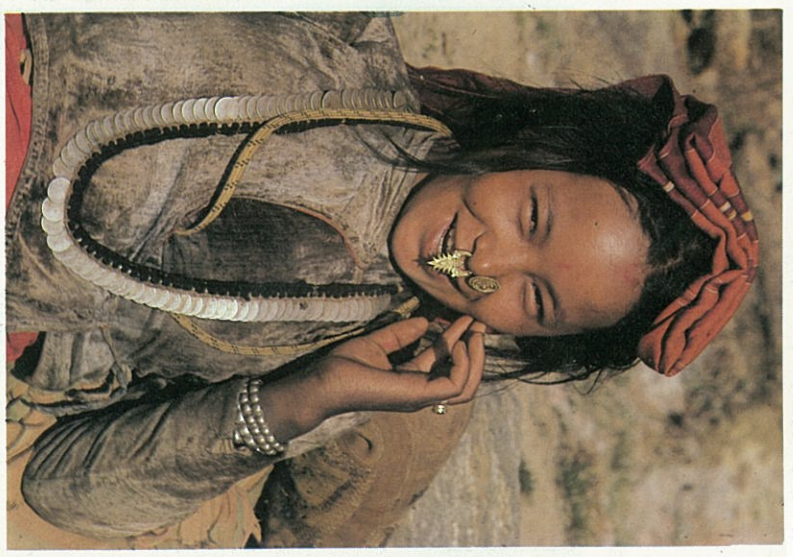


尼泊爾的稻田。

他前後拍攝了5年。這期間，梅塔有一半以上的日子離鄉背井，孤獨地、艱辛地備受挫折與考驗地實踐著他的這項計劃，他終於圓滿達成了任務。

●向台灣的人民致敬

今年春天，梅塔飛往印度東部的「印度教金三角地帶」，作一次有關當地宗教活動的攝影記錄時，意外地看到了《人間》雜誌。他驚奇於這本刊物的攝影水準和印刷效果，他更喜愛這本刊物的深刻內容與美術設計。他說，環境問題的關切是不分種族與國界的；在印度的若干省份，污染的問題尤其嚴重，對於



尼泊爾東部的女人。

《人間》雜誌的努力，他寄予極深的敬意。他也十分感動《人間》所作的，有關「德蕾莎姆姆台灣工作團」的報導。德蕾莎姆姆在印度的偉大貢獻，是梅塔衷心崇仰並且感佩不已的。梅塔說，他雖然不曾到過台灣，但他看過不少有關台灣的報導，他喜歡這個島嶼和島嶼上奮發向上的人民。兩個月後，《人間》編輯部接到了梅塔寄來的這批作品。

註 1：參考資料："HIMALAYA-Encounters with Eternity" Published by THEMAS AND HUDSON, London.

新東陽®
HSIN TUNG YANG

新東陽門市選購。
歡迎蒞臨參觀
進口食品、冷藏冷凍
烤肉乾、肉鬆、香陽、
蘇式月餅、牛肉乾、
新東陽廣式月餅、

秋節將屆
佳餚滿堂
團圓
心意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289號
服務專線：
台北(02)5367736 基隆(032)270151 台中(04)2213377
台南(06)2216100 高雄(07)5615811 鳳山(07)7425537
郵政劃撥帳號0113265-5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
- 全年訂閱分期付款：每次付500元，每4期劃撥一次。
- 全年訂戶贈送珍貴「青海塔爾寺喇嘛教慶典音樂．藏族酒歌」錄音帶。或「陳映眞小說選」附陳映眞自繪插圖。兩者任選其一。（75年10月底前訂閱有效）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半年700元／全年分期訂閱每期470元，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人	帳號	第1008791-0號
	戶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
	電話	

經辦局郵戳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次	元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人	帳號	第1008791-0號
	戶名	人間雜誌社

中心局郵戳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
	電話	

經辦局郵戳

主管：
經辦員：

手續費	次	元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胃中分泌的胃酸。

一粒健胃仙能迅速吸收100倍胃酸

有效治療十二指腸潰瘍、胃潰瘍、胃脹氣、胃酸過多

現代生活中，過多的工作壓力、飲食不正常，可能會刺激過多的胃酸分泌，引起胃脹疼痛不適及潰瘍。

健胃仙可治療胃、十二指腸潰瘍、胃酸過多、胃脹氣。

- 含非反應性氫氧化鋁，具制酸能力。
- 含消脹劑Simethicone，適用於各種脹氣。

胃不舒服時，請注意飲食、鬆弛精神；胃酸過多、胃脹氣，請服用：健胃仙錠。

100粒裝250元

派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北市敦化南路571號7F
電話：(02) 7072126

®本商標係美國華納蘭茂公司授權派德大藥廠使用。

Made by Parke Davis Corp. R. O. C. under the Authority of Warner Lambert Company U. S. A.

制酸·消脹劑

健胃仙錠 Gelusil® Plus

藥廣字第7503147號

國外訂閱費率・歡迎爲親友訂閱

- 港澳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176元／海運1648元
- 亞洲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404元／海運1804元
- 歐美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632元／海運1804元

請存款人注意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信欄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訂戶姓名：

訂閱日期：從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金額　元

電　話：

地　址：

職　業：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

收據抬頭：

◉一年訂費1480元　半年訂費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公司行號請註明發票統一編號）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爲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